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中西紀事
夏燮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西紀事原敘

道光庚子之夏洋氛不靖蔓延三載

成廟不忍生靈塗炭不得已而允撫事之情竊以夷人貪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惟防秋之備猶夏尤嚴而閩帥疆臣計窮徒薪憂貽伏莽迨燎原勢熾猶復照墟而辭蹶足談笑以謝關弓在當日築室朝謀垂堂夕警毋亦急何能擇而令

鼎湖龍馭之日輪臺自責平壤無功是則

陟降之恫詎非謀國之咎耶。時承乏臨城司訓一官首領無預憂危而惡聲方戢于村雜譎言又傳于市虎子是

中西紀事 卷首 敘

蒿日增傷裂毗憤憤爰蒐輯邸鈔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錄而存之兩相枋國防口基嚴珍此享帚之藏竊懷挾書之懼恭逢

今上嗣位夷船徑赴天津梯航修好

上遠覽前事止呼邪于款塞卻楚貢之包茅辭之以禮不惡而嚴該夷遂逡巡而去夫螳臂之奮豈勝任于車輪燭火之光自見消于日月況以彼不賓之荒服固已等棄地于珠厓而鯁鯁焉拾瓊絳和戎之潘鬢關白求封之壑揆之威德兩無居焉

皇上乾綱獨斷渙號斯宣正汪黃之罪以慰

在天之靈雪伯紀之冤以紓同民之矩微臣需次京邸歡

聽

綸音竊謂逆命有苗民何累深仁于

弄舜而責備在賢者難逃直筆于董狐爰取昔日所藏詮次成帙附陳凡見以當臚言藉備異日史家之采擇雖然支離擗臂神人以爲大祥尸祝代庖君子譏其出位居閒散而抱先憂之隱者毋乃類是欲加之罪其又奚辭時今上御極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

中西紀事 卷首 敘

中西紀事次敘

庚戌之冬需次京邸時值洋艘遣退枋相罷歸爰取庚子以來英人入寇本末編次成帙感之箇中嗣見通商日久中外錯居各以詐力相尙水火生于畛域柄鑿起于錐刀于是官租民則番怒租番則民怒番以其強民以其弱而交關之端復起竊惟馭外之要不越勦撫二端乃由前而論擇將之難漢文拊髀而興嘆由後而論從我之患江統蒿目而生憂豈無故哉孟子曰上下交征利不奪不賢今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勦猾吏交構其閉是則邊衅之相尋而無已也值天津用

中西紀事

卷首

三

兵之後湖上無事乃續據十年來所聞見者台之前定之案分類紀敘釐爲十六卷中西爭競之關鍵略具于此若夫中國自有

聖人正統不數閭位必謂侏儒昧任不齒于聲教之中吐鶴柔蠕反唇于族類之異拾野史之誣炫雷同之聽吾無取焉時咸豐九年己未九月

中西紀事定本目錄

咸豐十年。自浙返江右其年秋今曾侯以兩浙總督督師駐祁門調入幕府時值輦轂之變奉

詔北援和議既成罷兵換約凡前後奏咨彙案及軍機精重來往信函件次之撰爲庚申續記踰年回江供職親預於長江設關西士傳教之役又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雖法窮則變抑亦時勢爲之而魚以煩烹致碎羊以多歧而亡君子不能不於始作俑者三致慨焉爰取庚申以後續成數事增入中西紀事中合之爲二十四卷今次其目如左

中西紀事

卷首 目錄

四

卷之一

通番之始

卷之二

猾夏之漸

卷之三

互市檔案

卷之四

漏卮本末

卷之五

英人窺邊請撫

卷之六

粵東要撫

卷之七

閩浙再犯

卷之八

江上讓款

卷之九

白門原約

卷之十

臺灣之獄

中西紀事 卷首 目錄

卷之十一

五口衅端

卷之十二

四圍台從

卷之十三

粵民義師

卷之十四

大沽前後之役

卷之十五

庚申換約之役

五

卷之十六

天津新議續議

卷之十七

長江設關

卷之十八

洋藥上稅

卷之十九

小國換約

卷之二十

外夷助剿

中西紀事 卷首 目錄

卷之二十一

江楚黜教

卷之二十二

勦撫異同

卷之二十三

管蠶一得

卷之二十四

海疆殉難

是編草創未就得見同年魏默深中翰源所撰海國圖志愛其采摭之博惟其體例兼備四洲故于英人入寇

六

及海疆用兵之利鈍不具詳也稽夏起于通番漏卮原
于互市邊衅之生由枿於此原稿皆敘于各案下續據
海國圖志所載各檔案遂仿紀事本末之例釐爲四卷
著始禍也五卷以後邊衅本末多據邸鈔及奏咨各案
參以西人記載之可信者十五卷換約以後則條約章
程頒行各省尤爲班班可攷續論次之而以勦撫異同
管蠶一得殿焉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
之先後爲斷惟有則詳而核無則略而存蓋仿綬冠紀
略補遺之例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中西紀事卷之一

江上蹇蹇

通番之始

歐羅巴居天下四洲之一其地在亞細亞洲西南洋之西而中隔以地中海曰歐羅巴總其洲之島岸名也曰大西洋以其海之方隅名也若其國名則中國之所謂大秦西人之所謂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國惟東漢時遣使一貢范蔚宗立大秦傳而歷代之史因之傳言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言大秦嘗欲通使于漢而安息貪以漢繒采與之互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東漢桓帝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大西洋之名聞中國濫觴于此然不列王會之圖遂闕職方之紀故後漢書但知其為海西國晉書始言其在西海之西西海即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至魏書乃云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方隅之可紀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則均不詳也惟元代版圖之濶亘古未聞而大祖世祖封建屏藩但及于蔥嶺西南之五天竺明初通貢之遠遣使頻仍而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第盡于紅海東岸之忽魯謨斯雖西北界接歐羅巴西南界接利未亞而一海之隔苦于問津無不自崖而反宜利瑪竇初至京

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之為何地意大利亞之為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啟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詳卷二以為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艾儒略者亦西人既載其碑于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大略言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其大者凡十一國則佛郎西即紀中之佛郎哥意大利荷蘭即紀中之法蘭得斯呂宋即紀中之呂宋及額力西即紀中之厄勒祭俄羅斯即紀中之莫哥斯未之屬皆在焉又言地中海之西有意而蘭大諸厄利諸島國即今之英吉利兼轄

中西紀事 卷之一

阿爾蘭者是也攷其分合之由則自漢以前皆統于額力西即今之希臘至東漢時羅馬浸疆即今之意大里亞國并吞各部歷四百年綱紀西洋一統最久六朝之季羅馬衰微為北狄戎特之族所侵分裂其地于是各部自王不相統攝惟其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利亞國中凡大西洋受封廢立之事皆請命焉然不能執予奪之權也佛郎西與于唐英吉利與于宋而一時歐羅巴洲各國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經營貿易估帆所達及于西南洋東南洋各開市埠英佛聞而繼之遂以是為通中國之漸矣明自永樂以後數遣人下西洋示以通貢凡前後隨使至者

以百數而大西洋之國不與焉迨正德間佛郎西踞滿刺
加之地遣使臣請貢方物後又乘倭寇之閒縱橫海上占
踞澳門而荷蘭葡萄亞繼之然明之諸臣迄不知其爲大
西洋人直至萬厯開利瑪竇至京師始識大西洋之名而
迄不知其與佛荷等國之或同或異也況自西士利艾等
與中朝士大夫往返討論固已備悉其山川風土指掌列
眉而修明史者尙墮雲霧中豈非臥榻之旁被人鼾睡而
不知者邪然則通番之遠莫遠于明而勤遠略于數萬里
之遙遂釀近憂于二百年之久豈細故哉今參核明史及
中外紀載之書著其可攷者于左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明時大西洋強盛之國首推佛郎西時南洋之地有滿刺
加者卽今之麻六甲佛人方欲開通市埠遂奪而踞之自
此東行入中國徧歷澳門粵東之地乃于正德十三年遣
使臣來貢方物請封詔給其方物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
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黃綠鎮守中貴許入
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
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
計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請責令還滿刺加置土方許朝貢
又御史何鯨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
大船突入廣東會城駁聲殷地留駟者建制交通入都者

榮裕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門殺傷南北之禍殆
死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
政失廷舉謂缺上貢香物不問何方來卽取貨致番舶不
絕于海濫蠻人襍處于州城禁防既疎水道益熱此佛郎
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
私通嚴守禦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議如御史言未幾亞
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
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
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
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四

事詔復拒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官兵追捕生
擒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賊敗遁官軍得其
廠副使汪鋐進之朝卽所謂佛郎機者也初粵東文武月
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少有議復許佛郎西通市者
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
許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議從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
澳爲市而其徒又越竟商于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
朱紘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內犯漳州之月
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劄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

擊于走馬溪生擒九十六人執悉用便宜斬之怨執者御
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執被逮自殺自執死海禁復弛佛
郎西益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
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濠
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淳泥
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船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
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
歲輸課二萬金佛郎西遂混入焉高棟飛棧櫛比相望閩
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眾乃于四十四年僞稱滿
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爲佛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五

郎西假託乃御之萬厓中被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
勢益熾時又于隔水青洲建寺高七八丈宏敞奇闊非中
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卒不行以上皆初請番
之互市于澳中也率聚于虎跳門外之浪白洋蓋海中一
島嶼也大西洋人後至而思龍斷焉于是佛郎西自滿刺
加來徑請封貢而葡萄牙遂以嘉靖開至荷蘭遂以萬厓
開至然舟船往來歲取其稅第羈縻之使勿絕而已自濠
鏡之徙則佛郎西首建城臺戍兵列炮儼若敵國諸番樂
其便而趨之遂爲逋逃之藪萬厓三十五年有番禺舉人
盧廷龍計偕人都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洋

當事不能用其後何士晉督粵令悉隳澳中城臺請番始
稍稍有所顧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懷去志矣天啟初徐
如珂署海道副使因澳夷飾詞請築再隳之澳夷即葡葡
非以備佛夷實而是時守臣復遣監司馮從龍毀其所築
以自備詳見下而青洲城前所云隔水之地明史誤洲爲州也番人不敢
拒然佛以求通貿易屢窺邊竟中朝疑之故當明之季增
兵戍澳門專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時兔窟之
營已爲葡萄亞發其筭而翦其繆矣以上參用張汝霖澳
萬厓以後之事多有與澳夷混者由不知澳夷之門紀略蓋明史所記
專屬葡萄亞又不知葡萄與佛之均爲大西洋也惟葡萄
亞以西洋小國先後來澳卒藉中國之援實屢久居遂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二百年專利之藪佛雖垂涎欲與之爭而國勢已不可復
振又況強鄰之耽耽而議其後哉
葡萄亞者古之布路亞國其地在歐羅巴洲之西境今住
澳門者或稱澳夷或稱大西洋從其朔也其入中國始于
明正德間貿易于舟山甯波泉州等處嘉靖三十年遂來
澳門是時諸番互市已自廣州移之濠鏡佛郎西初造城
臺欲圖久踞諸番逼迫不自安葡萄牙乃納賄于澳中官
吏請歲以五百金貨其地而居之于是自其本國舉家至
澳凡爲戶四百二十有奇丁口三千四百有奇孳育蕃息
遂長子孫佛郎西來去不常又自萬厓天啟開中國防之

甚遂不自安而諸番之來者輒藉澳夷爲東道主又假其名號以入市遂得以奇貨之居爲資生之計然紅毛屢以兵船窺香山澳稱奪市利葡人懼乃築礮臺仿造紅毛火器以禦之不得則告急于粵中官吏請備防兵蓋自託于爲

天朝守海門固外圍而陰以自封殖也澳中城臺之建始自佛郎西而澳夷因之以爲利迨粵中大府遣兵躡之澳夷不敢言而實不便于藩垣之弛也值天啟之初紅毛出入于濠鏡澳夷藉戍守爲名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時徐如珂爲海道副使昌言于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七

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垣墉不毀爾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而冀除殆盡夷相顧歎嗒自是稍戒心時值倭寇方平有言澳中諸番實爲嚮導請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而粵中大吏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慎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啟釁無弛防庶幾相安無患部議從之乃設參將于中路增兵戍防名爲備倭實則兼備佛郎西葡萄牙也然當明之季意大里人至中國徐光啟方與之講求麻法

而葡萄牙人亦以治麻聞于朝于是光啟奏用新法悉居其人于澳門而賜瑪諾者卽葡萄牙亞人也明史作波爾都音之自葡人主澳則大西洋之人方以類聚而東南洋諸番反以爲異族而驅之故明史以澳夷爲大西洋人而不能辨其爲何國也惟佛郎西終明之世窺澳不得而葡萄牙以五百緡寄居賃屋遂得盤踞全島儼然視爲故物沿至

國朝定制外洋之貿易于粵者船貨並稅惟澳夷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額止輪船鈔貨則聽入洋棧中有買者爲出稅又自乾隆定制歸并粵東各洋卸貨之後悉回澳門住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八

冬轉向澳夷賃屋樓止于是大西洋各國之過澳門者耽耽而視遂啟英吉利窺覷之端矣以上採用澳門紀略及皇清通政四裔門葡人以忌佛郎西之故凡大西洋人之至者無不多方譏閒之英吉利誕其市埠每以兵船至澳輒託言戍兵代爲防佛實則欲自取之直至道光中葉索得香港馬頭不復思澳而五港既開外洋俱得自市澳船反少又不能爲有挾之求則富庶已非昔日之比矣其國終明之世未通朝貢至我

朝雍正五年始表貢方物乾隆十八年復貢

兩廟念其遠道輸忱從優錫賚而其國中人以天文家

入仕京師爲欽天監今其國尙在大西洋而明史無布路
亞傳故其住澳之頭末但附見于佛郎機意大里傳中亦
不能詳也

荷蘭者大西洋瀕海之國東至日耳曼西連英佛諸國明
人所稱紅毛番族者也明史言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
洋歷諸番數十國無荷蘭者蓋其時大西洋不通中國荷
蘭貿易之舟僅至南洋而止也初荷蘭人勤于貿易明時
攻佛郎西西班牙皆勝之遂由五印度奪荷蘭亞市埠泛
舟入南洋又取葛刺巴而據之至今南洋之地有所謂大
荷蘭小荷蘭新荷蘭者雖中奪于英佛諸國或分給其地
由南紀事 卷之九

與之和市而荷蘭舊埠之名至今仍之可以知其貿易之
廣矣當佛郎西之市于香山澳也荷蘭聞而慕之乃于萬
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此南洋之呂宋以
名之非歐羅巴
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求通貢市
洲中之呂宋也其事難之不敢開于朝但召其酋入城講廢之方遣之歸
而澳中人懼其登陸力爲防禦久之無所得乃去之福建
之漳州直抵澎湖嶼于三十二年七月值汛兵已撤如入
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時有海澄姦民李錦及
姦商輩之販于大泥者曾與荷蘭人習相與懇懇之許之
貢市而總兵都司方以兵至先以計繫錦等下獄酋始有

悔意而仍乞通市不已于是撫按嚴禁姦民下海犯者必
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時佛
夷方縱橫海上荷蘭欲與之爭雄復泛舟東攻破美洛居
國即麻六甲與佛夷分地而守尋又至福建之臺灣侵奪其地
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姦民復與之互市遂再至澎湖
以求市爲名築城而守天啟初守臣以計毀其城遂移舟
去然其據臺灣自若也方守臣之毀城許以移舟之後當
爲代請通市旣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漁舟六百餘艘復
至澎湖驅土人運木石將再築城又分兵犯廈門濱海郡
邑無不戒嚴時巡撫南居益初至見其勢益熾乃上言互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十

市之求若不見許必至興兵構怨且臣聞其遣人四出將
要結交留巴即上文
葛刺巴大泥諸國與之合謀此必不可以理
諭也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四年正月大發兵
與荷蘭戰屢敗之荷蘭益窘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
諸將以窮寇莫追請暫許之遂揚帆出湖猶留其渠帥高
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于朝澎湖
之警以息然其臺灣之守卒不能奪也臺灣者舊爲日本
倭地紅毛初至啗以重幣求給一屜爲互市區旋誘倭人
入天主教遂逐而據焉崇禎中有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
倭家于臺灣倭旣去芝龍以其眾入海爲盜旋經巡撫沈

猶龍招降之屢以平海寇功積官至都督同知十年敗荷蘭之眾徙沿海饑民數萬資臺灣荷蘭遂弱然猶擁紅毛二千踞城中芝龍亦尋去其子曰成功者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監國成功奉之以抗天兵屢寇閩浙江南順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鎮江至江甯大兵擊敗之成功寇鎮江乃順治己亥事即十六年也其自鎮江敗歸謀取臺灣則十七年以後事 皇清四裔考以爲順治九年蓋誤以張名振之寇長江當之耳今據全祖望張煌言傳文成功遁歸則閩中已無寓足地乃謀逐荷蘭以取臺灣會紅毛通事何斌通夷負遁投成功說其以水師從鹿耳門入十八年乘澎湖潮漲直抵鹿耳門登岸克其赤嵌城又與荷蘭相持半年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上

屢敗之荷蘭遂棄臺灣走先是荷蘭因廣東巡撫請于

朝願備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遣使齎表京師

詔優答之部議以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

詔改八年一貢以示柔遠康熙元年鄭成功卒三年大兵

渡海克廈門時荷蘭請率舟師助剿以夾板船乘勢追擊

斬首千餘遂取浯嶼金門二島時成功子經尙踞臺灣然

已衰弱不敢內犯中值耿精忠之叛轉相煽誘鄭氏復熾

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厚集水師復檄荷蘭夾板船爲

助鄭經既死內亂方作乃定計取臺灣二十年奏請以施

琅爲水師提督議先取澎湖乘南風進攻大敗之于是大

兵乘勝直攻臺灣泊海中十二日俟海水盛漲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門平行而入鄭氏之黨窮蹙請降乃擁鄭經子克塽肉袒赴軍門繳上成功所受明印信臺灣遂平當大兵至鹿耳門時鄭氏聞之大駭以爲與其先人之取臺灣用兵如出一轍而不知荷蘭已先獻計請俟潮漲而取之以報鄭氏也臺灣自明以前不入版圖視爲瓠脫之棄地海上有警則遣兵戍澎湖以防內患至是臺灣平靖海侯奏言一島之懸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仍以資荷蘭遂議內隸置郡縣焉然荷蘭始欲爭澳門不得已而去之臺灣遂與佛郎西邊患相尋無已而其窺覲澳中則屢欲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上

取之而力未暇也

以上明以前事參據明史及 皇清四裔考後敘 國初鄭氏亦則據魏源聖

武記及鮑

歐羅巴各國在兩漢六朝之閒莫盛于羅馬羅馬者今之

意大利亞國也後漢書爲立大秦傳正其國極盛之時全

洲之地悉稟正朔又自王安敦遣使之後聲名遂通于上

國故後之言大西洋者託始焉大西洋之立國始于額力

西即今之希臘國其首部曰雅典昔實爲聲明文物之區

而羅馬卒并之西人測天之學原于希臘羅馬既得其地

遂訪求其推步之師令國中人就而討論之故後世之言

天學者多推大西洋人而大西洋必首推意大利亞也若

天主之教起自東土之猶太國即西印度地而猶太以西漢時亦降屬於羅馬故耶穌教法倡自意大利亞而歐羅巴之人悉宗之西人自序其教者言耶穌生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其教有二大弟子一伯多祿一寶祿皆至羅馬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于總王公斯瑞丁者斯瑞即斯丹西人稱君長之詞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為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專殿以奉天主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布教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羅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亦咸致敬盡禮稱為聖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父神師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以上據職方外紀據此則今之教皇必在意大利亞者從其期也然自明以前中國雖有大秦之名而莫辨其為海西之何國泊明萬曆九年有西人利瑪竇自彼國泛舟九萬里至粵二十九年始至京師與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徒來者益眾其論天下形勢則著有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四曰亞墨利加州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又言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

耶穌教耶穌生于如德亞白德稜之地實為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又言中國大統回回麻皆疏舛不合實測乃持其本國推步之書出示士大夫皆為中國典籍所未道者是時鄭世子朱載堉事邢雲路方奏請修改麻法因與大西洋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共理麻事利瑪竇既卒於京師其徒皆久留不去時則有陽瑪諾鄧玉函畢方濟艾儒略龍華民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驗而湯若望羅雅谷方自西來遂以崇禎二年用徐光啟薦令供事麻局于是西人新法日益顯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四

旨令與南懷仁同入欽天監方依西人法造時憲書頒行而新安衛人楊光先首攻之遂起臺官之獄楊湯交訟六事詳二卷六年以楊光先推閏不實實之法復起湯若望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副官八年十二月當置閏南懷仁謂雨水為正月申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當在明年二月欽天監奏懷仁議是上亦嘉納之未幾三藩之亂上召南懷仁于養心殿命依水法造礮以備邊用旋因明季以來麻法疎舛乃普萃中西之同異取其借根方對數及以量代算之法

御製爲數理精蘊象攷成二書于是西法如歐几里得
穆尼閣第谷諸人之書悉得蒐錄而西士之在中國備臺
官者皆同預編纂之列自此中西二家悉去其門戶水火
之見欽天監參用西洋人遂爲定例實自意大里亞開之
也其國以康熙九年遣使入貢十七年

召見于 太和殿宴賽遣歸雍正元年釋西洋人之有罪
者出之獄令遞回本國由該國教化王表謝亦貢方物二
百年來意大里亞人之在京師者爲多其藉新法以陰行
其教法者則有之而邊畔之啟不預焉 參蘇明史及
皇清四裔攷
歐羅巴各國自羅馬衰後而佛郎西英吉利繼興然佛之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五

初至明人不識其爲大西洋厥後占踞澳門通市濠鏡則
諸番之因緣而至者皆大西洋人也意大里亞之至京師
稍後而其寄寓于澳中者已非一日故明季徐光啟奏行
新法自艾儒略熊三拔等皆意大里亞人而其時鄧玉函
則日耳曼人龐迪我則呂宋人陽瑪諾則布路亞人 具見
明史
其國名則譯
音之異耳 皆至京師而實自澳中來故明季之濠鏡實
大西洋人一大都會也然則英吉利未至中國乎非也當
荷蘭求市于澎湖臺灣之開明人但以爲紅毛番族而不
知紅毛卽大西洋之種類也英吉利之與荷蘭同在大西
洋卽同得紅毛之稱明史記荷蘭事言崇禎十年紅毛駕

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羣民視
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懸濠鏡事議驅斥或
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蓋誤以
紅毛爲荷蘭之專稱乃意其爲鄭芝龍所敗而去之澳門
其實荷蘭于時並未去臺灣也

皇清四裔攷但言崇禎十年爲鄭芝龍所破餘猶據臺
灣而不敘其入澳門薄廣州之事 攷中亦微誤蓋明史荷
蘭爲芝龍所破乃崇禎
初年事故其下文云不取親內地者數年後始數十年
澳之事今攷雖刪去下文而移鄭芝龍之破于後以還
餘原尙據臺灣之語蓋
未將上下文一詳攷也 蓋其時西人之書已出知紅毛非
荷蘭所得獨擅又以其尙踞臺灣也西人馬利達著外國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史略言英吉利通商始于明萬厯間然亦無左證近見西
士所撰華英通商事略言明萬厯二十四年英之女主嗣
位欲修好于中國乃遣三艘具書幣入明舟行至中途遇
颶風而沒事遂寢至崇禎十年有舟長率貨船五由蘇門
答刺去之澳門爲荷荷亞人讒閉逐之遂長驅至粵之虎
門居數日漸辨華言具道通商意華官許爲之請于大府
舟長喜張白幟以待不意又爲荷人之在粵者所讒令發
兵開炮逐之舟長憤甚乃拔白旗揚帆乘潮徑逼炮臺華
民拒戰不克守臺之卒盡潰乃奪而踞之焚官署截得商
艇二小艇一大府慮敢邊畔復遣人慰諭之舟長自言此

乘非尋蚌但求通商與他國等又因來者以禮物賂大府
許之遂繳出炮臺灣貨而歸踰年遂不至云云據此則明
史所謂紅毛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
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卽以爲荷蘭遂并其非荷蘭者
亦闖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于明史而終明之世
不得謂其未至中國也我

朝海禁開于康熙二十二年平臺之後而據西人所記則
當鄭氏歸臺灣時英吉利已交市于廈門臺灣開厥後陳
昂任廣東總兵官奏言紅毛一種內有英圭黎諸國奸宄
莫測以後通市于粵浙聞其名遂顯具詳後卷互市檔案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七

中今但記其見于明季

國初者以著大西洋通中國之始及英吉利窺邊境之漸
云

按歐羅巴洲卽古之大秦國西人四洲之書考證明析
其後徐中丞續命瀛環志略魏中翰源海國圖志爲證

以史傳知地中海者卽大西洋之隔于亞細亞而天之
所以限東西也今總其要而論之范書言大秦爲海西
國所謂海者乃今之西南洋五印度之地濱臨東西紅
海而通入于亞利未加洲界者也魏書言從條支西渡
海面一萬里條支卽今之西印度自此至利未加洲

之北爲地中海渡此乃至歐羅巴也今西人航海而東
者由大西洋開行過地中海循西岸南行繞出利未加
洲之界至大浪山乃始振舵轉而東北則隔海之說信
矣以此攷證後漢書所謂安息食以漢絹絲與之互市
故遮闐不得自達者正禁之不使渡海以自達于漢也
又言班超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言海中有思慕之
物使人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乃可入英卒不
能渡此亦安息使爲之詞旣以遮闐大秦又以洞喝漢
使也西人未至中國不識大秦乃至利瑪竇初來自稱
大西洋人而禮臣謂會典無其名不知其在于何地何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六

論歐羅巴又何論意大里亞邪明史修于西士入臺之
後惟意大里亞一傳頗爲詳核其餘亦多譌舛如傳中
言耶穌生于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
歐羅巴其說甚明乃又于拂蘇傳後言萬曆時大西洋
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卽古大秦國此沿
西士艾儒略南懷仁之訛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
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爲天主誕生之
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強合是不審
大秦之別爲一洲也拂蘇乃西印度之地去大秦尙隔
一海乃又襲新唐書之謬以拂蘇爲大秦之異名而意

大里亞之確爲大秦者反遺之是不識拂蘇大秦之祇然爲一洲也佛郎西在大西洋而以其自滿刺加來遂疑其地之相近是不攷南洋島岸也澳門之夷但知其爲大西洋不知其爲葡萄牙故敘事多與佛混甚至二國同在大西洋又歧而二之是不攷澳夷沿革也至于紅毛爲大西洋之種類而以其名專歸之荷蘭遂使英吉利得冒之蓋自佛郎西屢犯邊境朝廷加意防守于是諸番之至者悉疑爲佛郎機假託而豈知大西洋之在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狡焉以爭通商之利者何國蔑有迷途問津望洋而嘆無怪其知之不能盡語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九

之不能詳也佛郎西之通中國自踞滿刺加始荷蘭之通中國自踞交留巴始行李往來悉藉南洋爲東道主自是大西洋之各國聞風踵至爭開市埠及于南洋之澳大里亞荒島中卽所稱弟五洲者于是野番之名無來由種類者悉爲歐巴人役使而英吉利殿其後遂以此爲通中國之逆旅送往迎來無敢有掙其吭而拊其背者尙何有隔海之足慮邪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蓋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遠攻故兩漢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斷不可謂安息遮聞大秦之徒自爲謀而不知爲漢謀也

歐羅巴之通中國惟佛郎西最早蓋其時倭寇方熾欲以乘機窺畔又自南洋取道無襲遠之勞也葡萄牙之來澳雖在嘉靖三十年而其通市閩浙則已步佛人之後塵矣意大里亞之至京師差後而二十年前已抵香山澳意其國中人之先後來澳者已不少特海國圖志謂佛郎西葡萄牙之入澳門入欽天監皆自意大里亞開之攷其年月殊不符也意大里亞之入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見不乞通商蓋亦諸番中之矯矯者至于供事麻局則澳中人皆因緣而至明史言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蓋其時大

中西紀事

卷之一

十

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里亞葡萄牙之人爲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學于歐几里得卽著幾何原本者一遂得秘淑幾何宗旨攜其書東來一時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又爲潤色其文詞新法之行實始于此然當明季修改麻法徧致西士于是熊三拔龐迪我等測驗于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于後值干戈四起明祚不終遂爲閉局已成之書而不能用遭逢

聖代龍興

仁廟天縱因其成帙用備時人之掌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爲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誠

非偶然若謂藉以羽翼教法則其徒久居中土不過藉以餬口四方至于其說既行乃敢闢佛誘儒自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之狡焉起疆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也已

按自唐以來西印度之各部皆回國也天主生于如德亞而其地已爲回部所并故明史但有阿丹天方等傳而如德亞之名僅附見于拂綠意大里亞傳中蓋西士欲張皇其教法之出自歐羅巴故合大秦如德亞而一之而忘其相距之遠尙隔一地中海也如德亞卽西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之所稱爲猶太者其地在大秦之東南初降于波斯後滅于羅馬當東漢羅馬方強越海而有之故亦得大秦之稱且其誤尙不如此也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于大秦之語西人傳會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實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已有耳波斯在亞細亞洲中與如德亞最相近唐之初羅馬已弱則如德亞仍隸于波斯故其教之西行卽在是時夷僧夸誕不謂大秦之源于波斯反以爲波斯之出自大秦不亦顛倒之甚乎況賜名大秦寺太宗貞觀之詔不著于史而據

冊府元龜所記元宗天寶四年之詔則本名波斯寺至是始改爲大秦其沿革固可攷而詔中所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者則仍襲夷僧之誕說也波斯卽古條支之地今西人考定以爲安息國是當日臨海之甘英爲安息所遮闕者卽其地也西印度以西之東紅海西紅海卽亞細亞洲與利未加洲分界之地西紅海之盡處中隔旱路一百七十里卽歐羅巴之地中海與利未亞洲分界之地蓋大西洋之隔海隔于地中海而實隔于地中海紅海之間之陸路也徐中丞瀛環志略言西印度西行入紅海西北四千里而港盡至麥西麥西卽利未亞洲之首部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之蘇爾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卽地中海之東南隅其兩海之隔則海國聞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卽指此也按此旱道入大秦之捷徑當甘英臨海時無從得知而海道之遠安息西界舟人所謂須齋三歲糧及海中有思慕之物等語亦係懸揣之詞蓋自明以來歐羅巴人始創此路由條支之海道繞出利未亞洲之西境至極南之大浪山始轉而東北徐中丞以爲蘇夷士之旱路較此減程二萬是海道已增二萬又合紅海地中海之路則魏書所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而至大秦四萬餘里者不甚相遠宜甘英之望洋而嘆自厓而反也

魏默深謂條支都城在今回部之麥加部阿刺伯之首
焉部如德亞亦洋去安息已遠因疑甘英所臨之海未必是紅海而臆
度為條支東境之阿勒富海說詳西印度然後漢書但
言抵條支則自安息以西諸國皆得條支之名不必一
定臨其都城始為抵也至于安息西界船人所告不過
沿途問津不必一定行至紅海之盡處始知二海之隔
也總之范蔚宗之言海西國不過指亞細亞洲之西南
洋而言若甘英所臨則已過安息入紅海而至利未加
洲界然亦不過在東西紅海兩岸之間必以為行至紅
海之盡處港斷絕流而後止則未免膠柱刻舟之見耳

中西紀事

卷之一

三

中西紀事卷之一

中西紀事卷之二

江上寢安

猶夏之漸

亞細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宣帝元壽二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奉之于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為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爰追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以定四方合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華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無祈禱凡立廟設位陳牲酒施鼓樂讚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為父自稱神子狀世上僊代眾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于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謂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間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敘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為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

碑中所云室女誕聖于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祆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祆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女夷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于外夷而祆神之即天主遂為西人假託以為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于茲矣當大秦經像之既東也時又有為天方教者出于西印度之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默德生于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于隋開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回紇朝貢之期挾摩尼即末尼俱至京師私創耶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闢大秦故自回回教行而大秦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曆九年

中西紀事 卷之二

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攜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洋人而會典無大西洋之名其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應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

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東來其徒先後至者日益眾時值麻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麻法其所攜麻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麻科之例許迪我等入局測驗于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為名而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為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于萬曆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眾且疑其為佛耶機假託乞亟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林華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眾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干計夫通番左道竝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且往來濠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為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為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

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益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自明萬曆九年至此皆明史意大當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國士大夫翕然從之者徐光啟為首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相與附和且為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日益廣時又有西士湯若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朝士相與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輔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四

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絳州豫則開封凡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以上據楊光先不得已書自明萬曆以後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脛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見于范蔚宗後漢書傳乃中國所稱謂者大西洋之人不知也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光啟交自謂淵源于東漢繼以艾儒略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

上代民贖罪之頭末圖寫流布于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于世

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爲湯若望其廓然辭而問之者則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之學與羅雅谷竝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麻局徐光啟奏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統麻較其疎密纂修新法算書一百卷由光啟進之于朝值于戈擾攘又牽制于廷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平三晉以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遭甲申三月之變而止值我

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竝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進西洋儀器得

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入爲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欵之新安術人楊光先者世習曉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面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于康熙三年狀告禮部摘其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奉旨交吏部會審遂黜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爲監副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方請更正則憲書業已頒行遂下光先于獄議擬大辟秋審緩決乃以遣戍遇赦歸自是復

用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言天學者無不右湯而左楊光先自憤其先憂之隱不自于天下後世爰著不得已書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麻法以陰行其天主教于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而棋布黨羽于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麻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進而增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摺來之援引之自詒伊戚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準矣而大清國卧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界者否有人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蚤燭于幾先以爲毛羽旣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願言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旣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

爾可使中國無好麻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麻法
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
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
如抱火于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其闢邪上篇曰天主教
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
首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
其所謂天即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
奉龍牌是尚識君臣佛經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
二親是尚識父子況吾儒以天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
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七

恐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
主是莫識父子夫楊墨之害道也孟子拒之恐人至于無
父無君今天主之為教也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嗚呼妄矣
徐光啟以麻法薦利瑪竇等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
來而弗譏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
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
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
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
耶穌為誰曰即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為何為下生

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其說言天始造人男女各一男
初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遺天
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
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為
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主于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
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一至此哉夫天果有天主
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無一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
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
以宰制今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宰制之天地既無主
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不幾息矣天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八

主下生救世宜過化存神聖仁講讓登一世于瀆惡乃備
以墮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雲祇以還造化
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彼教則但崇事耶
蘇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
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
人不已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
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
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
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
而反唇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

證其爲天主開其救世之功則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無論不足爲主宰萬物者之功卽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之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王難湯若望黯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昏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昏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又傳曰鷹化爲鳩君子猶悲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九

當嚴緝盜開門後患宜甚甯使今日嘗予爲妬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旣遇赦歸行至山東爲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自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爲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終卒于京邸于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浸乎以推步入臺爲開堂之捷徑矣
直省開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是時欽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問得實奉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準傳教于中國及直省開堂者禁之然明季至

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特爲護符互相容匿于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碭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眾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于內地行教聞見漸消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

傳教者日益眾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

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于五十年十月奉

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

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

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

禁固國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

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示柔遠至意

欽此以上據 皇清 通政司衙門初大西洋人之入中國者意大里亞

之人為多以利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也自新法之行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一

其徒日廣繼以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于是踵門受業之輩皆以

入京當差為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

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于天下然其在官之

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

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效用自後

即遵用

天朝服色安寅京師天主堂內生于是館死于是殯不准

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圻

大臣漫無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

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通雖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

萌于此矣

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

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款竝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

住京師末及傳教之事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夷相

安按表文無此語蓋使 臣在部呈請之詞 奉

純廟敕諭爾國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二

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

天朝從不肖強人以所難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

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關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勅

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

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

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疆臣載入檔案以上據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 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于六十年

由商船赴粵，均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于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即爭謁見儀注入。觀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跪禮。

睿廟御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觐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疏，益無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禱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姦民乘之。于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白蓮教者，即末尼之支派。唐人所謂三夷寺之一，與大秦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亦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乎天主、天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倡亂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

朝乾隆之末

純廟訓政，授受禮成，是為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夏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為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從以次受擒。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

七七為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回教不食豕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傳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編白蓮教匪時，百相國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鞫之堂下，命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于豕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鞠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甯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時天主之教已皆出自中土，無賴之姦民，藉拜會斂錢以聚眾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為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略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姦民奉為枕秘，王寅謙撫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四

越三年而有佛郎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都臣不敢詰。于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為名，歸宿于天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款，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禁，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款定自英人佛

耶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
耶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為多頗
不便于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耶西商
船赴粵尋詣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為善並非邪教
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耆英方任兩廣總督據
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準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
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
寄居五港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屋昂星經度之期以
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息日遂以為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糾
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
耶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派中由
欽派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耶西意
在傳教故其八款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
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
照其上文言領照者專指通商之船隻言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款內
開凡按第八款條約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
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
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

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
之馬神父神父者法人尊其教主之稱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
請于續增條約內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
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
外洋領事為護符益弁洋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
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帥夷眾敗歸滬議亦
寢而外洋已將奏準天津新議稟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
人由天津入寇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于是年九月十一十
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等國交換和約又于天津新議外續
增若干款頒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于是法人又謂
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即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
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
禁天主教時撤為公解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即
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
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
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即于其年之冬以傳教為

名游于江湖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撤之教堂地基等件于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特外洋爲護符藉以凌虐軍民督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爲善業經準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該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七

如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折毀教堂之後詳後卷中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于明季供事麻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驟羅西士入臺遂爲時人子弟所集先師汪衡齋先生來以嘉慶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稟本藏于家予謹閱首卷印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略具見于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時人傳中後在新安

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卽羣起而攻之不足以關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麻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者比于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其教法非攻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于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子天學全無所解比之妄人乃至王尙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六

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癩疥遂梗禍階于今日反推先覺于時人良可慨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之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開執其口而認總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

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仁廟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謂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實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尤先所論固已燭其幾于二百年之前矣

當雍正元年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賸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棚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圍門誦經及莫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九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僂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扇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剗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每隨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蔑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

雖刻本亦奇絕一情中烟雲人物備諸幻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僂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輭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名見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奏

旨西洋人除舊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污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采于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欲復張甚爲可恨云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眼

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費本虧折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贖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踞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備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伴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入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中國鉛百斤可煎支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歐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略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爲左券之握蓋藥性初發狀類癩狂因有劈毀祖先神主之事迫藥性既下則心如魔醉不但禮拜喫齋樂于從命即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馮之者矣又聞傳教之上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備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于茶餅中不勝時而本性潛移默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

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目其婦人之白皙者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鳩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拔其傳教之根株而但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于一室而禁之交媾遇屠人于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鐘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爲其天主教之俚使乎我

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卧榻之旁已被西人奸睡矣自英人請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習教之禁于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託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謾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語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二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微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

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會中丞
顏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
而該匪等家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
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
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于港口隆都各鄉誘
人入會始猶數十人于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爲羣行之
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
圍擊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
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
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上所供未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
刀門而入跪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
血血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眾皆
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
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
此皆糞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
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禳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
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馮之者
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王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
獄起微甯一帶惑形家言久厝不葬猝傳其事相與戒

嚴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頤輒遭斧
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閒以發
富家貴人窆壙竊其珠玉襪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
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尸之眞盜
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爲青蓮匪黨然絕無左
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
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
瘞處被人掘發斧共頤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
爲妖術也貧家小兒墮于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實欣
其中有頃小兒量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四

也兒實不死奈何棄之遂傳解謎方如其法急救而蘇
者全活無算然一兩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于畿輔登
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鞠治者率多流
備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卽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
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
而顛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
爲魔蠱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
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
探丸囊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
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眞鬼域之技能遁其形

而胥吏因緣文網疎縱欲以圖猛虎于決躡之後制蛇于斷腕之時下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丙午陽亢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下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鍊其下者流入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于此

增西人教法異同攷

佛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為天王教耶穌治世又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為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于西土者也佛生于中天竺而天主天方皆生于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故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值羅馬之衰遂并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于蔥嶺之東西遂及于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為仇故二教雖並距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攷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為外道而唐陳元奘使

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為婆羅門種是其教起于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于佛教既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而為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為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為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台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為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紀中語曰阿丹治世即所云天選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即謂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三

為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誠于西奈山則言阿刺伯者亦本之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回部之首也波斯本條支之地為回部之祖國而以為大秦經像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故回人以爾撒為大聖穆罕默德為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並世吾友俞理初正謂爾撒者即耶穌之對音于為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刺欣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

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
世起數梅宜城據回回麻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申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二人
豪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察經塞與撒音之傳言爾撒聖
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為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
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暗
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
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
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于非命大略相同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且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確證蓋自二
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人主耶穌而
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卽有
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
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攷既
混天方于大秦鑄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
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爭
勝皆援唐碑景教之文故考據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
天主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
辯但據其後來之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遺

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
卽天主本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其總名曰克力
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卽舊天主教
今意大利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日額利教今
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日婆羅特士頓教土頓卽斯丹
轉音對一日算羅皆
音也 今英吉利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
特士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始于明時日爾曼人路得
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將嗣位則大臣
咸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崇婆羅
特士頓教乃其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五

遂亦如水火柄鑿之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二

互市檔案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臺臣請開海禁報可于是設權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船為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即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一

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廈門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滅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為患者于是英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又時來住于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為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為奸宄蓋其時通市于廣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于七年合詞控于大府得稍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于甯波舟山尚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于定海部議從之乃于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為番舶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于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聞粵兩督聞之以其利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船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準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劬綢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為龍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費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旗屨聞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並許粵關積年規弊奉旨詰責飭將洪任輝由旱道押赴廣東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勅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皆以為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治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廟八旬萬壽人貢天津乘閒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

其使臣馬甘尼

一作馬曼爾尼

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

時

上以遠人嚮慕誠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並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華夷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閱讀

敕諭自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于舟山猶思逞志于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構兵懼其播聞于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款貢之語乃于六十年復具書弊由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四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為陳奏並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的密地方助天朝大將軍蓋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既甚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荷亞實主之乾隆開定制歸并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驅之歸國又澳夷但輸船鈔不似諸番船貨並稅英人自通市于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為逆旅其形

便無過澳門而為葡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為援尤陰甚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百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除相制馭故敕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維領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成濟則精詞窺澳也葡葡亞人覺之乃告于大府防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夷使謝仍以佛郎西為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聽之而其事已聞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五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坤商舶來粵譯其表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構衅恐其播諸于中國以聞我蓋自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聞粵之問海氛不靖乃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為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暨吩毋使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有度路利者

一作

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為澳夷所聞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力唆令度路利占澳門為補牢計大府聞之即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葡亞所得有乃我

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母勞成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船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備通忽度既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礮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棧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船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值虛聲洞喝夷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聞封船之事懟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即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佛乃言于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犒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勦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衅遂許以兵退開船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船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自謂與

天朝無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船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于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謹然所以脫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為奸課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請各洋貿易資本皆自國幣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鈞檄飭布政司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辦還西債亦出其中遂分為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溥怨生屢

思藉貢輸忱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銜方入覲攝事者為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上遣大臣戶部尚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論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都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入覲儀注不答時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八

上在圓明園尚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輜車皆落後蓋惡其不肯循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齎禮服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辭而

廢廟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卻其貢不納即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澳行仍令撥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失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迎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與督蔣攸銛會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快快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設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舊例注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示為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為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太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植未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九

在粵素存滅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肇通事下獄洋行懼譴開船事雖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架點者果以八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船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刺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于八年秋有大班某挈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為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即自大翻不許行中人乘輿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擊謝某究治瘐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砲于夷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遣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

去兵砲並速遣夷婦回國于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為引俟稍愈當即遣之太府據稟完案不復根追夷婦卒逗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為援例之常而邊衅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于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聽擅自出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為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息嗣因公司乾沒庫籍不能償又于三十年後復請展限限滿則虧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與日多駸駸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

道光十年後屆指例限將屆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據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為十四年制使所逐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數而已遂乘機裁革前例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奔利英之富商皆以為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于制馭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為姦反以為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慮申調任兩廣總督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得信即遣領事一人名律勞卑者以是年秋至

海由澳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慮非其國主
所遣是時有御史奏稱律例年領兵船進至黃埔等處
出口云云益知其驅逐律例之事而其時大吏亦
曾出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粵督奏聞奏中
仍理前次督臣請寄信遣大班來
粵之案是此時之驅逐有因也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
六年繼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
立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不督貿易蓋欲仍聽散
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貨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
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攜一妻一子來粵名爲約束東商
人水手不督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粵者咸仰其
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一

欽差大臣查辦來粵飭令各洋將躉船鴉片悉數繳銷
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稟覆稽延拘其案商酌地等義律
適自澳門回則封船散去沙文沙文即洋商之令已下不
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資
信回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遵諭停
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
悉配以兵船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挫
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爲入粵配
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
請停止英夷貿易是時邊衅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閉關封

港並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

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罰不及眾必須示以大公
今以英夷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夷一例峻拒未免良
莠不分設各夷稟問何事臣等即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
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
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輸
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
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二

旨如議於是時如彌利堅港脚等國之貨船雖奉準開船
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
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
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用兵以來關課短絀所
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夷攔阻泊在港外
守候開船遙遙無期時
上已授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
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
有缺望于 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
陳奏等因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疆臣體察夷情如其怨恨有因
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

洋以阻梗率留輒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餽以甘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急欲開船反爲英人作說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銜尾而進于是彌利堅商人首請開船復陳明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琦相以事屬割地伴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濠鏡不得屢思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于附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之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之志矣迨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砲台以易之相國方欲請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粵東始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
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于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郭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

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港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內地也二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即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韻珂方蒞任臆陳八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準英夷在定海通商然自浙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挈眷居住見浙撫致白門三帥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逞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四

進步之念況得甯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旦入寶山之郭扼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令換給泉州而濮馬等馬即馬利遜見後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當粵東初開港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照回至澳門住冬不得逗留在省挈眷寄居亦不得于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自入城迨白門之役濮馬等意在弛禁遂于約內載明五口通商準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貿易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

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
大府但據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摺眷入城之舊檔例禁
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
彌利堅人不與佛郎西亦後至焉續聞通商事定相國耆
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
昔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準
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關入粵東
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
附英船海船出沒于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議撫通
商之大略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五

方英人之要撫于粵也粵之紳民獨甚之適賂款事定英
兵登岸出北門過簫關三元里鄉民聚眾創之義律幾不
免詳後踰年白門議款時粵民方與國練之局與英人爲
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
署相見以爲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
濮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
之濮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
省河挾兵請入城粵人集團練爲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
翰知眾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船通市如初咸
豐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款原議百中取五

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並欲援白門前約得
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爲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

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子起衅于是公使水師提
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要我我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
克遂襲沿河砲臺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
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並約法蘭
西爲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西人月報作埃爾首請
更定貿易條款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間
至粵于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二月英法連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繫舟中歸之于夷八
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
以上俱詳後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久之
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
換約奏聞

上謂稅則之款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駟同往是年八
月欽使及四國使臣先後到滬于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
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爲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年

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值估計載明納稅定
數議十年一修改時值洋藥上稅定每百觔納海口稅三
千兩經欽使等復與三國議立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款與
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八款無涉見後卷中議定桂相
奏請令該三國赴都換約遂有九年不遵原議開入大沽
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準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
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準遂乘入西
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略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懲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
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格林沁帥兵禦于大沽口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北塘後路
襲我大沽北岸之砲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
夷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酋巴夏禮
蔡之京師八月初七日夷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
兵禦于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啟輝狩于灤陽恭親王奕訢奉

旨留守京師二十二日夷兵襲海運恭王退駐彰義門外
四十里夷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
巴夏禮議撫英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夷酋于
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硃諭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于九月十一十二十
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
于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
又于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欵
定自滬中者日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口出
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
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
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

旨允行之張本也

撫事既成英人欲進志各省以專通商之利尋據英西卜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魯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
即牛莊 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並稱第十
款所載長江一帶擬于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商請咨湖
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于是恭王奕訢等
奏請籌辦通商善後章程並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
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
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頒給
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于內閣部院
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輪

班辦事侍即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扎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並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督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莊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繳並將原照會一並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九

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尋據恭王等又酌定新設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

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粵中舊檔參以西人所撰華英通商事略自十九年邊衅以後則皆得之間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令人不可思議于是論者皆謂中西之衅自燒烟啟之今載攷前後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鴉片也

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僧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除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關市書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萬里遠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爲惟一自貪吏侵漁奸商培克彼以求利而來終于失利而返能無怨謗之沸騰邪明之倭禍始于中官繼以商僧終于豪貴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四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

粵東海關專其利較未幾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益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益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據此則初定稅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二兩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二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員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于八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則

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于本國于是帶兵船講論而干戈之衅以起書曰若頤木之有由葉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蠱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于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進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烟土而予關吏以把持啖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膏脣之尤者而懲之必使番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憬然于生計之羸絀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積蠹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福並行制夷撫夷之策似無論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國塞其流一旦決隄潰防而莫之遏雖籍十七省商民廢蓄之貲不足以填其無狀之壑有識者觀于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歎以爲其戎首興于關市其厲階梗于封疆則甚矣漏卮之失輕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衅起于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懲羹吹竈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于外洋而外洋實有資于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祛瘴不

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死生但使關市持平蠻夷嚮化則其趨之也如慕羶其甘之也如食甚又何取乎夷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覆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夷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負固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況違抗封艙歷有成案當其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鸞其船隻不準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砲臺絕其兵船窺伺之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于定海之陷及大角沙角之役逆情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顯著彼其貨船在外遠肯深試于不測之淵此又禁之母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于粵東之自撤藩衛耳若使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于天朝卽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后大張曉諭許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船斯時若被英人攔阻在其素所役屬之港脚雙鷹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勅敵如法耶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據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虎門已失無可把握若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大

張通商之論則制夷兵者在夷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速其寇讐邪英人求戰不得開船無期仍必由法彌二國爲之講解又豈敢索烟價索香港以肆吠聲邪子謂文忠燒烟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範亦以此煞費苦心況其時守虎門則關天培守沙角則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藩衛不撤即極其鬼域之伎不過棄疾于閩浙間而如粵東者固已搯其吭而拊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翱翔以縱橫于海上邪然則琦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畫

粵中撫事之局賂款六百萬名爲追交商欠實則按十九年燒烟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尙無包藏禍心之事至于壬寅以後華夷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啟之如約內五口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厲禁載入約中識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隴望蜀之求至于番人不準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敘入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與地方官衙署相見一條遂爲後來入粵入閩口實卒釀成咸豐七年攻踞粵城之變又如粵東已給商虧六百萬江甯議和不聞劃抵突又增入軍

費一千二百萬遂啟後來天津新議索軍費二百萬續又于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之援案五口通商定約者惟英夷一國至二十五年耆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二國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啟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效九子頻年奉差赴溥見西門外洋樓懸亘一如滬中而自粵氛擾東南淮鹽滯銷該洋人則自長江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往來任意甚至潛赴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有至省之鹽船子奉委會同首縣駁回所過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于鴉片近則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置買貨物亦復

中西紀事

卷之三

畫

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鈔行大錢之後私鑄既多官板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銅運竝中國制錢亦挾載出洋而圖法壞矣至于茶絲兩項之出口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于外洋而得其一坏之土駟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閭室之一燈今日銀荒恐數十年後百貨俱荒悉入外洋龍斷之數蓋利之所在不奪不讓故太史公讀孟子而以利爲亂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稜于利害誠有見于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終嗚呼可不鑒諸

源尾本末

江上寒交

亞細亞洲之西南洋有五印度者即西漢之所謂身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竺因切與身太同前此為譯音之對音五印度總名西南洋一名印度海其南印度有孟買者為入東南洋之咽喉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興都哥士山為界興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之國在焉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一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

并東中南三印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烟土其出自孟加刺者曰公班今所稱大土也出自孟買者曰白皮今所稱小土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為藥材之產而歲收其稅其後流行入中國吸食漸多銷數日暢于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無不爭種大小土以為生涯名曰波畢英之稅餉歲增至一千數百萬其初至關口亦照藥材上稅每箱納稅銀三兩自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行于各省乾隆之末粵督始聞于朝嘉慶初奉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率暗中偷售而其價益增其初泊于澳門繼乃移之黃埔皆于貨物交易

之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準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其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復奉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二
廷寄交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籌廢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屋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密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

土規則有關汎為之與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于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一日
朝廷憂之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域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者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

爲之計開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時奉

旨交疆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于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崙奏請申嚴鴉片例禁給事中許球謂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之地況明知爲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已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密口護送之弊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原奏皆有姓名今節去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屋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

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準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云云又另片奏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等因奉

上諭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甚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密口護送之弊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端據實具奏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四

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并議奏欽此此兼朱閣學原奏一并給發閱看其朱奏未之見也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行願臣奉獲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越二年遂有

欽派重臣赴粵查辦之事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運坐奉旨交各省督撫會議並飭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販烟者皆以死論時江蘇巡撫林則徐方內召入都奉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查辦以是年冬月 陛辭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

維時省中嚴禁販烟吸烟之犯坐地夷人不敢包匿于是
外來運船悉奇旋零丁洋面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省
將欲開行公使欲窮治其事爰咨會虎門水師提督及碣
石鎮總兵統帶提鎮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運船先將
鴉片悉數繳銷方準開船二月初四日欽使制府坐堂皇
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各洋公司人等並稟核
其烟土存儲之實數飭令即時稟實時義律先知其事託
以回澳門住冬不至各洋觀望推諉遷延不覓大府趨之
急義律始乘舟來省仍偃臥夷館如弗聞者適有奸商願
地等乘間脫逃大府怒命拘治之遂援照違抗封船之案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五

移咨粵海關監督將各洋住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
其貿易又撤其沙文而羈禁之沙文者漢人之受雇于洋
館充其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運船之在外者經
兵役防守斷其岸上之接濟餉道垂絕義律乃中海之謀
于各商查明洋面運船上所存之烟土據實呈繳計二萬
二千八十三箱飭即駛赴虎門聽候收繳是月二十七日
欽差大臣會同制府前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
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事稽查于
是前泊零丁洋外之運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詳細
驗收核數得實事竣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出具永不售賣

烟土在事後犯者人即正法貨船入官等因切結據以奏
聞奉

旨所繳鴉片烟土飭即在虎門外銷毀完案是役也先期
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以宣

國威其時觀者如堵悉懼伏無異詞且有敘大外洋新聞
紙中以紀其事者惟運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而義律以
總攝大班恥兒挫辱遂以此鼓動羣夷教唆國主于是燒
烟之畔成而索通之師起矣

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土歲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漸
多則數千箱至道光之初則近萬矣據西人所記印度公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六

簿上每年出入之數十二三年間有二萬三千六百餘箱
十六七年間多至二萬四千箱是十九年所燒之烟已得
其一年之銷數英商自稱破費一千二百餘萬員即彌利
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各洋貿易遂以此為大宗而
英吉利則稅餉之所自出國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
破此局不足以雪國恥裕庫藏又念非合從于外夷不足
以謝黨援通聲氣于是先將各運船繳銷之烟土按照一
千二百萬賠償據彌人所稱六百萬加以運費規費及
寫立會單付各運船回至英國倫敦英之庫中交兌諸番
莫不欣感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林以庄計之失印度之民

無不允懼時英吉利國王謀于上下兩議院

上院大臣下院紳士見后

以此項貿易本干中國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

衙門遞稟求禁並請禁印皮人栽種波畢又地爾注人時

在倫敦作鴉片烟罪過論以為既壞中國人之風俗又使

中國人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國王聞而是之然自

燒烟之信傳入外洋茶絲兩項日見翔踊銀鋪利息長至

六分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于國計民生兩有關係國

王威焉與東欽使自銷毀鴉片之後兩次照會該國王始

則憐之以威繼則懷之以德而英人但貪其利不計其害

文忠二次照會英國王之言未見然據澳門月報言其

也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曾英國王弟二封書足見其學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識長進之效驗是當日未嘗不

加意懷柔以冀鴉音之散也 英之重鎮在于東印度之

孟加刺其地合官兵士兵凡二十萬又徵其鴉片之稅以

充軍實印度之民苦其悉索而未嘗不利其懋遷于是白

而黑夷更番應募不足則求援于佛郎西彌利堅等國爾

利堅者素不善英所為謂既在中國貿易即宜遵守中國

律令鴉片本非教法中所有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

物罰其貨之三倍入公之例相符故英人之計不行而佛

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來至香港卒為靖逆所聞遂託

臣林則徐奉

命授兩廣總督是年夏秋之交各洋艘先後來粵制府先

期傳諭洋行通事人等令其停泊澳門洋面待查明船內

並無夾帶鴉片一斤者方準進口開船各洋船唯如命惟

英之義律首先違抗不聽查驗遂有該國吐密嘩喻兵船

二隻來粵攔阻纏結之貨船不令進口于是示以兵威一

挫之于九龍山再轟之于穿鼻洋三逐之于尖沙嘴

見各 省文 查經敗竄乃駛出老萬山踰年義律復行文照會以

索償烟價為名制府回文責其不守臣節

據英人在定海 問遣使督討烟價數十萬人粵東配茶

天朝大臣粵 憲回復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州四海兵精糧

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 天朝請提神兵猛

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蓋此回復外夷之詞不嫌俚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八

俗 遂據以奏聞一面請

旨停其貿易維時英人聞封港之令輒將貨物載回本埠

轉以鴉片換入粵洋悉由內地奸民漁船蟹艇分路傳送

粵中因有貨去烟來之謠制府乃調撥師船沿海搜捕船

烟並獲一日數起義律見一切奸計皆不得行于是有狡

焉思逞之志又見粵東自燒烟以後海口嚴密無間可乘

而閩浙之師起矣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琦善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

烟之價相國許之而義律又欲索香港全島以為貿易來

往市埠相國不答遂有沙角大角之師踰年春

上命靖逆將軍奕山至粵統兵會勦時相國已受

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預為先發之制遂破

虎門闖入島涌卡座稱兵于省河夏四月英人攻城急城

外四方砲臺陷軍民重足股栗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言于

將軍參贊曰彼以素烟價來必得當而後去此未可以空

言撫也皆賜貽無以應次日砲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

軍以下皆皇遽失色謀于制撫制撫請先遣廣州府總城

出見義律而探之義律曰二萬餘箱之烟若固局中人耳

盡按價而稽之益十九年燒烟之役余葆純實隨欽使查

辦故義律以此間執其口也維時彌利堅人深以各處船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九

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債因余葆純固請裁減

乃勸義律按照成本按原索之一千二百萬減半償之遂

罷兵是役也靖逆以通賄班師有傷

國體遂伯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狀之求已留為異

日再索之張本而義律亦自此去矣二十二年秋滿鼎查

馬利遜等稱兵要撫于白門遂索賂款二千一百萬首列

烟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也次列商欠三百

萬以粵東原議不及商欠一款也至于戰費一千二百萬

則自入粵後欲償其所失而取盈者也維時靖逆遠在粵

東既不與聞彌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濮馬等予取予

求不汝瑕疵其議款悉出自英使手定三帥受成而已當

粵東議撫尚能令其出且具示不售賣鴉片甘結今白門

以五處馬頭二千一百萬之鉅款不買得濮鼎查一句

恭順語自此法窮于夷財盡于夷漏卮之數不可收拾于

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

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弊端遂啟因之三帥掩耳盜鈴既

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稅章遂置此款于不議于是

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為大宗而吸販之

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擅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

準交易紋銀自茶絲弛禁通行乃有番洋入中國者又自

五口通商外洋獨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

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回本國更易番洋漏

卮之弊莫此為甚英人自五口通商以來印度鴉片之稅

歲增至八千餘萬見西人新則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

密販居奇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于咸豐五六

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

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為辦

公經費其後江右粵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

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

扣稅歸款此見外洋月報言旋又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

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八員浙之甯波有本地密戶與洋商

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釐金其他若江西之河

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為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

侵漁偷漏為不少矣八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

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渾其名曰洋

藥以昔年本照藥材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

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

治罪外其餘民人概準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

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觔稅銀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一

三十兩據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觔粵東燒烟奏內

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

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輸稅至崇文門及

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

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

為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易其各

省關口于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

到部文之日為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

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于九年三

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

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此鴉片廢與之木末也 自土稅後別

附錄黃侍郎請塞漏卮原奏

為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事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

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

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

數百萬兩其初不過執袴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

府指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

粵省商商句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

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二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

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台

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窟易

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

知伊于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

以錢易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

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較者今則視

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

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

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而實未知其所

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眾無吸食自無與販無與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準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實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俱係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與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甚于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癮而死于家必不願受刑而死于市況我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聾振聵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爲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尙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卽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于

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予優獎

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

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賣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

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孫不準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扁危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臣爲民生國計起見謹據實以聞謹奏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四

附錄林文忠公十九年粵東繳銷鴉片原奏

天威將薨船鴉片盡數呈繳現于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

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滋蔓既久幾於

莫可挽回幸蒙我

皇上渙號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錮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願茲重大之

任慮非闕昧所勝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遠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天奮勤益派畛域下懷欽慮倍思并
可驅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窰口烟販及吸烟
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
水陸交嚴東路夷船及在省奸民先後驅逐節經奏蒙
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已將會同籌辦大
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遊船二十二號已經
陸續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卽爲了事
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思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其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
情本屬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徒此次聞有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五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船發令驅逐故先開動退至
向來所泊之洋面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儲存
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
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但不肯拋棄
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卽使驅逐於萬山之外不過
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內地匪船亦難保不
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
爲杜絕病根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都有把握因思躉
船之存儲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
遽繩以法要不可不諭以理而儆以威臣林則徐旋詳

諭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烟土盡行繳官許以奏
懇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質稿以獎其悔懼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
者照

天朝新例治罪貨物入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卽

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

責赴夷船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令其卽日稟復

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備查洋外各國自公司設局以

後每年派有四等職夷常川守住洋行專司其事維時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天

臣等傳諭之後各夷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則又推諉

義律另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義曠等四名經司道暨廣

州府傳至公所面爲曉諭該義曠等呈稟尙屬恭順當

卽賞給紅袖一疋黃酒二罇著令開導各夷速繳鴉片

未據卽行稟復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

奸夷頭地等希圖乘間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

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卽行封船之

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住泊黃埔之貨物卽行

封船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暗遞消

息亦令暫行羈禁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

遠近要隘之區俱令嚴為防守不許夷人往來仍密諭
弁兵不得輕率擊射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
而該夷懷德畏威固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
城夷館及黃埔澳門與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
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迭加示諭勸戒
兼施即於二十三日據實稟復情愿呈繳鴉片雜時距
屬禁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船食物漸形窘迫臣等當
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四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
義律向各夷反復推究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十
三箱查向來擊獲鴉片各外夷原來之箱每箱計土四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十包每包計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日久晒乾亦
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銷數核之不下二百數十
萬斤臣等猶恐所報尙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
商賈人等僉稱外洋高大躉船每船所儲亦不越千箱
之數是躉船二十二隻核與所報銷數不甚懸殊即諭
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
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俱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
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
紮凡防堵洋船查擊私售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榷
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須嚴密防範前躉船二

十二隻陸續駛赴虎門以外臣關天培當即督飭將弁
領帶各營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
臣豫榮亦駐虎門批口照料稽查當飭候補知府署南
雄直隸州知州余葆純等分派大小文武員弁隨收隨
驗隨運隨儲惟為數甚多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割船
始身盤運而自口門運至內地堆儲之處又隔數十里
若日期過速草率收繳又恐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收至
三日後先回省臣林則徐自當常住海口會同提臣詳
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後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
所報是否相符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夷人永不夾帶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六

切結存案以杜其復萌偷售之心惟該夷等販賣鴉片
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例內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
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有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
未及周知今既遵例全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免追既往嚴禁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買貨酌量
加賞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酌賞茶葉五斤藉
以獎其恭順之心而堅其悔過自新之念如蒙
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揭辦不敢開銷至夷

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銷毀以昭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具奏並錄論夷原稿及夷稟二件恭呈御覽謹奏

按鴉片之人中國二百餘年鴉片之名見李時珍本草綱目見明代已入中國矣當其初外洋不聞居之以爲利中國不聞防之以爲害以其爲藥餌之需也自乾嘉之際用之有具吸之有癮展轉數年遂徧天下外洋利其銷數之暢則種者日蕃販者日夥故鴉片之入中國實中國人自貽之毒也夫物之毒人無逾於鴉而無日不流行於市肆間自非遇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九

仇非自盡未聞有受鴉之毒者左傳言宴安鴉毒宴安之利則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比之於十殺一人之畏塗者是則利人之物苟不得其節戕生伐命無異於飲鴆而強死然則人非自取其毒物焉得而毒之哉即以外洋論印度之種鴉片販鴉片者家爭其利而吸食之禁未嘗不嚴據其月報所記歷年銷數中國者率居其十之九其流行於外洋者不過黑夷及交留巴等國而已聞西洋取交留巴先以鴉片誘之吸食然後乘其羸德而取之故日本安南等國皆不與西外洋不自吸而以其所害者貽中國中國之關吏洋牙貪其私稅抽分之利而忘其害故當繳銷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

鴉片之時非獨外洋人以為不便即中國之奸民亦攘臂而欲爭之西人之言曰若使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是則中國之害雖自外洋貽之而外洋之利實自中國啟之且英人自聞燒烟之信舉國皇皇皆以為此非正經貿易其曲在我因請其國主先禁栽種若乘此機會照會該國詢其關稅行用如何擾累爲之酌量裁減則義律先入之言未易符而中之林制使查辦此案計其到粵未及十日發令太早蕪事過速轉令善後事宜益形竭蹶漢電錯之勸孝景削七國也曰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制使當日燒烟之舉母乃類是故其請罪奏中謂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趨度非有不軌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師廢弛彼強我弱苟非迫於其勢之不可退毋甯沈幾觀變以徐視吾力之所能爲甚無取乎持之急而發之暴也且法必先於內而後及於外今使發令之始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吸者先嚴於官幕販者先治其牙密內地之禁既嚴則外來之烟自滯然後仿鹽法之減價敵私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數年然後與之申明烟禁有不羈首係頸而就銜繼乎即使

其不便於大利之坐失而別尋他僻則其事亦必在數
年之後各省防範皆如粵東則反遜者又安見其禍大
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語也

中西紀事卷之四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中西紀事卷之五

英人窺邊請撫

江上蹇安

道光二十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停止英商貿易既得旨允行遂下封港之令維時英人貨船尚在老萬山遷延不去制府調派師船自廣州至於澳門悉令封禁大小河口嚴密防範又懸賞購募漁船蛋戶有能出洋燒毀夷船擊斃夷兵者除資給軍裝兵械口糧外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以時周恤之時英之貨船雖望風遠徙而護送鴉片之兵船往來偵探輒被師船搜捕人煙並獲其計遂不得

中西紀事卷之五

暹是年之夏傳聞英吉利兵船遠颺並未回國率開向東北行裕制府亟行文咨會閩浙江蘇等省以爲該逆兵船業已陸續潛來內地雖疊經粵省驅逐而護送鴉片隨處訪買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大洋楊帆直向北駛現值南風司令之際不可不加意嚴防等因時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棟偵知英師將取道窺廈門預募水勇在洋巡緝乘其不備而攻之四月英舟方泊于南澳島之西北水勇瞭見旋裝扮商船漸駛漸近乃以火攻夾擊其大船之首尾傷其船主水手人等數十名英師初以爲海盜據海國圖志載子四月二十五日夷人初見以爲商船後因放槍其先後疑爲海賊核其年月正在廈門被劫前一月事

過者仍駛赴廈門遣人遞書以求通貿易爲請制府不答先調派水勇師船迎擊於廈門口外不克遂乘夜將各師船收回港內復載大礮二百餘門轟擊英人入口之船連敗之英師既遁仍乘舟北駛行至浙洋偵舟山之無備也遂入焉定海額設總兵一鎮守舟山舟山四面環海無險可守六月初二日瞭見在洋船隻游奕於山之前面初以爲黃船不備也初四日南風正發見洋艘分爲二幫一向西行駛此即義律赴天津之船一北入定海計火輪兵船大小共二十六艘時定海總兵張朝發議親督水師出洋又派調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左營遊擊王萬年等分路堵

中西紀事卷之五

勦初五日突有洋艘二駛至定海之道頭街定海知縣姚懷祥借羅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有傳其書者皆用漢字內稱英國水師統領爵子伯現水陸軍師到此須即將定海所屬各島堡壘一切投降降降候半個時辰即行開礮等語是脅大令獻城之說大令不答退謀于總兵張朝發張曰吾領水師知扼海口而已時英人後至之舟業已連檣內進羅建功等以外洋礮火利於水而不利於陸請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距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守一半撤至城中登陴接應張朝發不可初六日總兵復督水師出洋方至港口有夷人杉板舟一徑入總兵船上投遞信函此即聲明粵東燒烟歸咎林鄧與天津所

選之書大略相張朝發不受麾令軍士開礮擊之夷舟乃
逸初七日英人大小兵船排列口門內外總兵親統各營
兵并放礮相持英人以飛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
營潰亂兵士之傷亡者無數船亦碎裂沈焉總兵方身先
接戰碎礮轟傷其左股不能軍眾兵搶救登岸送回鎮
海於是英舟進泊城下先是總兵出港知縣姚懷祥與典
史謀守城之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羅建功曰在外者
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
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總兵敗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
不得入亦相繼回鎮海姚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典史前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赴村舉招募鄉勇數百人甫至城聞變潰焉初八日漏四
下英兵登岸陷城知縣姚懷祥赴北門外投水死典史守
城門不屈被戕死英人既破定海遂踞城而居之時浙撫
烏爾恭額聞信督兵馳抵鎮海至則定海已陷自鎮臣以
下皆回而張朝發實以受創傷重臥不能起隨據羅建功
等稱其堅執出洋攻勦之見以致兵敗陷城遂奏稱當日
各營弁擬請分兵或戰或守眾謀僉同收台尙有一千餘
兵可以堅守城池何至猝然被陷其爲憤懣撤守以致喪
師失地情罪實屬重大遂奉
嚴旨鞫問而張朝發已越日身死時

上方授兩江總督大學士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勦辦
尋奉

上諭總兵張朝發當接戰時退縮情形究竟如何該撫所
奏未能詳晰著伊里布到浙後提同該革員等嚴行訊究
務得確情毋稍徇隱欽此伊相到浙因張朝發已死仍據
羅建功等供詞分別定擬完案於是張朝發以受傷捐軀
竟不獲與姚懷祥等同邀

賜卹浙之士民寃之

方英夷之致書于總兵也見其不受乃泛舟西行欲自達
于浙撫適過鎮海洋面遇有鄞縣商船至甯波託其代呈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四

商不敢隱投之甯波府署值浙撫過甯知府鄧廷彩得其
書上之書言英國宰相照會

大清國宰相蓋欲浙撫之上問也浙撫見定海已失逆情
顯著不敢以問乃卻其書仍由甯波府交原帶之商人送
還具其顛末附片奏陳

上亦置不問時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仍留浙江巡撫之任續因夷人赴天津追論其事
奉

上諭烏爾恭額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
於接收時並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

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憤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
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欽此浙撫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供供稱當日夷人投
遞書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
得失未便拆閱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城池罪名難道今未
克復定海即為呈奏原書為罪更大是以遲遲僅於籌辦
摺內將退還原書大略情形具奏未經詳晰聲敘係因彼
時防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憤不知請
旨定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祇求從重治罪等語遂按律擬結然浙撫當日得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五

之由實不因退還原書致啟邊釁況義律分道赴天津已
有成見亦不因浙撫退書始行遠訴蓋其時撫議方興林
鄧被譴故復因該撫之垂於上聞而竝論之欲以安反側
之心施羈縻之術也

是年秋八月英人義律馬利遜等舟泊天津海口時任直
隸總督者為大學士琦善義律乃持英國照會中朝宰相
之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憲言粵東燒烟之釁起自林
鄧二人因及春開索償不與遺其詭遂以致越境求撫遂
入浙港之由又言在浙時留遞書總兵不受再遞書浙撫
亦不受不得已始越赴天津呈訴之由相國據以奏聞遂

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該逆尙踞定海逆情顯著而
託以請撫為詞是據邑以要我請以此時錄奪其舟船
而羈繫其酋長俾之繳還定海然後徐議之相國不可旋
寔其頭目二十餘人皆溫言撫之許以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竝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煙案英人大喜
時火輪船先後至者八艘聲稱尙有兵船在後義律見相
國假以辭色遂張大其本國之富強及船礮之堅利出入
抗行意自得甚相國與之議定遂請入都面陳撫事而中
樞力贊成之即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琦善馳赴粵東查辦義律既得請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六

遂自天津起旋去行至山東東撫託渾布具犒迎送皆如
禮奏曰義律馬利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
甚為恭順聲稱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
詰以來船隻止五隻餘船先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
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孟雅喇即東印
度之孟加刺以為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辜負

天恩故由天津起旋後先撥船三隻由天津迅速回南阻
止前次兵船等因蓋義律當在天津時出入騎蹇訟言挾
制相國以羈縻故深祕之而其入都在

上前亦多造膝語廷臣弗聞也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心懷叵測意謂此行如邀允準即回粵聽候查辦否則糾約之兵船在後即張挂紅旗以圖滋擾危言要挾不悟其姦於是中外皆知相國之衰甚而氣餒矣維時林鄧雖被議而閩督則顏伯燾浙撫則劉韻珂松江提督則陳化成皆持勦議而蘇撫裕謙者方署兩江總督尤持不共戴天之憤欲翦滅此而朝食聞琦相粵東之行不禁拊髀流涕而歎元老之誤國也時義律南歸過江蘇制府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乘肩輿徑入伊相大營有衢州守備周光壁者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相方奉粵東咨會與義律分庭抗禮請將莫敢言旋遣家人張喜前赴海上犒師往來不絕于是三軍之士無不解甲而甘寢矣伯麥踞定海數月間撫事定輒聽洋艘四出游奕行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大船擄淺內灘中獲白夷數人內夷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其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俱帳委員護送入粵時白夷有善繪事者上海知縣黃冕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以上則英國女主也于親見其圖說女主之婿曰瑪那那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噴之後見臺灣所進圖說及西人紀載皆與此同是年冬義律回粵適琦相已至粵中尋奉命授兩廣總督于是定海之師既緩而粵東之怨以洩義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七

律此舉蓋兩得之計也初定海告陷之疾置聞上以邊釁之開燒燭實啟之時粵東奏報擊獲煙犯案至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八

殊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姦犯亦未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欽此制使具摺請罪又附片請載罪赴浙圖勦蓋謂該逆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以粵省無可乘之隙故窮蹙而思他逞也原奏維時義律既思以踞定海要天津之求又欲以去林督破粵東之局自琦相受代粵浙兩省罷兵而義律乃得逞志于粵謬為先戰後商之言而相國終不悟也踰年義律見香港不可驟得乃請繳還定海以易之伊相既得粵中咨會始遣員渡海收復並釋夷俘不數月間而羊城納賂之款遂為舟山拜賜之師君子是以惜制府之不用而粵浙之兩敵也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片奏再臣渥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為我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雖變

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煙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于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即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僱資或云以充食用竝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僱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燬于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糴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九

多大抵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怯于心惟其虛懦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恫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姦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于堯舜之教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姦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于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煙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託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蓮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竝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毀化煙土先期出示準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攢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抵謂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卽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

國洋船皆已絕無鴉片性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恩施今既攻陷城池戡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竊不敢稍有游移之見也卽以船礮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爲長久之計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一

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造礮船則制夷亦可以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既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酌籌卽裨益良非淺鮮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窮蹙惟事苟有裨於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堪以仰慰

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文忠此奏正值義律至天津遞書之時

成廟見該夷紛紛投訴率以燒煙爲詞不能無憾于當日辦理之過激然是時粵省晏然閩洋報捷正可合三省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二

兵力爲一掎一角之師而義律之所慮者不在於浙而在於閩粵故必謀去林鄩而後定海之師可緩尤必先去文忠而後粵東之志可逞也據二十一年閩督顏伯璣所奏粵東夷務摺內稱上年八月該逆赴天津投遞呈詞不過藉緩定海之師耳琦善實其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道陸建瀛數次請拘留其人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爲書生之見云云余詢之當日天津之在事者謂義律以燒煙積不平形諸怨望至其嬉笑怒罵之語祕密不傳惟見當天津留宴時夷酋箕踞椎髻有舞洋鎗飛刀於坐上者相國爲之動色是則

義律撫事之請非干之也挾之也又裕制使咨會蘇撫文內首該逆之注意本在廣東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無計可施遂攻踞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于廣東故又逞其姦計擇可欺者而欺之遂往赴天津直隸督院處遞詞乞撫並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好之語督院不識兵機不知夷性墮其計中毅然以為已任一到廣東接署部院即將兵船水勇概行撤去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礮臺上施放礮驚動夷人致令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可哿可恨云云余謂英人所憾在粵而奔疾於浙者粵堅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則堅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亦瑕觀於天津遞書林鄧被議相入粵虎門撤防則其視粵也如探囊而取物矣義律本無就撫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粵東之局鏽緘膝而後為先戰後商之大言以脅之雖欲不瑕烏可得哉

按定海之役浙撫奏參總兵復諫撤守所謂復諫者即羅建功等所供欲撤水師入城以俟登岸防勦者也然當日守兵不多即陸路亦非水師之長技就使登岸防勦亦未見遽能得手而總兵不受夷人信而督兵開礮非有心退蕙者可比至其受傷之重回至鎮海據烏撫奏參後奉

旨收禁閉即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張朝發自被礮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該縣會同城守都司親往查看實係火毒內攻所致等因此據浙撫二次片奏是總兵受傷身死相距二十餘日其為力戰捐軀毫無疑義若羅建功王萬年等相率潰逃退至鎮海迨奉

旨查辦又值總兵已死無可對質狡供避就未可據為信讞也至烏中丞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投之以瑕咎無可諉而其不受夷人投遞之書未為謬妄相國欲徇義律之請遂謂其墜下情于上達耳實則遺書之舉尙不失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四

持之以正者歟

中西紀事卷之五

粵東要撫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至粵尋奉

旨書兩廣總督義律自天津赴浙亦由浙回粵以相國撫
議已定請撤沿海防衛許之時洋艘皆泊虎門外虎門為
入省河之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在外之礮台凡二曰沙
角曰大角皆有防兵自十九年燒煙之後益增戍守凡官
設之師船火船下至漁舟蛋戶快蟹扒籠悉排列口門內
外至是裁減官艘酌留其三之一而招募之舵工水勇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遣殆盡矣義律乘舟來往省會首索煙價繼又求給香港
馬頭行文照會且趣相國回文以昭憑信相國以事關割
地遲延不覆義律見兵勇漸撤虎門空虛數遣人挑戰相
國亟傳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後商未為晚也十二月十五
日英人糾約漢姦乘坐多船直逼虎門外之沙角礮臺三
江副將陳連升督兵拒之初以地雷扛礮擊斃夷兵四百
餘人搜兵不至英人竝力拒之遂奪礮臺陳連升及其子
陳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焉英人進攻大角礮臺守
臺之千總黎志安受傷將礮位推落水中潰圍而出遂被
奪大角礮取水中礮位分兵戍守於時虎門危急水師提

督關天培守靖遠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礮臺遣弁告
急於相國請增兵以固省城之門戶而相國仍執撫議不
許提鎮固請乃密遣兵二百名乘夜暗渡不令義律知也
義律拔兵以要相國照覆之文因前此有戰後再商之語
乃仍以索煙價香港為詞行文照會水師提督立督以三
日內回覆之限相國據以奏聞其略曰該逆不候回文輒
行攻擊迨兩礮臺奪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
照覆藉以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為布置等因函致前來伏
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
氣餒為今之計總須設法先行止住夷船俾得并力籌辦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二

而該夷前日來文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
請其來文接收與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
來文從權照復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
照復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
語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為詰問之
詞觀其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
稟復文書既於

國體無傷或仍可設法籌廉甫經備文去後復准提臣函
稱十六日辰刻即破兩礮將虜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交其
隨帶致該提臣文書一件經提臣發復發去隨又一書列

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于三日內照復等語隨代提臣具
將文稿寄交總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其登覆再辦
現尚未據回報等因是時相國意在緩兵仍執撫議羈縻
之迫兩轍臺奪破之奏至

上已簡授親臣宿將一意進剿義律亦偵知大兵將至所
請不行踰年而粵東之釁復起

二十一年正月相國與義律相見於蓮花城定香港之約
也初英人挾兵要撫數行文照會索香港甚力相國慮虎
門失事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續請
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以易之又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相國回覆相國乃以出查礙位與義律訂期見焉義律凡
兩見相國出其所定貿易章程及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
故事相國皆許之義律又請益用關防相國不可但傳言
屬其安靜守候一面咨會伊相收復定海省釋夷俘一面
據其照會來文附摺陳奏時

上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降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飭即馳
赴粵中勦浙適相國奏至大怒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于此該夷
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
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

出礮臺之語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
被戕之官兵懼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
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
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姦檔
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
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
受夷書膽敢增摺呈遞化為懇求是何居心且據稱同城
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
阿精阿怡良等並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
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是時義律自以香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四

港業經相國說明允給遂於該處擅出偽示曉諭居民指
香港為英之屬埠又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將內地
營汛撤回副將照鈔來文由提督咨會到粵粵撫怡良據
以奏聞其略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
臣忽聞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偽示逼令該處民
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豈敢人心隨據水師提
臣轉據副將稟鈔偽示移咨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
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
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為非計今該夷竟敢將

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爲藏
納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
羊之性反復無常一有要求不遂之時必仍以非禮相向
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鯁鯁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
地外夷公然主宰竝敢以

天朝百姓稱爲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
宜臣無從悉其頭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剿竝令琦善同林則徐鄧廷楨妥
爲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悉心稟請添募兵勇以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壯聲威固守虎門礮臺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
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偽示不敢緘默謹照
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
聚糧建臺設廠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
准其在廣東通商竝給予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
已出情理之外況此時竝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其
公然占踞怡良所奏覽之曷勝憤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
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格
外恩施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理無要可

扼軍器無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宮要
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
著卽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卽行查抄入官欽此維時將軍
參贊已在途次連奉

廷寄令兼程赴粵而琦相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遂續
奏陳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該將軍等到粵復踵權宜請撫之故輒當將琦善前
後摺奏及兩次

硃批給交將軍等閱看復奉

廷寄言英夷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粵會防竝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
到粵後務卽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不可存一通商之
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密
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
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
事逐一查明據實具奏等因當琦相上年之赴粵也 陛
辭出都沿途諏訪通習夷語之人行至山東有東省灘縣
知縣招子庸者廣東人述有同鄉鮑鵬在署素通夷語遂
由東撫推轂擊之至粵鮑鵬以前年在粵充夷館員辦與
義律相識又以販煙土賺重利經粵督查辦私梟入之訪

翠業內鵬懼罪潛逃山東迫隨相國入粵敗與義律往還
所有請給香港退還定海之事皆鵬居間來往作說客
而相國以事關通夷特祕之中外藉藉語漫聞于
上及二角之役

上決意主勦見相國始終欲爲義律乞恩以此益疑之而
相國果以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入奏遂有虎
門之師

二月初六日英夷乘舟闖入虎門靖遠礮臺陷水師提督
關天培死之時靖逆將軍奉

命赴粵尙在江西途次而參贊果勇侯楊芳自固原提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任所先行甫入粵界

上以該逆有先事滋擾之信由六百里字寄將軍等並將
琦善原奏抄給閱看謂該逆退出定海勢必將在浙兵船
歸并粵洋恃眾負隅儘力抗拒若我師兵力單弱遽行進
勦恐有疏失方有旨飭令粵省廣州將軍巡撫等暫時協
力防守以俟大兵之集詎義律偵知謀爲先發之制遂于
是日駛駕火輪兵船直入虎門內關天培督兵守護靖
遠礮臺開礮擊中夷舟一有頃英人以大幫連檣而進我
營軍士眾寡不敵紛紛潰散提督中鎗自刎遂陷焉時威
遠橫槽等處礮臺聞警自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皆

敗走英師乘勝長驅直泊烏涌湖南鎮鎮總兵祥福拒戰
不克與其戲下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會城震
動是月十二日果勇侯楊芳到粵其時各路官兵尙未齊
集而虎門內外之舟師悉被逆夷燒毀礮臺既失礮亦隨
之果勇議以堵爲勦值二十四日英人將以舟師闖入省
河經鳳皇岡官兵擊退不意長潮之際南風大起英人又
添派兵船杉板共三十餘艘乘風擁至迭被官兵轟擊逆
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深入飛礮火箭并力注攻果
勇懼蹈虎門覆轍復議羈縻而彌利堅請款之舟適至彌
利堅者舊制通商之國來粵之貨船也以十九年秋冬間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八

停泊澳洋正查驗進口而停止英夷貿易之令下於是外
洋各國應遵舊例駛赴黃埔開船卸貨者悉被英師船攔
阻不能進口迭奉

上諭所有恭順之各國均準照常貿易值英夷犯順各國
仍阻遏外洋不得入自虎門之役英師攻破烏涌卡座夷
舟直達黃埔因而向準通商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
國貨船隨後進口欲援例呈請開船適鳳皇岡之役官兵
相持英人狡逞于是彌利堅領事赴營稟訴呈請進埔開
船兼爲英人緩頰大意謂該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
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恩準照常貿易加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又言英國貿易之夷人實未隨同滋事若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師船等語果勇見省城危急亦欲藉此以作緩兵之計遂與粵撫聯名奏請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窺省之役

四月英人以舟師橫互省河謀攻粵也初琦相被逮

上赫然震怒趣令進兵而果勇侯楊芳時以勳臣宿將首先入粵義律爲之稍斂績因彌利堅呈請通商據情代奏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九

而義律索煙價香港之吠聲復作粵東省河自烏涌以內其連東之要隘曰嶺德曰二沙尾西南之要隘曰大黃濱皆有礮臺分兵駐守琦相聞英人將入虎門層層撥撤意在專守省城而英兵已堵塞其上下游之路消息不通時靖逆及參贊隆文皆已抵粵問計於林制使制使請先遣洋商設法羈縻俾各夷船暫退稍遠仍將嶺德大黃濱等處密運巨石僱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于岸上多備沙袋以爲擋礮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已撤所有前備之木椿石塊悉被英人陸續起去復以杉板小船往來游奕牽制多端大府計無所施惟嚴重閉

之令而英舟已銜尾抵城下矣初一日英人駛入火輪兵船先泊城外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我水師之被轟擊者損其三艘初二日英人調撥火輪船二分襲省西之泥城泥城者佛山鎮之要路北門之管寄焉協將岱昌與戴罪留營之劉大忠守之聞礮聲倉皇遣道官兵皆望風而靡遂燒我師船六十餘號又乘勝回劫十三洋行修通怨也初三日英人分股登岸水陸交攻防兵皆潰焚毀城外民房火光燭天初五日英人攻四方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凶思時有閩中新募之水勇初到入城督撫飛檄救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

要遣員持令箭截回四方礮臺遂陷焉維時軍民皆閉于城中不得出外援既絕英人距堙而攻之每夜輒以火箭火彈穿射城中軍民重足於是廣州府知府余葆純復請議撫而義律志在索煙價一百二十萬大府有難色越日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懼乃遣余葆純出城見義律許以煙價之半時彌利堅商人有在城外者居間排解議遂定余葆純請令夷船退出虎門外而義律要官更有從旁而怒髮決眦者然卒無以難也省中以初八日解嚴越二日英人始退出四方礮臺靖逆慮傷

國體乃捏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
蹙乞撫求準照舊通商竝出具永不傳賣鴉片煙土甘結
將所付六百萬作為追交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款由粵
海及藩運兩庫給之仍以十五日將軍及隆參贊退駐會
城外六十里之小金山英人乃陸續駛舟出虎門外是役
也

上見夷情恭順姑準在該省通商而粵東節次焚勦之奏
不過為在事員弁虛報功績本

上亦知之不復深詰也

方撫事之定也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示怯一時謗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議沸騰適英人以賂故撤去四方礮臺之兵肆掠於城外

初十日將入佛山鎮取路泥城過蕭關三元里里人因其

淫掠起憤譁然爭逐之于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

一百有三鄉不戒而集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義

律預焉時夷眾不過千餘皆死抵拒被村眾擊斃兵目二

人夷黨二百餘人義律遣人突圍而出走告太守太守慮

敗撫議亟出城排解之鄉民漸漸解散義律乃得遁回舟

中是時將軍參贊尙在省城兵勇未撤煙價未交有以為

事機之可乘者而余葆純乘夜徑出大府相率為掩耳盜

鈴之計傳聞當日余守出城彈壓實奉大府密諭故有文
札可憑後因粵民交誼欲自行呈揭大府止之

誠守告所歸仍加道行蓋大府以此時廉訪者不知耳算有
中謂其私自出城或說言之抑其時廉訪者不知耳算有
城外人聲鼎沸而大府如木偶於是粵中清議尤集矢於
太守遂糾集一百三鄉之紳士耆老喋血誓師語侵當事
竝以余葆純私放義律為通夷賣國之尤而太守自是不
容於粵矣當上年林制使查辦煙案時余方在南雄州任
內奉調至省實相與左右之至是以附和琦相不復自顧
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煙價香港之事及將
軍參贊既至更為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
完城請逆為入之焚勦案內以旌其伐故粵東成敗之局
夫已氏實始終之云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按撫事之局

成廟偶中于琦相先入之言不能無動追舉事一不效輒

幡然中悔授鉞誓師轉圜未為不速而其究也元戎逼

脅于垂堂老將因循于拱基於是粵東要撫之勢成而

邊陲割地之議起矣當英夷垂涎澳門不可得乃役志

于香港琦相亦知香港既給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廠

流弊不可勝言一旦為義律要挾不能自持故其前後

奏辭率多支離掩飾而與義律往返晤商事機秘密即

據其刑部訊供亦恐多不實不盡之處今按相國被逮

在刑部供稱到粵後該夷來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即

攻擊大角沙角礮臺琦善因救急無策佯允代奏給與
香港地方寄居該夷意在挾制即在彼假出偽示支搭
帳房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當即函致伊里布屬其
帶兵前往收復竝有該夷給與留浙頭目信函均入封
內由驛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勘師子
洋面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呈出所議
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當加指
駁其時首府竝將弁及洋商等均在該處伺候惟鮑鵬
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看
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予香港全島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竝擬寄居貿易各條款求為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
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
見虎門危急暫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
島屬其安靜守候俟奏明後方可定議竝面諭鮑鵬如
夷情不順即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凶惡未嘗付
給遂有二月初六日之事等語此其在粵查辦夷務之
頭末也惟虎門不肯添兵坐令失事是相國一重疑案
據粵東鈔傳少穆制使信函謂十五日打仗之後義律
卻用文書與提督竝寄靜老三信限三日內回復否則
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

要事全依方能歇手關李專弁請兵僅許密發二百
名其差官來報與訴據云提鎮兩位在礮臺相向而泣
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云云然則二角既失以後
虎門未失之前此中曲折情形豈非所謂知而使之為
不仁不知而使之為不知持此以轉詰琦相恐亦無謂
以解也至於義律兩次見面仍是要求入奏及關防照
覆之文而索香港一節則當相國入粵之初已稱情而
許之矣開門揖盜百喙奚辭聚鐵為山一錯難鑄何義
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若夫城下之盟其失計在於彌
人請款果勇入奏遂為義律之姦計所乘一誤再誤可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勝言哉
以上所記二角虎門之役多據邱鈔參以琦相供詞之
合者又核之粵撫參奏及將軍參贊在途次所奉前後
上諭
廷寄更證以裕帥咨會蘇撫之文粵東鈔傳林制使之信
義律稱兵要撫之本末略具於此至英夷窺省粵中議
和則靖逆原奏無一微實語惟王廉訪信函得自目擊
顏制使所奏多係確探今悉本之竝附錄其原文於左
以資異日史志家之攷證焉
附錄王廉訪廷閣致閩中曾方伯望穎信

再敗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鎗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足下陳之廣東設礮臺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橋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令人所不能及夷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船之初至省河也因漢姦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德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必爲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喙難辭追臥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於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竝不知內無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姦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

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姦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姦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礮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遠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姦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姦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僞示初一日據引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據報夷眾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聞行香時因於進見參末議以爲夷眾既由香港上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柰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慮者追事敗之後羣歸咎于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北門

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橋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屍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饋緣而往雇一小艇迨迨於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間礮聲即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礮臺兵將卷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馬頭放空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干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用火礮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南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察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于市墮閉此時如遭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於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礮臺將取路泥城三

元里村眾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眾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其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眾可恃愈羣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釁雖人眾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眾乃得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姦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省自少翁查辦煙案以來禁與販社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逆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于是姦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无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礮臺復淫掠不堪

始悟其姦謀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運之勢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夏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無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卽日盪平特以無恐乃原夷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所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關放手殺人救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姦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襪入其中肩挑負運有無數千百成羣流行遁去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眾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輿言及此能無痛哭乎某以輕材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諸夢寐自到貴省

千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茲欲自效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淡言輕徒多掣肘提摩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白旗能無指髮既承之于此地恐亦在眾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運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蓄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纒亦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議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礮臺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城應敵無如將軍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礮臺從此不守亦一恨事按廉訪是書閱督顏伯燾得而上之又照鈔粵東民人誓詞二紙即三元里事逆夷僞文五件一并呈奏因言粵東辦理夷務全局攸關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內據廣東鈔來逆夷僞文僞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效命歸誠之象奕山隆文已於四月十丑日移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尙在城內齊慎亦已入城納賄之後無復以羊補牢之計若謂賊以銀

盡而去必不再來苟且於目前又思彌縫於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於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印信即有以偏僻小港惟該逆屯集貨物之語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其心思知慮固已如出一轍該二臣疊經

聖諭訓飭猶敢復萌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深皆可諉為不諳軍務楊芳老於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為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去琦善雖備撤防開門掘盜而礮位守門之具盡被擄去否亦戕毀楊芳初到並不據實陳奏仰求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聖恩寬以時日鑄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定而與之戰一味膽大龜疏至於偵事是時奕山若再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以釋

主上南顧之慮查香港為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其島曰洪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港可比既被占踞不惟該夷船悉由其便即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其搜括聞已早露其漸我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異即使計日可復而煙船紛紛四出等於游魂此事終

無了局嗟虎狼以內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又增片奏稱正在封摺聞又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戰並懇

恩旨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便敗罷戰安得復有勝戰即初一日之戰亦只小勝旋即退散是所奏以痛勦乞撫欺廉

天聽大膽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理合增片密陳等因然

上見夷情安帖方餉各路官兵調回歸伍而福建有新募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之水勇八千亦以粵中就撫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萬了粵東之局而不能禁其不犯閩浙是直以六百萬供其入閩入浙之資欲其無得隴而望蜀也豈可得哉

中西紀事卷之六

閩潮再犯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夷將犯浙以舟師取道過閩洋遂
 襲廈門陷之廈門當福建泉州之海口與泉永道治焉時
 顏伯燾任閩浙總督因粵東之役奏請移節入廈門增兵
 戍守撫事既成接據泉州及興化各澳洋面探報夷船游
 奕停泊或三四艘或八九艘無虛日方督修船礮預備出
 洋攻擊見粵東夷務附片奏中而英舟大幫已泊廈門外之鼓浪嶼
 口當上年之犯廈也為鄧制使新募之水勇所敗至是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修前怨故聲言犯浙將以乘閩中之不備而攻之是月初
 九日英人駛駕火輪兵船入港制使調集水陸各兵禦于
 嶼口開礮擊沈其火輪船一兵船五俄而英舟直撲口內
 礮臺舍舟登岸先犯陸軍陸軍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搶
 護礮臺不及被夷礮轟擊落水死延平副將凌志署准口
 都司王世俊皆力戰殉焉是時我水師瞭西洋船大幫連
 檣內進皆游涌而逸興泉永道劉耀椿及廈門同知顧教
 忠皆先後走廈門遂陷制使收集潰兵退守同安英人方
 謀逞志于浙踞廈未久即全數駛出鼓浪嶼據謝麟生思忠錄所記夷人在廈門肆掠有鄉民陳氏與之接仗夷眾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車礮民用抬槍以一擊十夷兵死者以百計傷者

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
 廈門而退也鼓浪嶼也蓋英夷本欲犯浙又方受大傷是
 以全數八月制使督兵至廈門海口肅清商民復業遂以
 收復奏聞竝白請嚴議奉

上諭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該督駐扎半年
 之久不能先事預防以致倉卒失事本屬咎無可追姑念
 夷人豕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沈擊夷船六隻此時業已
 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與泉永道
 劉耀椿係專防廈門大員因失守之後轉赴大營隨同大
 兵入廈收復制使以其功過相抵奏請革職留任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二

撫事所誤遠將所募之水勇八千漫然散遣未暇擇其精
 銳撥補水師以及于敗然當其陳奏夷務力排撫局憤激
 填膺方自任專閩討賊之權以作天下同仇之氣初不意
 甫擢其鋒而固已清見勢屈暮氣乘之是則才弱賊強者
 也
 上亦知受降非策擇將為難故于諸臣之功罪是非不欲
 顯為別白而制使以喪師辱國愴愴告歸踰年和議成而
 廈門竟不返矣

八月英夷再犯浙之定海當義律之繳還定海也伊相在
 浙接奉粵東咨會遣員收復奏聞奉

上諭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
繳未集籍詞殺攻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即信以爲真
已有旨令其折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爲欽差大臣
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欽此方制使接署兩江總督
聞伊相在浙逗留不敢進兵心弗善也至是以欽差專任
浙事上書主勦竝以義律心懷叵測繳還定海之說恐售
其欺請飭壽春鎮標官兵仍行前進奉

上諭所奏極是逆夷攻踞定海之後姦淫搶掠荼毒生靈
凡我士民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
以主逐客以眾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佇望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三

大臣運奉功懋膺上賞欽此維時定海鎮海等處尚有
洋船四出游奕制帥遣兵節次焚勦並誅其官船之夷目
一人初英將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
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滯注遂活剝而懸焉制帥既獲
其首令如其法誅之又夷人之死于定海者令軍民掘其
尸而焚之通衢事沒聞于粵東撫事方定乃起報復之
謠以圖犯浙然時夷船方退出虎門靖逆將軍痛勦乞
撫之奏至

上見夷情恭順方飭制帥將寶山鎮海等處調防之官兵
體察情形酌量裁撤而制帥接得粵中咨會以英夷在粵

聲言將移兵入浙報剝皮掘尸之恨現傳聞有新到之兵
船人船一俟齊備即赴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時值南
風司令正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制帥方次嘉興乃奏請于
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旅勁
旅並徐州鎮標精兵五百名由嘉興起行前赴鎮海會同
提臣余步雲撫臣劉韻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又言該夷
以通商爲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奕山等既爲顧懇
天恩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爲一勞永逸之計斷
無僅令其退出虎門仍復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
之謠何以不向該夷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四
各省謠傳不一風謠日甚不但各省調防之官兵未便請
撤即居民人等亦皆同仇敵愾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
于

國計民生兩有關繫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逆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
心乞撫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使各省有所遵循臣不
勝翹悚待

命之至其時英人赴浙之謠雖傳播粵中而靖逆以撫事
方定諱不上聞遂復奉

廷寄謂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

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逗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等因由六百里諭知詎制帥甫抵鎮海而廈門告陷之疾置已聞于是飛檄定海總兵葛雲飛會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兵五千前赴定海扼其內犯之路英夷果于是月十二日濮鼎查部士利等統帶大小火輪兵船二十九艘再犯定海初以四舟駛進竹山門被葛雲飛等開礮轟擊斷其頭船大桅旋即竄去十四日英兵由竹山嘴登岸鄭國鴻等督兵抵禦殺傷相當會連日陰雨轉戰泥淖中援兵不至士卒漸疲十七日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五

英人分三路進攻以小舟渡兵登山撤舟死戰首陷曉峯嶺王錫朋中鎗死壽春鎮一營遂潰焉有頃竹山門潰鄭國鴻死之時葛雲飛守近城以扼道頭街之市埠孤軍苦戰被敵人揮刀削其半面猶持矛手殺數人植立于崖石間而斃是役也三鎮血戰七晝夜連以扛銃扛礮前後殲夷兵千餘又擒其二帥斬之

傳言二帥者濮鼎查安突德也浙撫謂濮鼎查已死即指

以敗也三鎮陣亡

上謂其以四千殘師當二萬巨寇惋惜久之均

飭部從優議卹惟署定海同知舒恭受者初以從三鎮殉難奏請

賜卹在案其後逃避入省浙撫以鬼水遇救代爲開脫茲請隨營効力與粵東之劉大忠先後同授矣

英人既破定海踞城數日統其得勝之舟師自蛟門島進攻鎮海時制帥駐師城內分派甯波提督余步雲守招寶山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守金雞山鎮海以笠山爲外陣以招寶山爲內屏山之上有成遠城前明所築以禦倭寇者制帥以余步雲爲宿將故以當關之責任之而別遣謝朝恩守金雞嶺與爲犄角初不意賊自山後來而提營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六

之先潰也初定海告急制帥自東門城上瞭見提軍所守之招寶山上懸挂白旂心竊訝之乃擇日誓師于天后之神與各營將士約毋得以退守爲詞誰卻縣城一步亦毋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醴酒示無轉念提軍微聞其事值誓師之日遂以魘疾辭不赴行禮制帥祭畢回營愀然不樂語其僚幕曰夷人戰則尙紅和則尙白子見提軍張白旂于山上故以誓師之舉規其向背今其情可觀矣八月二十六日英夷舟泊鎮海制帥方援枹鼓厲士余步雲果詣城上請遣外委陳志剛赴夷船暫示羈縻制帥

不許有頃英人舍舟登岸攻招寶山旋于山之後而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而登官兵腹背受敵威遠城失守英人復分兵攻金雞山亦繞出山後兩路夾攻總兵謝朝恩拒戰不克被砲轟擊落水死兩山既陷督營官兵望風自潰維時制帥家人遙見賊自北門入制帥由東門奔赴學宮趨前護視中塗遇一弁踉蹌號泣呼曰元帥投泮池殉難矣家人急至率潰勇梟水搶救以小轎扛護出城行至徐姚而卒時提軍已不知去向甯紹臺道鹿澤長逃入慈谿詭稱入城河殉難昏迷之際被兵勇曳救以小舟護送入慈而鎮海之文武員弁皆棄城走惟縣丞李向陽死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甯波去鎮海六十里忽聞提軍回署一郡大驚又探報有外洋杉板船隻來至邵港探量水勢于是郡中自知府鄧廷彩以下皆覓小舟奔上虞而提軍亦單騎自南門出居民遷避一空二十九日英人以大小兵船八艘直泊郡城壘橋門下連開大礮無人聲因率夷眾舍舟登岸城門洞開遂不血刃而陷焉夷酋郭士利首先入城踞居府署出示安民始稍稍有至者惟甯東大郡半月之間三城連失而慈谿亦以寇氛逼近官民棄城不守浙撫聞變亟檄飭前任福建臬司鄭祖琛督兵畫曹娥江而守防紹實防也裕帥之幕屬家人自餘姚舟次與戶前進九月初一

日自蕭山西興壩渡江浙撫劉韻珂迎入杭城始備棺衾殮于地藏庵越日歸其櫬于京師具其事以聞而諱言提臣擁兵不救之顛末厥後制帥之家人余升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飭逮余步雲入都實之法裕帥死事既雪奉

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

于諡靖節惟金雞嶺殉難之總兵謝朝恩求遺骸不得喪忠之典闕焉

四明之既陷也浙撫告急于京師

上簡授奕經為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為參贊大臣又飭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八

調陝甘兵二千赴浙進勦將軍以是年冬月抵蘇館于滄浪亭浙撫專任西路之防自江以東坐待大軍籌之惟幄立功反掌時有以專閩太遠為言者而蘇門夙稱繁華都會供帳之隆聲色之悅將軍頗便之于是驛置偵探千里待報又多寄耳目于蘇浙最久之州縣以密謀制勝外人弗聞也時英人踞甯波又分兵守鎮海定海等處東至大洋聲勢連絡浙撫畫江而守紹興東逼慈谿求援日急而將軍以兵力太單抵蘇之後復遣人赴淮徐聞招募山東江蘇義勇先後來營謀之三月未嘗一誓師而東有前任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者請以計取之謂夷船自入內地

以來率漢姦爲之嚮導故所過城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然不過唱之以利非有恩義之結足以令其效死今四明當水深火熱之時紳民靡不延頸望大兵早到而漢姦多其鄉人誠得若輩傳將軍令以重賞招撫之使其皆爲我用我兵攻城先期預伏城中內外相應此兵法所謂因閒也將軍參贊皆以爲然乃統兵自蘇起節行過杭州不少留踰年悉眾渡江而多魚漏師之變起矣

二十二年正月大兵次紹興府時將軍參贊議同日分襲甯波鎮海以牽制援應之賊知州張應雲先期與甯鎮紳士約令投夷之漢姦分伏各處以爲大軍內應慈谿城邑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九

已空夷人聞大兵將至悉退守甯波張應雲請刻日渡曹娥江先據慈谿以爲戰地將軍乃下令移營進發是月二十三日揚威親統大兵駐慈谿東門外即日分派總兵段承福以一軍直指甯波游擊劉天保以一軍直指鎮海參贊文蔚統大營兵駐長谿嶺金華協副將朱貴統陝甘兵駐西門外之大寶山以爲中路聲援又飭張應雲率所募鄉勇一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以爲南北兩軍策應南謂甯波北謂鎮海均約以是月之晦同時舉事俄而師期漏洩應募之漢姦有陰爲夷人作間謀者該夷知之反令漢姦設計勾結駱駝橋之鄉勇倒戈相向一時南北兩軍見

事急先期進勦遂以二十八日分襲甯波鎮海皆不克越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悉奔入大寶山副將朱貴方擬收集以圖進攻而英人已爲先發之制遂合甯鎮兩路之兵長驅深入二月初四日英兵由小西壩登岸過來因橋清道觀循慈谿東門繞過北門來攻大寶山朱貴麾兵首發扛銃自辰至未擊斃夷兵數百人俄英人增兵自丈亭來由散坂橋登岸襲大寶山之後路我軍前後受敵忽鄉勇隊伍亂反拒官兵或直逼于前或暗襲于後或橫衝其旁官兵不能支有頃各營帳房火起兵勇迷亂副將待長谿大營之援不至怒馬赴敵死焉時參贊文蔚在嶺上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

聞敗方欲移營退守突于昏黑之際有漢姦數百人假充難民潰勇奔投大營官兵下山避之行未數里遙見嶺上火起所有營盤帳房悉被漢姦焚毀烟燄蔽天參贊轉回曹江收集潰兵退保紹城揚威自東關聞變已先時率護從兵丁走是役也兩營挫衄喪其軍資器械殆盡夷兵漢姦追犇數十里大軍爲之奪氣將軍留參贊守紹輕舟回省浙撫詢其致敗之由遂以大兵慈谿失利事勢危急入奏又條陳十可慮請操

二月十七日

乾斷又附片奏請伊相來浙于是撫議復起

上授書英為杭州將軍又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因劉韻珂之請也維時英人以慈谿之捷欲逞志于浙西而偵知省城尖山海口潮落沙淤舟行多窒遂思仍由海道以窺西路三月二十六日英師忽退出甯波分撥大小船隻專守鎮海招寶山之要口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將軍聞之遂以大兵收復甯波奏聞未幾夷船遊奕于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城嚴而英人謀進窺禾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于大洋為兩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道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不敢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眾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旂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股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突有漢姦在內接應亦放火箭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敵受傷復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營救送至嘉興越

二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守觀山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礮傷左脇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變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自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酷于是役者也時杭州將軍及伊相奉

命先後來浙浙撫見勦辦不能得手又續奉相機籌辦之密諭遂與將軍謀趨伊相至乍浦設法邊兵植副都統因傷開闕奉

旨授伊里布為乍浦副都統英夷踞乍數日揚言進攻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興伊相至仍遣家人張喜上夷船見郭士利告以撫事有成令其先將船隻駛赴大洋先是乍浦接仗我軍生擒夷人十六名械送嘉興獄中郭士利索之急伊相許俟船退即查明遣人護送至鎮海交還英人如約遂以乍浦收復奏聞禾中解嚴浙之東西稍稍休息然是役也英人本欲進窺蘇松撫事將定仍思挾兵以要之伊相遷延不圓速決浙撫亦自顧門戶苟安目前未幾而入江之患起矣按鎮海之地明人刻石于威遠城上以為平倭第一關蓋浙省之咽喉而東南之一大門戶也定海之役三鎮血戰數日殲夷眾千餘以守則嚴以戰則力而浙東卒

不能保瓌狀深言舟山一嶼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

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

原注明之定海即今之寧海康熙間始
移定海于舟山而改舊衛更名鎮海 順治八年議政

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令副都統

率駐防旗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

前皆棄化外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礮及城內迥非臺

灣崇明之比乃甯波瀕海連岸之南田山墾成沃壤者

反禁不許開而以重兵守孤懸之島轉使外夷得以挾

制此地利之不得者計維棄定海而移其兵民于南田

嚴守甯波倭退鎮海招寶山以誘入之而後于甯江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圭

游狹港塞其去路乘風火攻者為上策專守鎮海不使

入者為中策分守定海則下策也然則三鎮以敢死之

將而位置于必不可守之城豈非以隋侯之珠而彈千

仞之鵠哉若使裕帥當日權其輕重奏請以定海為外

藩而贏師以張之使其既得定海必謀深入斯時以重

兵守蛟門島而招寶金雞為犄角之勢則此五千士卒

之精銳三鎮同心之忠勇縱未必能制其死命而門庭

堂奧之間亦可決然無虞且夷人亦未敢輕身試于不

測之淵而自取其敗所謂未戰而得算多也昔人言明

智審量彼己乃能預有所割棄惜裕帥當日未識以棄

為守徒令三鎮以有用之才與之無用之地力竭捐軀

而無裨于國事豈獨將將之難抑亦

國家用人之厄運也

裕帥初殉難時人言嘖嘖頗有異詞然其投入泮池昏

迷救出行至餘姚舟中正命時夷人方以重賞購制帥

尸遂兼程與尸前進其渡江月日及杭城官吏視其殯

斂具見浙撫原奏中至其誓師一事及余提督擁兵不

救之顛末其家人控詞未之見也後得見歛程梓廷制

使所撰節帥殉難紀略云得自節帥忠難與其之記室

敘述頗詳今多據之原文具後卷
殉難記中 自英夷犯定海裕帥

中西紀事 卷之七

西

謂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書主勦雖未免言過其實而

一腔熱血報國拳拳至其身任欽差大臣予聞其前後

章奏及來往咨會之文古誼忠肝勃然義形於色若夫

用兵之成敗利鈍非可逆規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

文弛武玩一旦禍幾猝發而欲責埋河于一掌倚支厦

于獨木雖知者亦知其難也

國家舊制提督隔坐有事屬參贊從制府取進止況以欽

差大臣統屬文武而令不行于提臣觀其自旂預懸播

貳之情已見祭告稱疾跋扈之形已成律以軍法則獲

其之斬莊賈未為過當即不然亦當如魏絳之於揚干

戮其麾下之一人以徇于軍中即諸將弁皆股栗自致于死地乃慮以閭閻召募不欲訟言輒怛怛不自得至于事之既償而自以其身殉之亦可哀已而論者謂其以剛取敗比之子玉趙括一輩不亦冤哉

慈谿漏師之本末據浙撫十可慮原奏前段語惟奏內不及朱副戎殉難事蓋甫接探報未經確查復據吳侍郎鍾駿所撰朱副戎廟碑增入之碑內所記與浙撫原奏悉符而浙撫奏內所稱城外接仗失利者核其月日即指西門大寶山之戰也夫寶山之創夷足與舟山吳淞稱鼎峙蓋其時陝甘勁兵淮楚義旅皆摩厲以須奮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五

欲一戰而副戎以忠義相激奮力同心若使將軍不募本地之鄉勇不貪三城之收復謀定而後戰則大寶山一營正兵法所謂疾趨戰地以待敵也夷人守甯鎮之不暇豈敢反攻況番性多疑見大兵逼處各有戒心亦可不攻而自退夷人以三月退甯波未必不用大寶山一戰若堅守慈谿以圖進取其退必速是則將軍此舉本非得算之籌何況機事之洩哉至其誤用間諜招募敵人任用之漢姦作為內應反洩其謀以致三城不克兵勇轉多傷亡據其奏中稱將軍回省面述之詞必非有意羅織又言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忝任封圻尚不能深悉遑問

其他等語度彼時將軍在蘇計已先定固知浙省又恐傳播漏洩是以槩從隱秘似亦非浙撫談過之詞惟浙撫所陳十可慮雖係實情然亦與琦相所稱地理无要可扼軍器無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等語同一危言要挾故其附片奏請伊相來浙即為異日請撫之張本推其用心見慈谿失利紹興危甚而省城一江之隔有實偏處此之虞故為此以救眉睫之禍中丞於是為不終矣

奕將軍之收復甯波據其原奏稱大兵進攻甯郡逆夷畏逼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又續奏乘機暗裝鎮海情形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六

極意鋪張蓋其時聞乍浦已定撫議欲窮靖逆在粵中痛勦乞撫之故智也今據浙撫收復原奏為得其實原奏稱該逆之退或因甯郡已被搜括空虛無可留戀或恐兵勇暗襲潛殺不敢久留此語已見為據惟該逆並未受創忽爾退出甯郡難保其不分竄他處冀圖一逞等因又稱該夷于二十六日鼓樂前導而出城查揚威奏稱收復甯波即在是日焉有大軍直薄城下而夷人仍復好整以暇鼓樂前導而出城者

上亦知將軍精收復為名以自掩其半年來一籌莫展之咎亦不復深詰也至其續奏焚燒鎮海其船尤非盡信

之書不足為據又浙撫奏內言該夷在甯郡向居民逼
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揚子江地圖則當年浦既
退焉有不防其潛入江蘇而但以退浙省地面為計之
得此與楊嗣昌之縱楚賊以入蜀者何異哉
附錄廖侍郎 鴻基 參劾廈門道原奏
為道員新升臬司請

旨申諭以釋羣疑事臣近讀

上諭四川按察使著劉耀椿補授欽此查劉耀椿山東進

士現任福建興泉永道駐劄廈門上年廈門失守即係
伊任內之事既不殉節又未黜謫已屬僥倖苟免然復

中西紀事 卷之七

晉授臬司外議頗多臣愚亦不無駭異伏思我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賞功罰罪一秉大公何獨于廈門失

守之劉耀椿轉加

恩擢或其人才具甚屬難得略前愆而期後效如秦用孟

明之意非他人所可比方抑或查明廈門失守全係顏

伯燾一人之罪伊死須分任其咎亦所

特旨明白宣示以釋羣疑否則該道員忝冒升階未愜眾

望事件猶小誠恐統兵之將帥守土之官吏誤會

聖意謂夫守廈門如劉耀椿者不特免罪更可升官將來

更有何人為

國家守城捍禦敵乎此其所關丁

國事軍心者最巨臣于劉耀椿素先識誠以夷務方殷
賞罰勸懲為行兵之首不得不披瀝愚忱言昧密陳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此奏當奉

上諭劉耀椿上年失守廈門經該督奏請嚴加議處維時
因閩浙兩省失守官員尚多未據奏到是以未經降旨
懲辦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蘇三省失守城池各員著該
督撫迅速查明參奏毋得再有遲延遺漏劉耀椿既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去

應得處分自未便遽加升擢著以道員留于福建交怡
良差遣委用仍著入于應議各案內一體核辦欽此查
自廈門陷後寇屢浙省則定海之舒恭受鎮海之甯紹
臺道鹿澤長甯波之知府鄧廷彩均經浙撫奏請隨營
效力迨該夷入犯大江則江蘇各官吏無不紛紛效尤
自侍郎奏後始將各省失守之文武員弁次第查辦然
自余步雲外其餘槩從未減重者僅子道成遂無不及
于

寶政矣

中西紀事卷之七

中西紀事卷之八

江上蹇妄

江上議款

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英夷以舟師犯江蘇寶山縣之吳淞口謀入江也時陳化成任松江提督督兵創夷人于海塘之東兩江總督牛鑑擊援兵走吳淞遂陷軍門力戰死之初軍門自福建廈門改調松江于二十年夏莅任提督駐劄松江甫六日而定海報至遂督本營兵馳赴吳淞口相度形勢建行營于海塘高岸上設帳房居其中寶山大令請入城不許又請築館于砲臺之左右亦不許是時伊相方奉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一

命為欽差大臣裕帥以蘇撫攝兩江制篆聞有夷船遊奕寶山洋面即日馳驛前往至則被軍門轟擊遠竄矣隨具摺奏稱七月間有大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內有一艘闖入內洋經提臣陳化成督率弁兵開砲轟擊及其船尾該船旋即轉帆開放兩砲不能及我塘岸駛向東南深水大洋須臾不見蹤影因該夷船來去難測時已傍晚未經窮追河屬老成持重之見又言提臣陳化成不避風雨寒熱住居白單布帳房與士卒同甘苦已將五月號令嚴明軍民恪守紀律等因蓋以長城倚之也軍門自此專閤海口听

夕旁皇未嘗離行營一步上年秋廈門舟山告警軍門以寶山東南為吳淞黃浦二江交匯入海之口實為上海崇明管鑰於是激厲將士拊循軍民冬則踏雪巡營夏則海潮作時帳房水深尺許未嘗一移營就燥地躬習勞苦以為士卒先本年四月午浦失守江浙騷動軍門嚴為之備飛咨制府請益兵時牛督駐師上海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藤牌八百軍門益恃以無恐是月初六七等日有夷船火輪四由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督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鎗砲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丈餘輪烟蔽天牛督驚疑束手軍門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鎗砲某經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二

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砲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援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督意稍定初八日英舟排陣而入軍門磨令開砲首擊沈其火藥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其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卻繞出小沙背適牛督統兵來教場提營將士皆惟呼踊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檣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砲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擁制府回城牛督亟棄冠靴襪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砲臺登岸繞而西時守備韋印福等守西砲

奮力戰不克死之軍門兒軍無後援撫膺頓足歎曰並成
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遂中鉛子傷噴血死夷兵乘
勝入寶山牛督已自西門逸出有頃火起西礮臺存儲火
藥悉被焚燒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轟斃之兵慎
甚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
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八十里間變自監司以下皆覓舟
遠遁商民遷徙城邑已空英師舟泊新閘登岸遠北門而
入遂不戰而陷焉惟尤提軍勃統壽春鎮兵二千守松江
英師方自上海進攻官兵并力抵禦放礮相持二日而退
中流砥柱賴此一軍而一時論者獨惜吳淞之戰功虧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三

贊牛督擊提臣之肘而不知己自斷其右臂遂以釀京口
白門之厲階則其罪蓋浮於余步雲矣軍門之死有武進
士劉國標者負其尸匿蘆葦中越十日嘉定大令練廷璣
求得之遣人昇至嚶城殯於關帝廟嚶人爭詣哭奠繪遺
像祀之事聞得

旨賜諡忠愍

六月英夷欲由海入江先自上海駕杉板小舟擾及無錫
之邊界及江陰靖江等縣鄉民聚眾逐之不勝去遂自福
山放洋游奕於圓山關外關爲由海入大江之口先期有
鎮江紳士請於常鎮通海道周項以圓山江面隘隘一水

中泓兩岸設防火攻足以及之周乃親詣圓山相度形勢
紳士借往爲指陳堵截守禦事宜需費數萬觀察周歷海
口笑曰挺而走險彼必不來來則俟其擱淺而圍之虜在
吾彀中矣糜數萬金以設萬一之防誰其任之時當盛夏
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又值南風司令英舟揚帆乘潮而入
是月十四日英夷火輪兵船悉抵鎮江城外至則登岸滋
擾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督劉允孝督兵禦於城外見兵
力不支退守距郡四十五里之新豐地方外援既斷英師
距垣攻城城中惟駐防一軍差完副都統海齡率以死守
攻之二日不克夷人乃以火箭射入城中延燒近城房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四

火光燭天遂乘開架雲梯入城先開城門城中居民紛紛
逃出乃以兵攻駐防殺旗民無算副都統闔戶自焚擊全
家殉焉是役也官兵內外數千人不戰而潰常鎮道周項
及鎮江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後棄城走其
駐防之民夷人積恨無男婦少長皆屠之驅羣羊而攻猛
虎其不格明矣京口既潰瓜儀一帶之鹽梟乘閒劫掠夷
艘來往游奕擊而焚其船居民望見烽火弗辨也僉以維
揚居天下膏腴之地又當其下游順風揚帆半日可到淮
之場運兩商尤岌岌抱垂堂之患時有漢姦之謀者在揚
謂可乘危以徼利也乃揚言英人戒師期將因糧於揚以

規取江甯非速備贖城以求免者禍且旦夕至贖城者夷人挾兵索賂之口號也商人聞警將謀盡室行適有在場城開張書畫館之江甯民者素善於淮南之門下客顏某請身至京口詞之謀者以告馬利遜呼之入索賂款六十萬江甯民請減其半馬方欲疾趨江甯意不在場而獲備來之利許之歸以告商人而淮南皆中落咄嗟無以辦具白於使使但明倫但不可商人曰納賂以行成不猶愈於齋糧而藉寇乎但一暗無以應乃作爲商人提借之款飭總商具領事後歸償即日交顏某借江甯民致送京口遂以紆禍迫白門撫議定後在於本年所付之六百萬內劃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扣使商人浸浸置身局外矣

是月之下旬英夷濮鼎查馬利遜等白鎮江駛駕火輪兵船八十餘艘連檣上洋自觀音門至江甯北河外之下關傳烽舉火照徹城中時牛督方自上海回沿江告警一日駭驚然不謀江上之守惟引領東望日遣人探欵使起居而齋帥方自浙西起節伊相初到大局未敢專也夷艘抵城下趨之急牛督飛書照會以欵差大臣已奉

諭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七月初三日伊相遣家人張喜偕揚州商夥先詣英舟傳大府意驕靡之濮鼎查馬利遜設語曰青將軍到未知何日若歸語欵差制府爲我

治邸舍於城中入而徐議之可也答曰通好出自密旨非百姓所得聞待者將軍至宣揚

上意曉示軍民則四海一家矣馬利遜曰我軍數萬里遠來轉輸無及方謀就食於城中若必欲俟善將軍者速爲我辦餉楮三百萬二人者歸以告伊牛時新調籌春鎮兵已抵城外將弁陳平川等皆憤憤請決一戰牛曰虎鬚未可撩也曰然則請閉城登陴而守牛曰是令寇疑我時江甯京口將軍在座聞之拂衣而起南畿城守其嚴重視京兆將軍錄鑰牡啟開必以時制府遇有急事夜警傳呼必遣人告將軍索命箭然後得啟方夷船之泊下關也將軍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六

亟傳令箭開城城中凶惡時居民方戒京口焚燒之禍盡送其器又遷新舊殯厝于郊外猝聞重閉之令漏限已促填塞城門有枕藉死及推棺而暴露者制府止之不可乃劫將軍將軍亦具疏劾制府然牛督惴惴恐誤撫局伊相來往調停約以已啟申閉迨見敵情巨測牛督殊無意戰守怒而歸傳諭旗兵閉駐防之內城設紅彝礮于城上邊對制署居民益恐維時英夷已將要求各款先行照會款內一議索煙價商欠戰費銀二千一百萬一議準奇居買易于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口一議英人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月平行禮其餘則劃抵關稅釋放漢姦等

款未請鈐用

國貨以昭誠信要三帥刻日肅諾初六日黃帥入城先按其所請各款逐一照覆稍稍駁詰之英人不可又問請釋鎮兵之至也謀先發以制之初八日戌刻夷舟突張紅旗旋分兵安設大礮于鍾山上山在城之東北俯瞰全城牛督初以議撫不謀扼險而守遂爲所踞揚言請朝攻城牛督亟遣人止之初九日三帥遣侍衛咸齡江甯藩司黃恩彤甯紹台道鹿澤長同張喜等前詣下關夷船上告以所請各款業已據情代奏俟奉到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七

上覽而憤甚以其奏示權臣是時滿首揆攬機務謂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勦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于計爲便

上亦久厭兵而幾幸外夷之一悔禍也爰排廷臣之議而許之惟福州係省會之地

飭以泉州換給所請鈐用

國寶之處著易以該大臣等關防時三帥退兵之後將以修好先遣張喜等上船約以十五日相見于舟中馬利遜通曉漢語有傳其爲漢姦之仕于夷者語來使曰我夷人不諳中國儀注必欽使制府之來也者請以本國平行禮

相見蓋夷人拜跪之儀惟施之于天主其見國主則免冠屈一膝若平行來往惟舉手加額而已屆期三帥率侍衛司道等前詣英舟與濮鼎查等四人相見皆用夷禮申訂盟約十七日各大吏復親詣下關具牛酒犒師濮馬等忽辭不見大吏回城亟遣張喜登舟問故馬利遜日前定之款無可通融苟中悔者將執橐鞬以周旋何以見爲蓋多魚之漏師也大府奉到

批示懼撫事中沮視不以閩仍奏乞

天恩俯如前請又稱鈐用

國寶乃其本國主所藉以覘向背從違者若不奉允準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八

議各條一槩不行等語

上知三帥之危言要挾而度其不能戰也趨卽依議完案三帥果于覆奏之後堅訂前盟一一如其所請十九日三帥率同城文武前赴儀鳳門外之靜海寺時濮鼎查乘坐綠呢大轎護從兵丁二百名整隊來寺相見會話將前議各款先後畫諾二十一日英將濮鼎查馬利遜等由旱西門進城至上江考棚答拜是日大吏傳集四營兵擡隊鼓吹升礮迎之入城馬利遜來往傳說議俟本年六百萬交款後原議二千一百萬本年先付六百奉到殊批鈐加

國寶即全數駛出吳淞口外是役也三帥拱手受盟一詞
莫贊而居間作說客者張喜及商彰顏某預通消息黃恩
形鹿澤長因其介紹數至舟中以締三重臣之好兼為億
萬生靈請命舒恭受來省差後亦效奔走之役浙撫所謂
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也將軍德珠布者遇變無遠路獨偏
強不附撫議遂與牛督有隙者伊再三緩頰始撤駐防城
上之嚴然將軍足不上夷船聞撫事成輒決肯呼老牛而
其首禍也白門事定黃恩彤升任粵撫鹿澤長舒恭受
本以失守論劾續經耆相及浙撫先後保奏得從末減而
張喜顏某者亦奏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九

於給五品頂戴皆以預撫事有功云

按吳淞之役關係江上全局牛督掣援而走不知其開
明指盜之禍馴至于兵臨城下俛首蒞盟遂為東南戎
首疎軍門竭三年熱血盡瘁匪躬固已操勝而後戰之
算不意非其所遇乃與性怯觀望之元帥其事以殺其
身自非天威軍門既沒吳人撰表忠紀實以記其事其
前以忠義與牛制使原奏相符後段則制使掣援而走
白之之迄今所敘述尚表忠紀實外參以毛侍郎式鄂
所撰忠義祭文及浙人所記忠愍遺事宋入謝某尹請
忠忠錄歸
罪牛督淞口一節然則軍門之死其非戰之罪明矣關

軍門之死也琦相實殺之裕帥之死也余步雲實殺之
陳軍門之死也牛督實殺之觀於三忠殉難之本末則
千載而下必有援曲端武穆之律以成定讞者其亦可
為長歎也已

京口之役

上飭查明副都統遇害情形蓋其時常鎮道周瑛棄城而
走聞副都統之死僅干

嚴譴乃訐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嗣奉

旨交者相查明城陷之日該副都統力竭自經實非被人
戕害更尋獲其尸並一妻一孫于灰燼中又拾得都統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

印信及所著袍襟並其妻玉環確據取具合營及紳士
切結入奏周以稟訐不實與城陷未經殉難各員一體
議罪京口士民以其復讞殃民又欲陷忠良于死後編
百姓于非辜乃編為十字謠揭之通衢周慙憤而去人
言之可畏如此

自門之撫英人挾兵以要之牛督危言以脅之予聞其
奏詞言形勢萬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鋪張鍾山架
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壩道聽之語
不知傳自何人而任意指稱以效腐鼠之嚇牛督之罪
上通于天矣者伊初到預存一不敢戰之心而先人之

言方寸已亂開門之損借一無謀雖欲不撫烏可得哉夫浙撫之薦伊相此爲請撫之張本伊相退乍浦之兵是時者相方在杭州將軍任內業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致有畫蛇添足之後圖是浙省餉以甘言而蘇人受其實禍甚矣牛之惡不如劉之點也富夷船泊下開時伊相張喜俱已到省牛第閉城而守必有從旁而解紛者既不能哲師討賊視其力之所能爲則當袖手充耳姑聽命于發蹤指示之人毋令天下後世以我爲首難不亦可乎怖牀非勇越俎非知受辱於夷人而屈身于厮僮其亦可已而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一

不已夫閩撫事既定夷人但請者伊列銜而牛督不預焉嗚呼此毛遂與楚王定從呼十九人于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牛督本因者伊以成事正宜置身局外何至一朝閩變不勝其酸醜而亟亟焉欲攘臂于其閒欲以紓禍不恤人言牛督其愚矣哉

附記白門刊上遺事

壬寅款議既定濮鼎查馬利遜入江甯省城大府宴于城北上江考棚馬利遜者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其人給辯多智謀濮以武臣統馬兵將而折衝樽俎馬利遜實左右之方飲酒正酣馬利遜

告三帥言我兵來時本不敢遽入內江輕造重地緣先期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泮安徽至蕪湖爲止其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

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若和議不成長江天塹固將一決勝負也此當日文武員弁所共聞者並聞者相舉以告人謂馬利遜如何識得長江天塹之語是則井底之見也白門人傳撫議定自馬利遜一人之手而馬利遜之見于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鼎查行皆書其官名非前後一人也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十一

馬禮遜傳者是爲嘉慶二十一年來中國之副使其名曰羅伯得幼入書院習耶穌教弱冠游粵中習中土語言文字歸爲英之翻譯官二十一年隨正使至京師以不習拜跪辭歸歸管華英字典又購中國書萬卷儲于英之倫敦書院庫中道光十四年卒此西士之彬彬爾雅者又據庚子辛丑開澳門月報言馬利遜自云只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義卽爲甚遠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略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疑卽道光年間來中國者其言略識中國之字自是謙詞歐羅巴風會日開又兼中國不得志之儒生藉通

番以糊口其識得長江天塹之語固無足怪也惟牛督當日亟亟規措撫事不謀江上之守夷舟由數萬里入中土每到口門輒先遣漢姦駕小舟入內河測量水勢或即僱當地漁船爲之嚮導中國不備不虞是以敵人覘其虛實易而侮之觀馬利遜云云正王廉訪所謂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者是年安徽巡撫程懋采聞寇至鎮江督兵堵蕪湖鑄鐵鎖橫于東西二梁報銷十萬兩議撫之後棄置江干遂爲廢鐵昔人謂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今夷人探水七次無過而問焉者鐵鎖鐵椎何益于事哉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七

方夷人之至下關也江南黃方伯恩彤令城內行保甲之法凡居民鋪戶對門五十家立一柵給以牌冊晝夜夕閉以防城內姦民乘亂劫掠白門人初甚德之然其出示安民則稱事人爲乞撫而來非求戰也自張喜通撫事消息後方伯親詣下關與濮馬等訂盟來往日益密有傳其一日在城外夷船上夜飲一宿未歸初英人以舟師至又分股由陸路擾及句容鄉鎮嗣聞城中議撫散兵以待其時漢姦方充斥于城內外而夷人自以其言語衣服與中國異增郭之十里內不敢輕身出游居民亦微聞撫事成弗備也迨夷人自上江考棚宴歸

意侈體泰游覽湖上及聚寶門外之報恩寺觀者如堵數日後有夷人在南門外目其婦女之酋白者執手調謔居民憤憤糾土人拌而毆之受傷者歸舟訴于其酋首怒起眾將執戈赴關方伯聞之亟登舟往謝而酋必欲得主者按問方伯乃謀于兩首尹以翌日加鎖軍犯數名充歐者詣夷船謝罪事始寢旋出示曉諭軍民謂外夷重女輕男執手是其本俗爾居民慎勿驚疑致礙事端等語江南人傳爲口實當二十年餘姚人獲夷婦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國中大臣進謁女主皆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此卽方伯重女執手之所本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八

云時又有鹿澤長舒恭受者係浙省失守之員劉中丞力爲開脫又推轂于耆相帶至江甯遂同與撫事之局蓋二員自論劾後隨營效力因委赴海疆偵探軍務遂數數與夷酋馬郭等往來故白門之議雖方伯在外主持而鹿舒二人陰左右之浙撫前奏該二員爲夷人所推服後又奏稱該道等隨同措置折衝于口舌之間亦復著有微勞等語一時清議所及以爲汗澱刻章欺朦天聽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哉
當三帥詣夷船相見其時侍從之文武員弁多係四營中人歸述其事言三帥登舟濮馬等皆回避有夷官引

至舟中高樓上拜謁英國主像畢然後與英使用平行禮相見大吏唯唯如命而諱述其事又以為樓上所供即天主像者不能具悉也又傳聞款議既成夷船尙未起旋值是年八月初十日為

高宗萬壽之辰夷人築壇于下關之靜海寺外屆期夷酋皆北向呼

高叩祝則以為君臣之禮固當伸其易地之敬矣惟彼國人自言非入廟見天主不跪而所繪朝儀圖傳寫流布予親見之乃知其屈一膝者即其見君父師長崇敬之禮佛經言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今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中印度為古佛國此即西人屈一膝之所自來今旗人請安亦屈一膝漢人效之凡屬吏見長官皆以此示崇敬是則中外之禮大略相同而其舉手加額亦與漢人之拱手推手相似也

畏人納賂之事江壽民因之以為利但都轉貪之以為功而徵幸于十年之前厲梗于十年之後觀咸豐三年粵匪之禍豈造物之有意弄人邪何其人其事之不約而同也但以詞科清望出視饒務曾在兩淮署中取聊齋志異親加評點以為此感應因緣足以勸善懲惡者是則于戈擾攘之秋侈談果報抑亦坐不闕堂之長首

戎服講經之元帥歟江壽民以保護維揚有德色出入于官商廨廡中公私秘密皆得預聞三年賊陷鎮江有姦細入揚城偵探江識其人遂欲效前事以賂止之適但都轉助防在揚與現任都轉劉良駒同署守禦之策二十二年之事但以身在局中謂江壽民膽略過人淮商亦信任之于是兩都轉意見相合悉聽紳商區處而相率為掩耳盜鈴之舉迨江至京口賊目欣然受賂告以此行志在北上海淮源河勢不能越刊溝而飛渡也乃約以過境不入令官員暫避城外事過之日猶得以守城退敵論功于是自離使以下皆出城江壽民自謂

中西紀事 卷之八

未

得計以其身質于賊營中賊抵鈔關託以入城覘視帶領數百人分住城內各廟宇秋毫無犯江壽民徧告居民按堵無恐時

上方飭漕運總督楊殿邦督兵駐守揚城禁營在外江壽民見城中之賊日益充斥方欲詰其敗約而賊聞續到之官兵反責江壽民預通消息欲以空城計陷入重圍遂鞭壽民貫其耳驅之登城以退官兵江自以賣城之罪百喙難辭因乘間自盡賊乃下重閉之令樹幟負嶠振臂一呼羣盜繼起維揚之民方抱虎熟睡而不之覺蓋聚而賊者過半矣夫重賂以求免此所謂救亡之不

暇其辱已甚而乘危徼利之市備輒思僥幸于再試乃以一郡人委之釜中几上而身亦隨之是則修江壽民之尸而寸磔焉何不足以比死者之一酒而合城自都轉以下方信其墓拱尸居之噓語冀以支持傾厦解救垂堂信乎一之已甚矣但以二十二年之役商人德之故其罷黜後仍來往淮上迨粵匪東下奏請隨營效力卒以此蹈前車之覆轍而身當其禍致令他日過邗上談往事者輒以但江二人爲始終成敗之關鍵有識者惜其身任專圻而失身于市井也

中西紀事卷之九

江上變遷

白門原約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鈔傳在外子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億中者因撮其大略于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甯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于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正宜與之說明作為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省會乃該夷竟以香港為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陸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

中西紀事 卷之九

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雜稅皆輸之于英夷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責而猶存其名者且不可得子竊慮汶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準在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州省會奉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然死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夷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遠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臆陳八弊今因索甯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卻不爭甯波予謂既得甯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滙何待予

索江蘇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江浙名為一口實亦二

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日

入室操戈矣此壬寅私議之原葉而後來應驗遂不出意

埠下與麻六甲新嘉坡既異又核其所收地租稅各款

每歲可得十餘萬居然中國大開一棧之額矣福州通商

意在武夷山茶見第三條中後見梁中丞歸田瑣記有致

劉中丞鴻翔一書中云款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

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勝武夷

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開早傳該夷欲買武

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得馬頭則延建一帶必

至往來先居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某國商

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

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

塘汛各兵開砲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

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于江甯

浙江廣東也乃江甯浙以屬之此所不解況中原濱海各

連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所不解況中原濱海各

省不一而足倘接福州之例于山東索登州馬頭于直隸

索天津馬頭于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唯命是聽乎况

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援英夷之例亦于濱海

各省分設馬頭亦將離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

尚有百十里之遙蘇省城外距海亦不過百里浙省江

城外距海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于各省

會城於精分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以上云云核以後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二

一約內但載通商之馬頭而不及其不準通商者是蹈粵

東之故轍也請逆以六百萬圖了粵東之局而不及江浙

今又了江浙閩粵之局而不及山東天津在當日誠慮其

畫蛇添足有意外波瀾然當二十年義律天津還書回過

山東求見撫軍安知非藉以察看登州一帶地形以為異

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由福建廈門
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請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
逆暨東學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官與該
夷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
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清款後該夷以一火輪船徑
赴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唇舌邪况遼東
環海為衛居庸關外

陪京神靈宮寢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
行為回空自北南行為正載是則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
區焉可不慎與議之次年兩利聖人果赴天津呈請通商經部中駁回三十年英夷入天津亦即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三

此意近日天津議撫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
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億度之不幸而中者
一約內二千一百萬之款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
皆為重給何者粵東之六百萬名為追交商欠實烟價也
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曾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核其成本
減半給之推算箱數銀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請逆當
日據實陳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萬藤即使准馬
等任意浮開亦可撥場商三十萬之例照數劃抵况請逆
以追商欠為名商欠之數于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
是則六百萬之增款仍是義律在粵所索之價以不足又
增商欠三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

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夷詰問中國兵興三載所費餉需
數千萬亦應責令該夷繳出以聞執其口傳聞當日議及
此款張喜拂衣而起是在僕隸庸流尙知心抱不平怒形
于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日議款費澤長舒恭受隱忍
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
受賂之款迥非通欠可比按年分給倘有短絀何足計較
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東
六百萬夷人爭白門爭息該夷狂吠之聲足令強者決皆
用外洋法馬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燒其行棧
名目起于白門遂于八年寇天津時索商欠二百萬至軍費
京師又增四百萬於法夷亦效尤索之如數作餉之調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四

不知伊于
胡底矣
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一字若以為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
內禁之弛姑勿具論而該夷牟利于中國者實即以此為
大宗今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遺大官課日形其細
抵欠曾死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
禁之原議則彼逞其桀驁勢必開關開稅聽其夾帶偷漏
而後已是我徒博收稅之虛名而受漏卮之實禍也昔明
人因中官擾累請罷市舶司議者謂中官可罷而市舶司
必不可罷以國家大利之權未可操之于商販之手也今
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弛于是利權操之于外洋而烟土遂

為各行之首端此豈特漏卮之患而已哉王與通商之後鴉片之禁大開
直至咸豐八年始定稅則是法窮則變也

一約內準其通商各夷除俄羅斯外皆得援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郎西亦後至于是白門之約專了英人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夷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夷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騎蹇粵東奉

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无居間謀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白門之役浙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夷船十隻之信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五

而法人藉講款來上海又至江甯是皆覘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賂款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鑣或合謀而定從為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夷一國而已哉款議既成各夷皆在粵東援例以請而俄羅斯亦增英
俄海船駛赴各口遂有二十年後合從稱兵之事此皆
億度而知
其必然者

一撫議既準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開所定頭絲綢緞等貨皆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夷不能無顧忌也前年夷人援浙曾望顏倡閉關之議以為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

命即使將來誠心悔罪奏懇通商仍不許其逾額多運又

另片奏澳夷互市亦請定以限制等因查舊稿乾隆中葉因厄營叛賊舍榜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遂絕其恰克圖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市大黃子粵每國限以五百勛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石緣每人所用无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等現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準逾額多運即為箝制之方等語子謂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洲之大中國其一隅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謂其為末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六

業也今以末業耗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夷馴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採囊拾芥加以各省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叩杖詢齋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其子取子求不敢究詰然則二千一百萬之款特其

太倉中一粟之利而讓撫者買買也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人口
出口皆有貨單除烟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百中取五
同科其餘則銀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向例不准通

商者今悉弛禁輸入第五條約內其實自壬寅通商以後一律出口亦帶偷漏之弊與烟土同今悉弛之禁欲羊之亦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夷人挈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夷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挈夷婦一名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挈眷一層敘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福州則有省會上海甯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晰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挈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夷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子見江蘇探報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七

言定海有士人持其愛女以獻于伯麥一時夷船來浙多挈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挈之至當塗為子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夷酋可以紓禍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酋亦報之如禮又見城鄉眷屬與夷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衽而言侏僂母亦地氣之循環感應于人事者與議撫之女年夷人即請入粵城卒釀粵中之禍而閩中已于道光之季擅在城內島石山上起造房屋皆見前卷

一約內該夷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

堂皇通事導貢使入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夷自嘉慶二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聞者非之今約內改用平行禮毋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夷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夷何者為總管何者為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咨會為憑今一概抹煞將來住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謂倒懸之勢足反居上首願居下者也近聞該上海每出入前驅者執旗導之行滬中自上海道以下通于塗皆屏騎從息鼓角以俟其過其後天津新議定正領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八

事與道臺同品則領事與知府同品其高領事所理不遺貿易瑣屑及華夷爭訟會同地方官平其曲直而已自領事與監司敵體凡有華夷交涉事件徑行越訴不復知有府縣豈非手足倒懸之明證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國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攻之謂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諭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于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而傳者日多恆以夜集堂中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來白晝公行何所顧忌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此約既二十五法郎西在粵請募華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據以奏聞部議允行見前第二卷中皆自白門條約載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姦一條尤不可解漢姦受雇於外洋或充其間謀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夷即欲袒庇亦須假託彼國之人求官釋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鈴尚為名正言順今約內明指漢姦勒官放回是此輩恃夷犯法叛逆彰彰漏網而出昔日有罪尚須遠投外洋一自夷人寄居內地則竄身尤為自便矣予謂該夷業經就撫應責令將夷船上所帶之漢姦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畧盼今不責漢姦于夷人而夷人乃索漢姦于中國是胥天下而為漢姦也英人曾在新嘉坡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束修薪水皆數倍于中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九

國又聞粵中罷兵後該夷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為漢姦者又不止刑餘商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姦之魁而和議之戎首哉

天津之役股先備奏稱李太國即廣東嘉應州人而魏默深曾議其

父子金陵善已世為夷官父子同名備外洋例也

附錄浙撫劉 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鄙人不能不鯁鯁過慮者查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夷船十隻倘該逆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

人託名復出則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逆在粵曾經就撫迨給子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某某今年委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該逆仍向商船阻勒勢必不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九

能聽其病商擴課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又如粵東林維美之案何以跋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之戰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勦夷備該逆猜疑阻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姦盡為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姦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插否則介夫夷漢之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將陸續投洋匪徒

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釁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眾驚惶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于官而與開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在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絲戶數里夷兵單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儻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聖以昇夷轉瞬之間即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彫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夷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一

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準以貨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无赦而釐隙之門即在于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于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紬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甯郡爲全省菁華又被逆夷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款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饑民滋事節經勸捐振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蹶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勸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

浙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蔽惟含容亮督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芫硝忽爾賤眩一醫違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治仍用硝黃而銖兩輕減配方雜亂屢試屢劇于是庸醫羣以爲硝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朮不復誤眩而自是遂成痼疾不可爲矣就今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死門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于死人和之敗敗于失策逆夷之反覆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十二

已僂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爲逆者漢姦也除尋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爲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于夷藉夷之勢作姦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況夷旣以兵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來文武官吏皆將尹邢遊而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百里深入漸進又遶遶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能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卽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只

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儒怯洋盜出沒
伺劫只須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便已膽落五也挾兵
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爲英人習服此後貨船
皆附入英夷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然此時所痛心切
齒者只在用兵如兵可用區區之稅固不足云耳黃巖
一縣无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間無其人月白燈
紅乃聞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七也兩年來干戈擾
攘專爲禁烟卽爲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
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以恃以納稅課通貨物
者銀也今法窮于夷銀盡于夷雖欲戢兵其將能乎然

中西紀事

卷之九

三

大局既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
爲平允耳

壬寅之冬予見通商議款鈔傳在外因答友人書論其
事以爲今日之英吉利非金之比今日之

天下非宋南渡之比諸大臣忍于欺

天聽而不能購江浙耳聞目擊之鄉愚漢馬等足以恐嚇

諸大臣而不值野老農夫之一嘆蓋憤激之語也續見

劉中丞致三帥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一

語足以包埽通商後一切弊端惜其言行之不符也何

者白門之撫者伊二相成之二相之來浙中丞使之當

日保薦伊相明明爲請撫作張本若謂二相之撫敗于
失策則何以同時在浙不身入局中而謀之于故謂其
救目前之急又欲惜身後之名非刻論也試閱其後面
所謂攻補兩難和戰俱敗比于醫之用方藥以爲確黃
參朮之不善用皆能殺人然則耆伊請撫比之于醫固
東垣景岳之流弊也今有主人在外聞其家人之病也
示之曰亟召某醫來及醫以誤治而輕者劇重者死主
人能毋悔其擇醫之不慎乎劉固知確黃之不效故急
而求之于二相及其用參朮也則向之誤眩者易而爲
沈痼于是束手而歸咎于大局遂倡爲攻補兩難和戰

中西紀事

卷之九

四

俱敗之說以自諉是何異庸醫之殺人而以爲是有命
焉不可強也無怪用確黃參朮者之襍試其技而草菅
人命之不惜矣嗚呼此局外論成敗之淺見而豈謀國
者之用心哉

中西紀事卷之九

臺灣之獄

道光二十一年閏英夷舟過閩洋屢犯福建之臺灣皆敗焉初英人修粵東燒烟之怨數以舟師分寇閩浙間時任福建總兵官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先後調集官兵鄉團防其內竄值定海廈門相繼告陷遂竄臺灣二十一年秋八月有夷舟駛進雞籠口對二沙灣之礮臺開礮攻擊鎮道督師抵禦亦開礮相持適副將邱鎮功手發一礮正中夷舟折其桅索夷舟倉皇退出口門衝礁立碎紛紛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一

落水死者無數我師乘機亟進生擒黑夷百餘名並刀仗衣甲及夷圖夷書等件奏聞奉旨嘉獎九月夷舟復犯雞籠毀我兵房率眾登岸我師自礮臺伏兵邀擊轟斃多名久之始退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夷舟三犯大安港見我軍防守嚴密不得進越日有三桅大船拖帶杉板游奕于大安港外遙見我軍旗幟振舵北駛于是鎮道等謀以計誘入口內擒之密飭所募漁船之粵人與夷船上廣東漢姦操土音請任嚮導誘之自土地公港進口為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邀擊遂俘其眾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粵東

漢姦五人由五百里捷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夷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太子太保銜姚瑩著加二品頂戴欽此先是雞籠之捷俘夷訊供並所獲夷圖夷譯奏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據奏逆夷復犯臺灣經該總兵等生擒夷人漢姦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二

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維時擒獲監禁之紅白夷中有紅夷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姦黃舟鄭阿二等皆粗曉文字顛林素工繪事黃舟兼通譯語使通事往來傳說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其顛林所繪之圖復合律比從旁參校爰撰為英吉利圖說譯呈御覽是役也正值定海陷後逆夷擾及浙東之時奉旨訊取夷供又所獲多鎮海甯波營中之物奉

硃批逆船必係由浙而來飭即從嚴根究果據夷人漢姦

供稱橫鼎查在定海遺夷目顧林漢委黃舟等以重資來
臺窺探欲行勾結尋即被獲等語尋奉六百里

廷寄臺灣爲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
船復經該總兵等殲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
奕山等奏逆夷有違人回國添調兵船于明春滋擾臺灣
之語該總兵等一切堵勦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
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
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
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
議一并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三

奏聞毋再遲延等因欽此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
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
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于廈一聞粵東咨
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舊制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
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難籠之捷飛
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
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遞以聞比奉
殊諭嗣後有攻勦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
卽由六百里奏報于是大安之捷遵
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夷務之奏報驛遞入都疾

置相望閩督既憾功不自己出又以夷人性好報復亟致
書沮之而鎮道業已得

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夷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
鎮道有功之獄起矣
方英人之內犯也其大幫船隻皆在鼓浪嶼口意欲兼踞
臺厦二港以通粵浙之路于是鎮道於籌辦堵勦議中奏
稱現在夷囚監禁在郡一百六十餘名解省既有不可久
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未奉
批回僅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一時風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四

聞至厦鼓浪夷酋不勝其憤虛聲洞喝又督令厦門郊商
寄信入臺謂將稱兵大舉劫取俘囚以逞報復閩督聞之
思亟令泉州知府飛函轉達屬將所獲之夷人漢姦悉數
解至內地欲以市德于夷而紓其禍鎮道相與謀曰大府
之意殆欲藉以退鼓浪嶼之兵適足爲該夷所給耳今察
看該夷其勢甚銳而其志益驕方視厦門如囊中物又安
肯以此百餘不甚愛惜之累囚而自棄其必爭之地哉地
不可反而先示之以弱不如殺之遂以五月提取訊供除
顧林等九人及黃張二漢姦奉
旨禁錮外餘悉斬之于是鼓浪夷酋聞而切齒因徧張僞

示傳播廈門誓將甘心于鎮道閩督愈懼是年秋白門議款準在福州廈門通商爰飛檄臺中鎮道釋其餘倖時夷酋又慮事有反覆更遣夷官身自渡臺請之鎮道以事關就撫之後又見夷情恭順許即遣員護送至厦凡夷目頭林律比等九名散夷二十五名自台起解行至澎湖守風兼旬到厦稍遲謠言四起因之鼓浪夷酋橫加誣誇以爲臺中兩次倖獲均係遭風難夷而鎮道乘危徼功心所不服又以臺厦二港相距甚近非謀逐鎮道不足以逞其欲乃詭詞懇于江浙閩粵四省之大吏督令上聞欲以此抵鎮道罪一時諸大吏悚于夷威又慮兵端再啟各據夷人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五

遞詞奏請

欽派重臣誠其獄遂奉

旨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欽奉

廷寄儻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凜之慎之欽此制府既奉

明諭不欲誤撫夷之局正欲從權完案而臺中士民無肯爲夷人作證者制府方欲據風聞定讞適有在臺候委之閒員素與鎮道有隙又欲藉以干憲媚夷自願呈遞清摺認明干證獄詞遂具一時公論冤之方制府之渡臺也正

欲傳

旨逮問而郡中兵民見其騎從前奔相與喧闐不已次日復人持香一炷赴想行營經鎮道拊循遣散續據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合詞申理制府懼激變身坐堂皇受其詞直而遣之然已崩有成竹遂以踰年正月宣傳

上意迫令鎮道具供以兩次夷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擱沈實無兵勇接仗之事據以奏聞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爲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即辦理過當尙屬激于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爲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阿姚瑩不敢堅執前情呈遞親供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六

求爲奏明治罪等因奉

旨逮鎮道入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奏聞奉旨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據各屬文武士民稟報並未親自訪察率行入奏有應得之罪姑念在臺有年于該處南北兩路匪徒屢次滋擾均能迅速蒞事不煩內地兵丁尙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欽此按此次該夷遞詞申理意在逐鎮道以快其私非徒爲正法之夷人報仇也在未奉查辦之先見夷人徧張偽示鎮道照錄上聞竝致書閩督謂夷情詭詐多端難以理喻又未可遽以鎮

道之故致礙全局復啟兵端惟有仰乞據情代請先將鎮
道撤回候

旨一面善與之言不失

天朝之體而彼一旦去其所忌似亦无所藉口惜聞督不
能先事預籌及徵之既作又欲以私憾構成其罪幸

聖明用意深厚洞悉前情惟始終不欲誤撫夷之局故僅
示薄譴完案迨

今上御極頒示騰黃特爲二臣湔雪其論遂定厥後二臣
先後起用卒荷

兩朝寬大之恩云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七

臺灣之獄外則耆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
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枝功亦奉政府枋
臣指授也當日實鎮道于劫典輒以恐誤撫夷之局一
語奉爲金針豈知

成廟深識時事之艱不欲談過于臣下而

今上在青宮之日已微窺其不得已之苦衷故于三十年

駁逐洋艦之後始將前後議撫諸臣明正其罪又于林

文忠外更平反閩中鎮道一案

頒示騰黃布告天下謂穆彰阿傾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
之輩忠盡力有礙于己必欲陷之于是此案之是非得

失遂爲千秋定讞矣自庚子辛丑以來閩省調防悉索
不給惟閩之臺灣蘇之崇明孤懸海外而官紳一氣均
能自爲堵禦不煩內地一兵一矢崇明風氣剛勁紳民
同心僇力有備无患具見裕帥二十一年章奏中若臺
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確據徒以斬戮夷囚遂生事
後波瀾在該夷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首撫粵東
不增和議一旦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芥然自喪其
生平而不顧袒夷抑民因而露其罪于官在鎮道過則
歸己固臣子之本分乃至竝當日保奏議敘之官紳一
概撤銷亦已過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八

增錄姚兵備

登

上閩督論斬夷囚書

見東漢後集

差回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書繫念臺疆示以持守之大
猷不在爭鋒于海上乃金石之論惟逆夷犯順于今三
載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某未嫻軍旅勉力從戎幸蒙
聖訓指示機宜未致貽誤乃荷

天恩迭被迥異尋常曷勝皇棟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

諒邀垂鑒昨又奉

旨復訊夷供已達日督同府廳再加研訊具得其情僅會
同達鎮軍據實覆奏並繪圖說進呈 意夷雖強本亦
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雖白夷也其人少每

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于紅白夷工
資口糧所費甚巨今閉市久夷之錢糧无所出其所以
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為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售
折耗資本不可勝計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
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為大言云云復以大兵前
來水陸並進脅令閩人在蕃貿易者為之致書廈門郊
行以給我復擇富饒之區沿途駭誘以脅我以此無非
急求所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刺地方屢為東印度旁國
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援若我更堅持
三月夷將內潰惟諸將迭經挫衄之後怵于夷威未知

中西紀事

卷之十

九

能計及此否臺灣前獲夷犯已遵

旨分別留禁正法泉州沈守兩次來函深以夷人姓好報
復為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
彼以我為愚彼是明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廈門失
守為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
至上海又豈有仇乎此書在壬寅五月逆夷垂涎臺灣
已久即不殺夷因彼亦可以破舟喪貨索償于我前所
斬溺之夷况不可為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
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整姦
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

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愚昧
之見伏祈訓示

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前刊書

某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為夷酋請想大帥相繼糾彈
更有撫拾浮言為夷之助者致干

震怒連問入都既負

聖明特賞之恩又蒙上臺知薦之德皇悚難言即當赴省
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尤深在泉州承明諭原奏未
嘗不是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
謂鎮道此行非辱其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

愚尚有未白于左右者今當遠違率敢布其區區幸垂
察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為己美未有稱舉眾善而
以為冒功者也雞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
五日皆在臺之北竟兩次擒夷均非鎮道身任行間惟
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戰功皆馮俘賊旂
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
為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
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眾也雞籠之破夷舟雖
似衝礁大安之破夷舟雖云擱淺然臺中擐甲之士不

懈于登陣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
夷舟前後五犯臺洋草鳥賊船旬結于外逆匪巨盜乘
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嚴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
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驅策之
焉能致此哉況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
因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旂幟軍衣刀仗
浙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實係該處內地之兵船
其時夷船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死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手稱慶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一

謂悔若效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
上樹

九重焦憤之懷日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
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詞
哉鎮道原奏皆據稟報敘未言鎮道自爲即文武原
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
渡臺速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
軍思變親自拊循慰諭乃散翌日猶人持一炷香赴欽
使行營泣懇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赴愈具呈爲鎮道申
理者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雖憲批不準然皆已受

其詞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首功之心明矣雖罷夷舟
到口三日後乃開礮我兵亦開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
漁人所謀擱淺兵民因而乘之當日陳詞初非臆逆詎
逆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擒斬其人徧張偽示以爲中華
之辱莫甚于此計遂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
臺灣首功之獄成矣在諸臣劄巨痛深以爲甫得休息
竊懼再啟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欽
使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詞某與鎮軍然計夷人強梁
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肅然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二

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要求
又煩

聖歷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懇出夷人若以爲誣夷必不
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
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
前道在場成厲士旣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
三日鎮道見夷偽示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
在口付風聞欽使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鈔皇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
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寨惟大君子有
知己之感區區微忱不敢遽匯而去幸維亮察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

十三

中西紀事卷之十一

江上變安

五口弊端

自壬寅通商後五口之間華夷錯居弊端疊起今據郵報及外洋新聞紙之符合者件繁如左其粵東入城一節為中西爭競一大關鍵遂為後來入寇天津京師之張本別詳下卷中

壬寅五口之通商也

成廟以耆相為原議之人特授兩廣總督並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管轄五口通商事宜此後華夷交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之件外洋不得其平則赴愬入粵而耆相亦屈意屬廢無

不俯徇所請厲階之梗實始于此閩中自增給福州一口

地居省會閩人聞其在粵東請入會城為粵民所格亦欲

援例阻之道光二十四年夷舟至閩時劉韻珂任閩浙總

督有英之領事官李某者照會有相商事件請入制署而

議等語制府不得已許之迨經面晤請立通商碼頭欲于

會城內外白南臺起至烏石山起造洋樓南臺在城外河

下烏石山則城內之名勝也制府難之旋有閩中紳士許

有年等聯名稟阻且援粵東上年之案制府嫌以照覆領

事怒乃申訴兩廣督臣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入城之議

係大府藉端推諉之詞今閩人又將效尤請即照會閩督

加意彈壓等因旋準耆相照復稱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

官住五處城邑並非專指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

能遽治以違抗條約之罪至十一條內言明兩國屬員往

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來非指住處未可牽引比附等

因維時正值交還欠款之期照白門原約付過甲辰年銀

共二百五十萬應將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退還中

國于是英公使之在粵者照會耆相言該國領事在閩應

照原約準在福州城內建造洋樓今既不許恐交還鼓浪

嶼之約亦將背盟等語復經閩粵兩省督臣與之往返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論堅執不移始據該夷照會請以二日退還鼓浪嶼但退

還之後仍請在彼建造房屋復準耆相照覆言約內但有

五口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以建造房屋鼓浪嶼不得

建造房屋等因然該夷已執之如左契矣李領事初欲在

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賃屋居住居民阻之其後卒撥福

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之積翠寺閩人

力不能阻以為虎頭生角形家所忌歸咎于當事之不善

處分殃及一部生民而劉督亦尋以劾去矣

甯波之通商也越二年有夷人在甯波市中以細故口角

擄役鄞縣平民二人稟請地方官相驗填格飭令交出首

從凶犯查白門原約領事官住扎各口遇有華夷交涉事
件應由地方官會同該國領事官查辦而領事夜郎自大
有事輒詣司署中而議不識府縣也于是甯波府縣上
其獄請由甯紹台道照會該口領事查緝首從凶犯會同
訊明正法旋準領事託以凶犯逃逸應俟通緝解到辦理
等因嗣經事主查明凶犯二人實潛匿洋館中特領事為
護符于是居民洶洶謀得入館劫出凶犯地方官懼激
變一面飭止一面飛咨到粵請示辦理粵之領事謀于粵
督請飭解赴粵中由總領事訊明正法經者相合回至浙
浙之大吏亦相與掩耳盜鈴其事遂解自此交涉華夷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三

件非惟地方官不能繩之以法即大府亦依違遷就圖順
夷情不復能平其曲直也
滬中通商遂為五口之首外洋貿易之暇輒駕三板船到
處游奕而英人為尤橫道光二十七年夏有夷民麥都思
等舟泊青浦縣地方與居民口角起衅遂有青浦看守減
歇之糧艘集舵工水手人等助之相與拏擊夷眾受傷壞
其船隻于是在滬之領事聞之自詣上海道請按問主者
窮治首從觀察素惡英夷之橫又以事關地方不應越新
乃護語以門微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觀察適持長
枋摺疊扇在手乃以扇拍觀察之首而擊之觀察拂衣而

入語上海大尹曰番漢雜處平民鬥毆此大冤之逐耳執
民以媚夷吾不為也夷人求直不得乃遣其副領事羅伯
孫等六人乘舟至江甯訴于制府時李文恭公星沅方奉
命授兩江總督蒞任未久適閱綠營兵忽飛報有火輪
夷船二泊下關制府大驚亟傳令停操防文武員弁馳詣
下關偵之乃知其自滬中來也夷酋要以入城面見制府
訴其事制府遣人止之不可乃傳詢文武員弁中二十二
年之在江甯者則以撫事定後三帥相見于上江考棚用
平行儀注對送以越日遣員弁導夷酋入城禮畢因訴稱
青浦被毆及上海道不為申理等情並船隻貨物之被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四

劫者計若干萬制府權詞撫之令其回滬聽候奏請查辦
夷舟乃以次日起旋去制府方奏委江甯藩司赴滬查辦
適者相自粵東內召回過江蘇遂奉
旨諭其獄于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賠款作賠款完案是
役也上海道怒其悻闕欲以此稍挫其鋒而者相煦煦然
唯恐傷其意卒實觀察于劫典于時在江甯聞文恭初欲
援舊檄禁止夷人入城旋恐有誤撫局從權許之然以此
怙怙不悛者累日又當夷酋入城之際白門人以壬寅報
恩寺之怨詳八相與誼譟夷兵呵而逐之居民競拋磚石
柳及其首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歸以告制府制府默然

諭年遂以微疾乞養歸自此夷人在滬竝監司亦弁髦視之不數年而有通賊通夷之案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泉楊秀清等陷江甯三月有上海夷人乘火輪船泊下關久之乃起旋去越五月而上海劉麗川之難作先是粵匪以上年八月攻楚南時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開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其時有倡守江之議者謂夷人自就撫通商以來甯波上海等處均有舟師停泊以防海盜若遣員赴彼與該國領事人等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勦昭以重賂足備不虞值制使以閱兵中止遂寢其事是年賊破江甯湖南提督向榮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五

命為欽差大臣以長江水師不備爰檄蘇松太道吳健彰續議商行而上海之領事水師人等皆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吳知其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之維時突傳聞有夷船抵下關洪楊兩逆意其為大兵之借助也挾腐鼠而嚇之其人曰爾無我虞今日之來以求通市耳乃徐出其所帶洋鎗火藥以示賊軍兩逆則又大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聯教通款而領事頗以此收漁人田父之獲一時白下人心皇惑見洋艘猝至助官助逆傳聞異詞而該夷來往賊營踪跡詭秘其有無受賄勾結情事莫能得其詳也是年秋八月賊陷江蘇之上海其首劉麗川者粵東寄居

在滬之客民也其起事也與金陵之粵逆不相聞而欲自東路句之入寇以窺蘇杭時有上海之領事曰溫那治者原又三字皆如口旁劉逆聞其曾通款于金陵求寄書為之先容領事許之乃託貿易為名遣火輪船二攜帶洋鎗火藥駛赴江甯行至鎮江而事敗時大營有巡船在鎮江江面見有外洋火輪船二隻游奕江上形跡可疑乃率水勇徑造其舟擊獲洋鬼二名竝洋鎗火藥等件詰之稱係上海領事所遣旋又于船內搜獲偽信一函偽摺一件兩即上海領事事溫那治寄與賊目內稱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竝為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決不幫助官兵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六

眾兄弟為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即祈早為脫售等語又稱帶有劉麗川奏摺一通偽摺內稱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眾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復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竝獻寶刀一柄以表忠忱等語時兩江總督怡良駐節毘陵訊供不諱當春會兩廣督臣請窮治其獄而該國遠在數萬里外領事之通賊非其國主所得知兩制使恐誤撫局又以內忠方殷不遑究詰遂寢其事時吳健彰方在蘇松太道任內昔年與劉逆同在洋行有舊識劉逆至滬欲藉此出入道署為招權納賄地吳聞其在滬所為

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以嫌避之劉逆不無觇望適聞道
庫所收餉甚饒起意窺伺乃糾集滬中寄居之粵民及
福建之青巾會江右南嶺一帶之編錢會數日間得黨羽
不滿二千人闖入縣城首戕上海知縣袁祖憲遂擁入道
署正以兵刃脅吳道突有洋館頭目格叱之遂挈吳道去
逆黨乃劫庫中關餉徧張偽示尋踞其城其偽示則蓋用
洋行公司鈐記一似有夷人主之者續有同鄉茶商歸自
上海于詢其本末則言城陷之日河下商販凡與外洋買
易者率有公司通事主持其間送往迎來略無阻滯遺失
其後官兵與賊在城外交仗皆不越洋館一步所劫關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七

銀兩不數日間悉鎔化爲番蚨不可識別此皆目擊之語
然則是役也溫那治之預逆謀雖無濫據而力能救關道
于呼吸之間玩凶徒于股掌之上洋行公司之鈐記何以
得之逆手開稅銀爐之火烙何以悉化番蚨種種疑竇其
爲該領事暗遞消息不問可知迨寄書敗露則真贋鐵證
雖百喙不能辨也又聞劉逆踞城年餘商賈遷徙而夷人
以此獲龍斷之利是其借爲奇貨之居欲收漁人之得實
狡詐之尤者也

上海之陷也大令死焉而吳道以避入洋館提稟公出規
脫處分查該道出身之由係粵東人向在洋行充當公司

幫辦與夷人來往頗密後積貲援例得候補道分發浙江
旋改調江蘇補上海道上海自奏準通商以來夷人寄居
日眾其勢日橫二十七年青浦之役大府恐誤撫局咎該
道不善辦理自此前後蒞事者率以和番稱勝任吳道向
年在粵熟識公司領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劉逆謀
劫關餉領事實預知之而以吳道之故不得不兩全其好
迨該道緝督撫奏參革職仍準隨營效力贖罪旋據言官
劾以該革員通夷養賊又預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
旨交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嚴訊審結奏聞奉
上諭吳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夷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八

養賊侵吞關稅各情惟以現任地方與本管之洋行商夥
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致賊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
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著從重發往新疆效力贖
罪欽此吳道鑽謀大營據稱前後墊用軍餉共十九萬三
千有奇又添置拖督船隻復經向大臣奏稱該員尙屬有
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卽函詢江蘇撫臣
旋準覆稱該革員被人參奏通夷養賊業經嚴審確查佐
證卷宗竝無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經粵中
督臣升任浙江撫臣等先後飭查業無影響惟其在任與
洋行商夥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陷上海捏報公

出規避處分是其應得之咎可否仍將該革員暫留臣營效力贖罪如不得力即遵

前旨仍請發往新疆不敢稍涉回護等因奉

旨許之查該道前在粵東交通夷商後任上海復循故習至劉逆既有舊識又悉其在滬所為即當破除情面訪擊遞解先事預防一旦變生意外又復臨難偷生逃避洋館核之言官所稱通夷養賊實非無因惟關稅銀兩運回原籍一節則茶商之歸自上海者不特語皆目擊而攜回易貨之洋均係一律新板鑿鑿可據惟蘇撫承辦是獄但稱咨會粵浙毫無影響而于開餉被劫之實據不欲訊取確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九

供毋亦因事涉夷人而諱之歟

以上各條皆壬寅五口通商後事為夷人得步進步之張本然語有微實非稗野之得自傳聞者凡中國奏咨之件以及與外洋照會照覆之書大都就原文聲敘有刪無改昭其信也閩中一案初但知其入城見制府及佔居烏石山之事後閱梁中丞章鉅叢談瑣記等書僅具大略但以此咎閩中當事而不知其皆受看相頤指也類年奉差至滬日至洋關索閱新聞紙與夷之稅務司漸熟一日偶見其案頭有播譯中國文字盈帙取視之則粵東壬寅以後之檔案乃英人陷粵時所得之制

署者索抄不可乃逐日手錄數十紙閱事之本末最詳者相實陰主之青浦之獄正者相內召入蘇查辦公文咨會到粵而已故此條但言二十七年據兩江總督李咨稱英人麥都思等在青浦地方與水手爭毆受傷英官羅伯孫赴省呈控等語其與上海道祖語不為申理始行越控則據滬中商報若江甯入城之顛末則又于所目擊者也咸豐三年劉逆之役由江督咨會入粵于時方攝安仁篆急遞過境因得記其梗概又參以茶商所述情形其為夷人左右之明矣夫華夷門毆一細故耳而懼夷人之怒遂真監司于効典以溫那治交通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十

滬兩路之賊匪證鐵憑而葉相不能行文該國主洽其叛盟通賊之罪中國可謂有人乎粵中檔案不慎收聚令外洋得之播譯推求遂起天津殺看相之獄詳後且以彼國一稅務之微員猶知講求中西掌故以備通商照會之稽核外夷可謂無人乎上海之收復徒為夷人肅清港口俾便通商而鴉巢鳩居其勢已不可復返徒戎之患伏莽基之竊懼東南異日之憂不在長毛而在推轂也

附記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劉逆以三月八日陷上海連陷松江之川沙廳青浦南

滙及太倉之嘉定寶山等縣聲勢響應本地土匪先後
投降負嶼日固官兵屢次圍攻不能得手時吉爾杭阿
任江蘇巡撫督辦軍務謀設長圍斷其餉路而北門之
洋涇濱爲洋行出入之路周圍十里築牆樹柵官兵不
得立營壘而賊得于北門外洋行之南首據陳家木橋
壘壁以通火藥糧餉之接濟觀此則賊通夷人之顯證
亦商所云對仗不得過洋
營壘之左證也官兵束手承伐交之計定乃謀
子各夷領事是時賊勢日熾雖素畏夷人不敢撻其鋒
迨實逼處此于貿易殊多不便于是佛郎西提督粹呢
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暫讓南首馬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七

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扎營而彌利堅有房屋七處坐
落牆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彌利堅有難色中丞乃許估
價買回遂行定議官兵移營扼陳家木橋口四年冬官
兵先擊退陳家木橋之賊步步爲營距墀而攻之十二
月二十日官兵水陸並進佛郎西亦起兵發大炮相助
六門約期並發皆備雲梯而該逆自城上鎗炮火包密
如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附郭之地有屋一間高與
城齊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放炮下擊連斃紅衣賊
目數名口有斬獲二十七日賊沖撲陳家木橋官營聲
言搶奪洋涇濱洋行各夷人督兵防備俟其撲近新築

牆垣與官兵并力擊之賊又抄襲陳家木橋營後亦被
官兵擊退追至城濠擒獲偽將軍林阿朋斬之三十日
官兵攻城失利斬亡三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五年正
月朔中丞繞城查看見城中之賊僅開放鳥鎗對外轟
擊並無大炮知其火藥將盡乃密傳號令期以夜發是
夕賊見官兵失利又值元旦之期開筵宴飲醉者大半
方二鼓有南門百姓偵得之以告遂爲官兵嚮導由東
南二門梯而入賊眾潰亂一時見兵械烏鎗措手莫及
遂謀竄走首逆劉麗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
門城缺縋城而逃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地方經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一

七

廣西官兵上前圍截生擒劉逆斬之時官兵攻其東南
佛兵禦其北又分派將弁統帶拖船截其由江入海
之路遂操全勝之算以上皆據蘇撫原奏云云若夫溫
那治始助之而終棄之正所謂利盡而交疎者若賊勢
不窮則推其波而助之瀾其爲患可勝道哉

四國合從

大西洋之強國足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夷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干戈相尋

國朝乾嘉之際凡五十年爭戰未嘗息時法國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眾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請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強大法處其南舊邇為鄰常懷遠慮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于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粵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旨交靖逆將軍查辦于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粵求見將軍靖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無衅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等語靖逆疑之踰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

兵五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圖山嗣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構間于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牙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譙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為翼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有西洋大臣名閩龍者汎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為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即墨利加之轉語又其國中海船皆以星旗為識故來至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為英人開墾役服而稅其餉嗣因英人連年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兵輒增其稅彌利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眾并力抗拒又求援于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為國惟自粵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費本最鉅而彌利堅即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夷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艙而屢為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迫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敗于鳳皇岡于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略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為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違禁貨物蒙

天朝恩準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鎗以致貨物霉爛貲本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于此大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妬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據以入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凰岡之敗屬爾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挾兵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經爾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本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耆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三

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竟遼瀾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疆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爲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

列聖意在緩懷許之迨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援俄人例遣人寄住京師

純廟不許遂有缺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

羅斯使臣已自比華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由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搆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于中國非能爲中國效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歷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奧夷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土爾其之役與英夷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構衅之始末也王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四

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附英彌船來粵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卽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粵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于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咸豐六年秋九月英夷稱兵犯粵其衅起于來粵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舟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準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粵之划艇張英國旗幟泊于粵河粵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

皆華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
主以懇領事巴夏里巴至舟查勘武弁不為禮巴乃照會
粵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
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粵之包公使以請
許之英有小帥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衅端相國遣送
舟子于領事館中而領事以平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
西水師與兵攻我黃埔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
事館中詰其起衅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
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而議之蓋水師領
事意不在舟子欲藉而議為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已酉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五

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
十九日英人踴躍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
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
頒給欽差大臣開防督辦夷務十月英之水師移兵攻我
虎門橫檔等處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炮臺及亞西娘
二炮臺維時沿河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艇
經其側即開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炮相持遂無虛日十
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炮臺兵勇不辨誤擊
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彌人有隙十一
月英師進攻近城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

大同時毀于火粵民火之也英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
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英制在上院者為
大臣在下院者為紳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頓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
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
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于是簡其二等伯
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
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
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唇大吏充耳遂有次
年十二月之役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六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英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
斯三國之夷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
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壬寅撫事之定也英人以開通五
港口市德于外洋各國又以積年贖武調兵調餉罷于奔
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
亦自海道繼至相與通商事宜以待開船卸運久之
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
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款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
止葉相得其書語多狂悖真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糾法
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繫之舟中于是廣州將軍穆克德
訥廣東巡撫柏貴等聯銜馳奏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妄求不能允準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等因欽此英法踞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于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達

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入都俟其照覆以定行止于是四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七

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金陵遂至蘇州時趙德轍任蘇撫見之詰其來意以遞書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據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裕誠也

裕相以本年夷人至天津之月卒

先是羊城之役

上投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留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

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據江督照會轉準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夷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

又片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準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酋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千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

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天津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款洽牛酒餽問相望于道夏四月二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八

講款之舟尚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炮臺語具後卷中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款于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彌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背英法適聞彌人講款遂贊成之續據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日月似即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據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四派蒙古宗族

四派者即喀爾喀之四部皆元裔也

被俄人脅之降附

所收貢賦較中國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于黑龍江之北岸建造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逐漸收服不知伊子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爲援而適足貽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堅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改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據情代奏準其進京呈遞國書並請換約直督據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彌利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九

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京呈遞國書經恆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準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于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齋來國書準其呈遞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準將和約用寶鈐加即交恆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欽此傳聞彌人時聞大沽之事欲居間排解而勢已決裂

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俗爲恭以希漁人之獲上念夷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擒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之公不存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

上狩灤陽命恭王留守議撫遂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旗俄羅斯四國官修書一封欲達

大清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爾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十

江總督何郵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裕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略相同花旗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旗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皇上將伊革職並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旗

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
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
江貿易並無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
黑龍江我國自有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
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
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
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準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軍
情秘密之事即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七

報詳紀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于後以資
考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爾人
屢次講款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
五口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
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
二國之講款公私各別月報言其收服蒙古四派宗族
卽此五千里之地向爲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
區歸于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超勇親王策凌者也
俄羅斯乘機要狹惟賄之求亦無足責但其合詞請撫

不特彌人信以爲實卽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
京師其國中人來往居住消息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
已有從中窺解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師之俄人來
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痼疾俄人妄播謠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撫
之志益堅昔人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欽天監議者猶以爲非計況俄羅斯向不
列王會之圖而令其置館京師雜居齊齒以致英人睥
睨其旁效尤而屢請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二

三

粵民義師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元里

見六卷

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民曉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為不共之仇踰年聞自門撫

事定弗善也未幾者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授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

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為質粵之紳民獨執通商舊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于乾隆之中葉定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制以澳門為貿易之區以黃埔為卸貨之地洋商交易事

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逗留省城洋行擅自出入至五十八年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界

該商寄住奉

敕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

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粵東檔案嗣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款內有省城設立棧

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便而福建以福州為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

樓大府與之修來往晉接之儀粵人聞之謂夷人向不準入城為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粵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委合詞懇于大府請申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

南海番禺之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諭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

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為一甲八甲為一總八總為一社八社為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檮旗布為之一空

自是眾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薰蕕雜處重之以桎鑿浸浸乎與官為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漢鼎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二

查至粵請入城見制府粵民不可濞方逞志金陵懼以此

偶挫其銳遂逡巡去二十五年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入制

署耆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潯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粵人偵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揭帖約以夷人

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速賓歸驕從前導有擔油者攔坐輿過弗避也隸觸而汗焉又捽其髮而當階

答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為魚肉也一時烏合之眾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則堂皇嘯聚數

千人闖入宅門內劫取太守衣笥陳之堂下破其鑄搜其

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為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毀垣出奔告制撫制撫懼激變亟
出示安撫之軍民乃散旋揭帖議搶劫城外十三洋行夷
酋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輒多方窘辱
之夷人不堪反以為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譙
讓之大府不能辯而恆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
謀于粵中之紳士則曰此眾怒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
之民能為

國家效勦力不願從撫也若制撫將軍一朝命于國中示
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者相旋密謀
于首換得

旨因召于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之局夷人入城之議卒
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形被劾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
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
奮相內召授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先
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城者相以粵民為詞請徐
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日又原議撫事之大
臣固請定入城之約而後去于是相國設語英酋期以二

年之後當踐前約該酋復要以據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
新聞紙內稱道光年間曾定有二年後以城之約初以為
相國作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紀事則云夷人要相
國奏請二年後入城又核之許詳光所致夷自相國去後
書則二十六年入城又核之許詳光所致夷

其人自恃其積年之狼亢見後至者以為土室懦夫易而
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有出
于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答粵
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舟每歲一至悉索散賦公等能終
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耿耿者在夷
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
十九年己酉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四

即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酋出其所求通商各款故
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答回至會城密與撫軍畫戰守
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蒞至紳士請師期
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
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制
府復單舸前往諭以眾怒不可犯夷酋謀資制府舟中以
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乃以
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
言撫之遂開船互市如初事畢據情入告
成廟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臂失之

覽奏欣慰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由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駙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勸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摘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强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縉著加恩賞給子爵準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準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者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匾額之

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域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廟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厲之然實粵民團練之師先人而奪之者也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通商之約于是粵之紳士言于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眾怒洶洶不敢堅執遂蒞盟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據以奏聞載入檔案自是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子事起_{見後}謀入粵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焉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準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_{新聞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恐其日以左券英人在約勒令載之新聞紙中以爲他日左券}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

謂王寅議款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誤聽壅闕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肖于是西水師興兵攻沿河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敢鮮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接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眾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于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毀英人在粵之洋行凡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被義勇沿河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截擊或傷其船主或繫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被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繫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所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蟻集于前開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繩索而走遂為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入粵竝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肖遂糾佛島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構衅端大府出示禁止以為官之陽勦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于大府大府秘不宣示疑其別有請託于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

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即昔年創夷人于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鎮之義師起

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于佛山鎮主其事者侍郎羅信衍翰林院編修龍元禧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踞城附郭之民多不附者而北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為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清野禁絕漢姦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城中凶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八

防兵械舊旗民而降之司道聞佛山起義間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雇外洋供其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平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粵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麥高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為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服役人等法與佛同西人月報皆作法遵前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據西人月報係七年十一月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二月春即破城後事自漢姦向來違抗封館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

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第 庭為外洋人教習辦
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
有不遵者以其家屬為累其親族于是漢姦凶懼
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
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挽回然水師提督
富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
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告遂由巴領事出示曉
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
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即地方官
亦應仰體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九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衅云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
新安正張貼聞有鄉勇伏發殺傷夷人數名貼示者係新
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
達于香山六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其
事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
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
役疆上之行執政主和羈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
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

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撫該線是時
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團練之師而英人
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入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
招勇且備張賞格謂有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
又復開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
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
憤憤因有偽造

廷寄謂英法心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信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接駐粵夷
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十

國練之兵方肯定議欽使據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桂良等呈奏英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
諭旨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
國自來撫取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
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為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原
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信衍等激于義憤練勇自衛亦紳
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
地軍務羅信衍等亦遵旨專辦上匪竝無與英佛二國交
兵之舉該國現雖尚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
擾居民自可相安撫事乃有偽造廷寄命羅信衍等與該

一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者黃宗漢嚴擊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粵省相距較遠著卽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黠必欲請

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爲之奪氣矣

按粵東義勇竊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鬥搶劫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案層見迭出州縣緝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踞山谷間弗能致也卽廉得其竄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規脫處分不過改竊買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亡命不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顏行而其澆輕猛暴之氣未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鄉情粵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爲盜于是內訌外患之交乘而粵事日棘矣徐葉二臣皆以詞科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後抑亦東平喪者坐不聞堂之輩而殊動慈賞乃得自

義勇團防之推戴一朝膺蒲殺之錫專制嶺海間比干古之藩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攘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國練興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眾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于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宣不答踪跡詭秘不能無苞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體甚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爲恭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遂寢入城之議予未見原奏以爲宜僚弄丸而解兩家之難鄺生掉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粵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之效意必存在粵之巨室排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應傑同官江右詢之則當日主持其間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則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略云先是耆相國因英酋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閩方伯葉公晉撫軍已酉仲春英酋咬翰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貪得無厭不宜曲徇所請粵省雖五方雜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

之互為保衛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中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眾又捐集貨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為先發之制禁其互市羈其沙文而公以為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之書布告夷酋導以大義其略曰蓋聞事不深思終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為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為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強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國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相國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為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談其過于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開闢華夷則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輿波于是聞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機搶劫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眾怨舉足而蹈危機是慕虛名

而賈實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為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眾心賴官紳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偽非可徒託空言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匹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即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了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鋪捐貨備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萬金豈盡為防禦土匪而設苟非眾志成城何以一聞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四

惟一心眾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興兵搆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與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于不得已今為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眾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眾寡不敵若遂調各港之兵且科眾商之餉則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為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為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黃竹歧澳桂之事其前車也

原狀前段有黃竹歧殺戮夷人六命之事若以為他

慮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
眾流所滙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
者在責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
耶我等紳士亦知責使計必不如是之左特恐不肖之
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于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
寒心耳總之作事實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
我

夫皇帝以中外為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

諭旨亦以民心為重蓋順民心即順天心也且貴國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夫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錄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
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使然亟宜培養元氣充
裕財源責使為國干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
正當圖遠大之計為外洋各商興利子無窮更不宜以
此無益有損之舉而斷斷于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
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仰鄉曲愚
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人城萬萬矣是
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
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願全
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悟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
居民情洶洶勢將激變于貴國既為不利于粵民亦不
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明白布告貴
使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開誠布公勸
諭各行巨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
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竝欽遵

諭旨為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享昇平之福凡此披
肝瀝膽言出至誠事有明徵情無欺飾貴使固可訪察
而知也若仍固執己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妄啟
衅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夫

耳按此書義正詞嚴且於彼己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
洞中宵警且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筮制使以
此書附呈

御覽故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考證云廉訪諱祥
光號實衡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
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瘁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酋
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構衅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
千計十三行洋樓亦毀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廉訪之前
卒而粵事之日蹙有以也今竝記之

附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已故英人于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

云前見

英兵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自外洋署內辦理文案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札遞于本地官長署中又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恰與英人無大仇怨此似易于議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七

十六村糾眾會議以為是役也必夷人賄屬官長而官長利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于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眾以圖剿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為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其相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為九十五村之鑒

九十六村即三元里一帶地方

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

以上皆七年十二月破省城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校大旗黃埔之人于夜間將旗繩割斷以致頗仆因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旗之犯次

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繩交出斬旗者實已逃竄無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鹽運糧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戰船由加爾各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潛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共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現黃埔一帶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六

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

天竺然飲京城

食起居供應如常

以上八年三月以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眾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迫行至日中為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入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佛官食時見飯中真有毒藥又

天竺黑兵被人潛擒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案英兵回省有醫生

在後外夷出兵皆忽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

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胆愈大有花

旗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稱贊廣省人民之

忠勇其略言道光二十年間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遠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

被爾等攔阻時予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

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

河山風景依然如昨而變故多端較之昔日大不相同

即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

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為事

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

過數千離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

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意固

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為英佛所據商賈遷徙

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
敢外出日夕防守腹食不安且英人量己之力不能取
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予恐數年之後佛人亦
必受其欺焉花旗人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
城予實嘉之現在英人問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

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

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附郭地方放流星射入

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示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五

賞銀五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鍋箭

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無兵丁防守

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

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

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

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擊村人三名同往別處查

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炮臺忽放炮彈英兵傷

者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

中該勇子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炮甚

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武弁麾下

有厨子係天然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
時有伺行之天然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
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
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
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爲報之
太酷也以上五
月事

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
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
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曾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
勇敗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有旗兵助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故爲所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善
故廣勇如是云云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
月事

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
恢復城池與股兆鏞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卽三元里之
一百三鄉也泥城爲北門咽喉當佛山鎮之要路皆在
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滙處
也至攻陷新安起于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雇勒限一
月辭退夷人爲之大窘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
文其銜恨羅侍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

月報內云六月間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
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激厲廣勇之示
諭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爲廷臣之議撫者掣其
肘歟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三

三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塞安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粵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即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別前往粵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拉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一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驅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炮臺為天津門戶港之外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攔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欵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講欵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炮相持不克前路炮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人時副都統富勒登太扎營北岸守後路之炮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炮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都革職鞫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

旨授託明阿為直隸提督尋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著僧王格林沁馳驅督兵赴天津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國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踞炮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以欵議請當宗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二

烏二侍之至津也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蓋英制凡統兵將帥率以五等爵充公使昇以全權官銜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又見白門議欵五口通商皆以相臣總其事于是欽使制使先後通欵檄辭不見惟花俄二國與為往來而已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上諭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馳驅赴天津查辦事件欽此

維時惠親王蘇榆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保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熱懇夷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上召之入見即

賞給侍郎銜飭即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
俄二國使臣同至天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夷使至
津與桂相花尚書相見定撫議也耆相以二十九日抵津
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耆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
之中阻也乃奏請召回耆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耆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相不即折回徑由通州
入都旋寄信僧邸告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
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耆英信函大驚乃攜至巡
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並未辦有頭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三

緒輒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到營訊明後即在軍前正法等因
奉

上諭耆英畏蕙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

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

派員即將耆英鎖梏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

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嗣據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諉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尚書宣示

殊諭賜其自盡以金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

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
匪之後勇于赴門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聚梟海盜乘
間搶擄迨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
夷人開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咽吠者實廣東
嘉應州人世效漢奸于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為行營
參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
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畫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
于欽使廨中以趨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
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鬥毆見哩咽吠在場幫助遂糾累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四

擒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
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釋送哩咽吠回舟
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
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
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耆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
獨任其難

上誣謗耆相再當密諭其自展謨謀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
泥蓋欲以撫為勦也迨耆相抵津仍循故智又見英人不

禮輒欲藉詞卸肩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附牌擇將意在僧王而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柱相罷兵議撫之奏至竝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訪令洋艘起碇回上海一面派欽使馳駟至江蘇商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柱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駟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國通商事已成先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旋去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五

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柱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舟自天津起旋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獨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參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長星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督請戢兵以俟

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背指髮其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安鄉勇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踞粵者聞其事

遂起兵攻新安陷焉侍郎羅愔行見夷禍未艾乃以巡緝土匪為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即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三人辦事欠妥于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帖謂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炮傷斃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以上皆據原文載入欽使懼撫事中沮復又照會稱粵中因江西南贛等處均有賊踪道途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權詞以答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奏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六

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遂于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囉啞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略已具天津新議各款中此但載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藥一欵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略相同名曰通商稅則善後條約額羅金至滬遂于十月一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賁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約桂相等據以奏聞奉

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

爭駛駕火輪船山海入江滬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悉貨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問是年冬月法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尙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渝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尋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合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前約聞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楊福聞之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七

員持約前往趨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裁港之鐵鎖用炮炸裂時僧即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旗挑戰遂將港口鐵鎖拉倒十餘架逼近炮臺開炮轟擊我軍亦放炮相持沈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擱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殲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卽上年隨至天津之哩咽吹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天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

至勝之算善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維時夷人震懾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呈遞國書由天津總督具奏

上亦優答之子時僑寓浙東欣聞其事次其大略如右不數月有自甯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爲該夷挫衄不甘虛聲恫喝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釐穀之變起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八

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爲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閱僧即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詞是日前路炮臺失利該督乘輿向西奔走實屬恇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藉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日前路炮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並非不戰而潰之比況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後見若使統禦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恇怯無能首先潰逃咎無可諉而其失機疎濶尤在于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旦闕

入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戶一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況既敗之後花俄講款欽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筏不整未占之炮臺無備夷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耆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擢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子詳譯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自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築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九

意主撫也迨耆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實深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欵且戰之策故令其不必附台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殊論所謂自展謀謀作為第二步辦法者具見

廟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

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惜寬其銜繼之施而豈意其亟欲卸肩別無機宜之陳奏閱其供摺仍屬羈縻之常談于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稔而實之法

10

天下後世亦孰不皆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子蘭上年粵省陷後英人距制署搜檢歷年夷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子樞案內見其在粵章奏大半支吾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頓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天津是其買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據稱英人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者英縱在津于事無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實為通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奔回遂單銜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十

實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而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于直隸總督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據云各國之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聞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

二國往來

花旗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穌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甯據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支即有中國武弁多員乘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暨旗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悉以為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炮十二尊防階極嚴聞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七

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即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餽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舵工不習水性舟擱于沙即向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得其詳

前甯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于四月初九日自津起程十五日回甯據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天津大沽口內地方攻打炮臺前幾日有英法小火輪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內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內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內有炮臺九座設巨炮二百九十門臺上及華營內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近岸時皆當炮口前惜中國人開炮未能中的彈丸皆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炮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七

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藥之處猝不及覺被炮擊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大眾遂潰天津後來新聞于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並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無阻偶遇淺水亦可雇華舟牽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炮臺亦無准備大沽塞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今花旗繙譯官丁先生已回甯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目擊據云四月初八日之事子見中

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今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公亦奉命來津是日實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旗領事捧回屬中即時繕譯花文見書中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旗領事回拜耆公于風神廟初三日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傷者八十八名中國炮臺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三

上所放之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軍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為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罹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略甚壯其堅守炮臺之人三次為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遽以鎗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
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矣聞

皇上大怒耆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查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任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祇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藐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公來津英法繕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英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賈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
中西紀事 卷之十四 西

已奉准行但稅則一款聞
皇上定要遣欽差同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派定桂良等四人于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即額羅金之轉語出京先須由海道前赴東洋日本國送船以昔年與日本定約曾許其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造也埃公使送船事竣仍回上海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言欲邀其至天津一見于是寄居京師之俄人于四月間來至津邸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庚申換約之役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舛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一

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炮于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為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欵王亦令官兵勿挑戰專為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勁闖入大沽口內旋分兵自北塘後路襲我是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戰不利全營陷焉于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沽之南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

北炮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為犄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炮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炮死時僧邸堅守南炮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等奏請罷兵議撫並請

召回僧邸以戢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于距通州五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二

初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恒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

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

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摺

以奏聞

上大怒嚴旨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內犯于是京師戒嚴

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輒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陷京師五城分派

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

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即日

移幸大內不報迫聞洋氛內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

乘輿法駕明示百官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入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三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懼謠

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幣者徒行奔命于是六部九卿臺諫侍

從之列聯銜奏遞封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

夷兵將薄通州即日由

中旨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蘇勳其調帶八旗禁兵萬

人前赴通州助勦未行聞

上將遷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為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

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硃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噴有煩言

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

人心惶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主當此時執艱難豈暇

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

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

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

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尋又奉

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四

心為之一定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薄張家灣遂逼通州時

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欵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

皆在焉英酋額羅金既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

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

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並須遣法國使臣同來會商

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廟穆蔭恒祺傳

賓主之命于樽俎間法使唯唯無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攘

袂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外無跪禮王其許我

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賓主之禮不可無以肅觀瞻請以軍容入穆爾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告王王見其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執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臥具來恒不得已為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伴睡不聞穆陰請王暫退留恒祺伴馬黎明有馳告王者曰夷人有異志難將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闖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視額羅金則衷甲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邸設法擒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尙為恭順仍理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旨與貝子蘇勤調集京兵以俟後命前旨係內傳故其奏內旨未奉諭旨明

文無從時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據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攜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帶赴通州以西駐紮等因都統得

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即舊化門七里之燕雲寺越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

人長驅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駁一帶分其軍為三偵即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勦玉塵壘鎗排擊不克有頃見夷人鎗炮橫空飛墮中勝保之左額右脛而顛累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僧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定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持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

移幸大內不許遂定北狩之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初八日寅叩關乘輿啟蹕六宮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瑞華宗室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皆奉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聖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匝禁城內外隔絕凡半日不知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巡幸灤陽之旨人心稍定尋奉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越日又幸

續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起

初九日奉

行在旨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會集中州會館議團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晝開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賂司門先後出王大臣等懼激內變議暫開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即屬之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有頃亦屬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為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七

不可侍郎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

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寄奉

上諭據勝保奏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轂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炮近無可施必能大捷蒙占京旗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蹂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袁甲三等子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即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炮臺占踞天津

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軍管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會國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新募義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即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委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投給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八

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俟換約後即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伺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留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欽此是時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

旨著軍機章京曾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澱僧邸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橋師且請和議英酋答曰此國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恒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澱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潰焉二十四日夷人偕居御園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命恒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無顧忌時海澱民房先後被焚火光燭天巴怒未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九

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澱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

睽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

至軍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並脅以三日之限周

得其書總告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

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

是周相倡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

如開門納之乃給照復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

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議館夷酋于國子監中供帳筵宴

具焉日午英酋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

不赴冥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牡專備夷兵出入

尋策馬登城設大炮于城樓上附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

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填塞街巷防兵潰散

鳥駭獸奔于是外間謠傳禁城已被其知者曰此正所謂

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首皆住國子監中亦

有散處天主堂者于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灤陽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十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酋照會趨入城城中自豫王以

下復屢請之初三日恭王移駐廣甯門外之天甯寺進退

猶豫適自

行在密寄硃諭謂此時斷難入城辦撫令且擇地駐紮蓋

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為質也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英

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

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賠款多占馬頭

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住之等王不能難許其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卽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構怨之師復

起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並其散夷數十人悉繫送京師經刑部訊供監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渝盟與師王大臣等亟遣人謝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澱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擾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囑囉居間排解凡三返乃索死者撫卹之款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遣恒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郵款交清然後蒞盟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括京師內外軍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百餘人身藏兵械入城周視日哺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外居民觀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尚書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朱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等入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導以夷樂其酋皆乘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

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囑囉隨帶通事散夷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王據以奏聞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二等日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款稅則事宜大略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

以防異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

上回蹕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疏請于陝代之間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

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及之僧邸拔去三眼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疏論皆得自都中所寄予以九月杪至祁門督師幕府正值籌辦北援及南軍退守一切情形僅于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北事之大略其後由湖北嚴方

伯樹森寄來天津總糧臺一信又得都中寄督師信函

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州請

乘輿還宮疏並六部九卿等諫

幸木蘭疏督師屬彙輯之為一帙乃得參攷前後次其涯

略以上云云無一字得之稗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滄

海橫流凡在斷缺攀檻之傳灑血叩心憂危人

告不避支字之忌故今悉據實書之不敢誣亦不敢諱也

京兵禁旅其為綠營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旗蒙古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盤駁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餉

其口贍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

已恬然自忘其為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厥

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眾非但

不可以

龍興例即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

相去遠甚即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乘輿決計還宮曾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

君父憂也駢之不克遂為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

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子取子求

不汝瑕疵遂為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

口通商則裕制府詎琦相所謂事逆夷如頑父惟恐不

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于此粵

事決裂而後天津畿輔鼓其狂瀾煽其逆談以致禁城

喋血

君父蒙塵君子觀于夷事之究竟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夫

已氏也雖然八年之役

上拊髀揮臂而寄之僧邸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安知異日之不轉敗為勝耶乃事勢未劇方堅守南路炮臺而奏請班師力贊

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又安者七八年

一旦因時事日艱內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

狃于處堂之安于是一誤于耆英再誤于端華肅順而

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疏

李木蘭疏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五

奏為迫切陳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筆有斬李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

師為根本重地

綜顧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為逸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

旗綠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

無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瓦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

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撥吾疆土也明甚若使

乘輿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

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因書出城地方

立見潰散况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六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 開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閣即日反響當日且屬警而

官此時豈聞警而出乎况現在遠東之勢不及當日

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越耶 臣等謹

披北宋幸院岡之役白時忠事邦彥等請幸襄鄧以避

敵鋒李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御敵前將土木之役徐

垕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

立十八團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宗奔

河北而金亡元順帝奔和林而元亡此播遷而亡者也

前史具在遷與不遷其效可睹今日之事萬不至如前
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貽危哉為此策者必曰
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掃邊廓清奉迎反蹕殊不知
皇上一出都城無主伏莽生心蕭牆變起種種危亡翹足
可待又安往有掃邊廓清之日況木蘭一隅又何足恃
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追則以有所馮藉
之京城轉以爲未能抵禦豈中途人心潰散而能資其
得力此不待計而決者也昨奉

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聞非警皇人無固志恐滋
內變不可不防仰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五

七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羣疑
並求

宸衷內斷不爲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
自忘狂懇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夷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廢然于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條稟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略記之迨十年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

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通行閱其條款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受成而已今次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援俄羅斯之例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既設即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豈許嚴

明不得越境攙雜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
泊貢使回國特將

敕諭二道頒付粵東置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連犯浙粵據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而寄住京師白門議中未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此事請約內雖無京師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展請受屢若非有意通商即是覘觀國事況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亦不許在城內設立棧房及擅入省城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入城致有七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年十二月之事今查約內第一款內載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甯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於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約等語蓋因入城一款終慮粵人持其前約而爭之也寄住禁城則各省之入城誰敢侮之可以知其用意之深遠矣
查天津港中之議以換約不遵而罷故惟駁亦死明文今閱其續約第二款內云前戊午年大清欽差將英國駐華大臣副在何處居住一節在滬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為原約仍照原約第三款遵行等語即此款也然則寄住京師當日在滬並未奉行
後來換兵變請始照原約許之

一議沿海之區欲于舊約五口通商外增設牛庄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欲于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鎮沿流

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擇不列三口為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按長江自吳淞經歷江蘇安徽江西湖廣等省皆漕運來往之通衢外洋船隻自二三百噸以下者均可在江行駛該處沿途停泊登岸偶有舛端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則運道為之梗塞又或與糧船水毛關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沈或重運遭其擄掠是國家正供之入適足為齋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而飛渡哉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謂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自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于腹心矣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三

便請暫在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其具章程已久也
一議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貨種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年一修改等語該洋商志在牟利析及錐刀亦死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編運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與該夷無涉而自五口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載者經由各關口中國祇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賈于是該夷有議免抽征之請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凡子口之稅以一次總

納為準因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不復再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為華商作僥倖蓋夷人貨物之受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一自通商暢行出入自便此後夷人入內地即藉華商為導虎之儀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為鷹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況夷勢日橫奸商弄民推其波而助之瀾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四

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何處分別華夷當十年換約之後碼頭未立貨船未到即有持總理衙門執照前赴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長甯州等處採辦茶葉大半華商導之也
一約內言英國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欺虐英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關歐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審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查辦僅衅端自彼起即已入華夷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敢明正領事與中國道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涉事件反

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督制州縣況各領事現任海口有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即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刃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其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即行交出不得徇其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移取起衅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囚犯者蓋英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為得計子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拿追繳一體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取銀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避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事領事實之不理此見于西人自撰之月報中且云洋行

欠帳私逃不獨唐人受其累即各洋皆以為不便等語蓋騙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詭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徒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甯約中已有之然尙無華人弛禁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並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穌聖教暨天主教二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泰西傳聞而不悟耶穌之即天主也法郎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主教一日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並及之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於其教法驅除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皆之以兵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屬于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與西洋人天主教為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文字一條查英夷兩次入貢表文皆由

中國繙譯進呈據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公同閱驗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詰屈難通仍由中國人通習夷語者另行譯出並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稟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久居中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詮釋是時

純廟敕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年之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七

敕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為副使詳攷英夷貢使皆以武臣為正文臣副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內欲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交書往來不用配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抑已汰矣

自十年撫事定後總理衙門奏定章程內稱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挑選八旗子弟學習除俄羅斯章程由該館選旨酌議外其英法美教習及學習之人請小費酌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又查俄羅斯館人使館以兼容現查俄館改作衙署尚有爐房稍加修葺地作館舍免致在外滋

一談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為東方之國名又為四裔之總稱說文夷从大从弓大人持弓也此于六書為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从人从大以魏為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孔子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

一滬中所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八

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準通商現定銷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準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準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遊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悉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準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

易不準洋商擅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準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準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旦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款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款辦理于是該夷始有稅則第五條之議然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棄瓦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準運往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九

外國仍準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

盜鐘之計而已

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此總商衙門呈稱內地商稅過重具詳洋藥卷

中是華商英商

申通一氣之證

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

頒行是時英法挾兵要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烟國之約仍係八年所定並無續款然已預為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賂據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為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為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均照各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十

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為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立批租住在案今續約第六款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為割地誅其心一為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為中國酬罰之款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其天津並大沽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款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複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犬羴羊獸而人者也狠

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然而東方朔之諫
獵曰卒然遇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
越起于穀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今以輦轂之下夷
狄猛獸並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樞之虞則是遇軼
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
卧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免窟窟居不返此誠不可
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
所定以彼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道
八年新安之役粵人縣重賞購其首送回本國遂謀充額
羅金參贊怡王入通議撫則彼單騎赴宴偃卧耶中坦然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七

無備迨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
之在天津被擒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
解者也商虧之款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索賠
房屋貨物者也無論商民平等大免之逐蠻觸之爭不足
爲異即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炮臺亦足取盈矣
若夫誇我宮城我室是始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厚
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恠在彼瘼犬吠非其主曾不足
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
張之敵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子取子
求之不竭矣至于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

款遠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辱舌或因稅課虧短稍
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
之盾豈非藉寇兵而竊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
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
嚴正閏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爲子魏固帝也而
武侯斥之爲賊至于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
謂南爲島夷南謂北爲索虜未嘗以敵體相況也後晉之
尊契丹以石敬瑭爲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
金元始大改傳而卒不振我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七

尚不欲抗衡中國屢次議和皆出自
太宗之意茲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
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以數萬里外不實之荒服
一旦馮陵中夏竟使燭火爭明十日益出此豈但陰之疑
陽紫之奪朱而已哉于見壬寅江甯之約英國尙低一格
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
外洋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二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
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

敘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備注及一切稅
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略相同惟軍費賠款
議定二百萬較英夷滅季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
增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
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卸交銀五十
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
作為法商住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為軍費等語又
第七條內稱該國水陸二軍俟收銀五十萬即退出天津
仍屯駐大沽炮臺待中國將賠款全數交清始將該國占
踞中國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第八條內稱現駐天津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三

集于眾腋是英之所取者勢而法之所取者逸也雖然英
借助于法而餌之以利法馮藉于英而坐享其成曾不思
壤地同而求濟其欲者正何踐黎矣之計也無賄之慮必
不免于象齒之焚亦終必亡而已矣
一彌人換約事在九年今其條約三十款仍是八年所定
增于英法二國之後查該國向不立君長紳民公舉有名
望者一人住華盛頓都城總理二十七部之事是亦斯丹
甲必丹之舊制也西人以一部之長為斯丹一日斯丹一
主曰甲必丹是彼言丹者乃居然以大伯理爾天管與
即中國里長約長之類
大清皇帝平頭雖其八年所定係按照英法款式然九年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四

之兵俟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炮臺惟統兵官仍請暫
駐天津過冬餘與英夷續約大略相同子按法夷之索商
虧索兵費以八年較英夷減半計之即使議增亦不過四
百萬耳今效英之尤在彼固多多益善在我乃默默無言
傳聞本年杜相赴津議撫曾許英人一千二百萬後夷兵
入京城法使囑囉居開作說客來往調停遂較前議減去
四百萬然在英夷則減之在彼則增之是藉以收漁人田
父之獲也各海口貿易英居其首花商次之若以法論則
每年出口之船不過數隻皆繡表呢羽軟綢之物是英之
稅多而法之稅少也英之舊四尚易自朝三法之一裘乃

大沽之役已停止英人換約囑人卑詞請款正宜與之說
明仍照粵東舊約款式即使該國主業已鈐印亦可令其
回國更換遲至來年再行換約未為失信何以王大臣等
不加究詰一律允準且就其約內所定各款效尤之漸實
不可長如第五條言該國使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準
到北京暫住但每年不得踰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
耽延應由海口或陸路不得駛駕兵船進天津海口中國
派地方官照料若係小事不得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
行照會禮部所帶跟隨人等不得踰二十人之數云云詞
意尚為恭順乃又于第六款內載明嗣後無論何時但中

華

大皇帝願與別國立約允準之處以及在京師居住或久
或暫應許該國來使一律照辦同沾此典等語核與第五
條不準耽延及每年不得踰一次之語自相矛盾又十五
條內載合眾國民人在各港口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準
攜帶出口進口之貨外其餘各項均準販運往來至買賣
應納稅餉惟照粘附在望厦所立條約例冊備別國有按
此條約更改者即應一體均同等語又第三十條內載現
經兩國議定之後條

大清國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國或開涉船隻海面通商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五

往來等件爲此條約所無者亦當準該國官民一體均沾
等語凡此重言絮語皆爲後來悔約張本且預知後來英
法所請必有更進于此者即如約內於無長江通商之款
又各海口但有廣州潮州廈門福建臺灣甯波上海等處
則是五口之外僅增潮州臺灣兩處與英法條約之兼有
牛莊登州瓊州各口者不同自十年英法換約又增入天
津濟水兩口凡此即彌人約內所謂有惠政恩典施及他
國爲此條約所無者亦一體均沾固已預爲道地包掃一
切而此中坐收漁人之利已不少矣彌人亦黠矣哉
一俄羅斯之約其與英法異者彼爲增索賂款多占馬頭

此則要求割地意在更張康熙雍正兩次會盟定界之前
約也查八年天津原議第十二條除陸路所定邊界照舊
通商外議增海口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
七處又載明此後若有別國在沿海增設口岸者亦準該
國一律照行一也舊制俄夷不入朝會之列惟理藩院設
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通商之事與東西兩將
軍會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今改議
由該國總理事務大臣與中國軍機大臣或大學士往來
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由該國專遣使臣送到京師其
行走或取道恰克圖或由就近海口悉聽其便二也兩國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六

邊界有從前未經定明者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清理
併載入約內繪圖立冊以昭信守三也其他貿易瑣屑之
條大略與英法兩三國同至十年續定之約則意在申定
邊界以防異日爭端其第一條議明此後兩國東界由什
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
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國其南邊至烏蘇里河口地方
悉屬中國又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交界
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界限其二河以東之地屬
俄國二河以西之地屬中國又自松阿察河之源中外交
界處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又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

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瑯春河及海中閒之嶺至
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界其西皆屬中國界以上凡遇中
外交界之處繪爲地圖以朱絲識別上寫該國繙譯地名
立定界牌永無更改至此等交界均係空曠地方遇有中
國人住居漁獵者俄國不得占逐仍準華民自行照管此
所定黑龍江一帶之東界也第二條載明西疆交界此後
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見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雍正
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
爾湖又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
邊界爲界此所定西疆一帶之西界也第三條總判云爾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七

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卽以上二條所定之界作爲
解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閒之地西邊自沙賓達
巴哈至浩罕中閒之地設立界牌由兩國派出大員秉公
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會齊于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
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
派大員卽按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字二分中
國或滿或漢字二分兩國交換蓋押用印以憑信守以上
俄羅斯新定之邊界大略如此核以康熙二十八年及雍
正五年所定之邊界更改侵占于取于求竊恐將來必有
無狀及我之患查現在所定東邊交界皆在黑龍江之北

岸而俄人在江中修製戰船設立炮位俱見于西人月報
中又言咸豐五六年俄人以土耳其之役爲英法所攻悉
遷其各埠貨物于黑龍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
國兵弁阻之不得是其得步進步之漸至西疆俱係回部
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衅以收
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六

八

長江設關

咸豐十年秋九月英法二國先後換約越月據在英首
卜魯士照會恭親王及同時換約之大臣等內稱現行天
津新議第十款所開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
等因本國現擬僅于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視江西
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先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
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內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
均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宜妥為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
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
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
註明給發備出單之後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
售賣軍器藥彈等物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
逐該船出口不準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
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等語旋恭親王等奏請給
與照發允準奉

旨依議尋由軍機大臣密寄湖廣督臣湖北江蘇江西撫
臣暨江甯京口將軍福建陸路提督等內開十年十月二

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于長江通商業經給與照
發允準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
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沂流至海各地選擇
不逾三口準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以無局
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
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據該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
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
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明給發備有額外軍器或
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驅逐該船出口不準在江面貿易各等語該夷此次嚴定
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有意存
見好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查照湖北江西各督撫矣
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
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
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
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
等已據該酋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辦理
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
得滋生疑慮以致別起衅端著官文等悉心妥辦總期杜

漸防微雨又不致有傷和好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各
衙諭知之欽此是時江蘇巡撫薛煥方奉

旨署理欽差大臣督辦五口及長江三口通商事務會同

湖廣江西督撫籌辦漢口九江開商事宜尋準咨稱轉據

江南海關道吳煦詳稱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業于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辦忽據新開李稅務

司函據英商寶順即願地行稟稱現將前往婺源屯溪河

口一帶置貨運出海口請發憑照前來誠恐內地關口地

方未經周知理合摘錄條約即通中所定稅則之第七條呈送飛咨浙

江江西安徽巡撫查照辦理等情蓋自卜魯士既得照票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英商恃為護符不俟各省督撫知照擅駕火輪護以兵船

由鎮江駛赴九江漢口等處踰年而長江開商之局成矣

當英酋卜魯士之請通商于長江也恭邸照覆謂南省軍

務尙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本爵無從懸揣應由貴

大臣斟酌辦理等因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奏稱九江通商

事屬創始關繫甚巨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所能辦理擬

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滬會同籌辦時江西藩司張集馨詳

稱徽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

猖現查潯郡一帶商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

人尤恐逆氛肆擾有礙外國舟行應請展緩赴滬等因經

江撫據以奏聞而是時寶順前來內地采辦茶葉已由蘇
撫咨照在案續又準江海關道飛報探得英國水師兵頭

霍姓現帶小火輪兵船五隻戰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于

十一年原文稱本年以正月初二日徑泊吳淞口起旋駛

赴長江整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茲稱尙有夾

板貨船積開等語尋據薛大臣奏稱查得恭親王照復該

酋卜魯士公文言明九江漢口等處進出應納稅餉章程

令其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前經轉飭蘇松太道照會

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據照復卜魯士現在津沽尙

未來滬商辦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照突爾起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四

旋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論等因旋據署江甯將軍

巴棟阿奏稱英國商船于正月初十日業已行抵鎮江探

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山水師及鎮江府知府先後

稟報當委佐領文祿前往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據稱

該國參贊巴夏里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員和與霍詳音

也又稱正副領事官二員實係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

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語旋于十

一日該國水師提督和普駕駛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

于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續于二十三等日該

國參贊巴夏里副領事等前來奴才接見之下詢問情形

據稱實係來鎮察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
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並欲使粵匪聞知不敢開炮開
阻該船于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
語奴才因即飭令鎮江府丹徒縣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去
後茲據該參贊等看定在干鎮江西門外雲台山上下建
造公署商棧又擇于甘露寺地方暫為副領事費笠子公
署以便會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業已開船駛往上游察
看九江漢口一帶江西情形等因于是江撫連接各處咨
照飛飭藩司張集馨酌帶委員經費赴潯辦理遂有九江
建立馬頭之議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五

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張集馨抵潯途中接據饒九道文
恒署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後報稱正月二十二二十七八
等日陸續到有火輪船七號經兩廣總督派委都司帶同
英國參贊巴夏里領事官許士二員進赴道署據巴夏里
面稱船內尚有水師提督賀布和賀布普皆譯之異一員意欲先在
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派領事官許士住在九江辦理
通商事宜並欲先赴南康饒州一帶查看地方情形探明
水勢伊與賀布親往漢口商定一切後仍回九江商辦等
語張藩司於是月初六日至潯則巴夏里已由潯起程前
往漢口矣越數日巴自漢口回與藩司接見行免冠禮人

免冠之禮本屬平行于前奉委接件注使
渠亦免冠相見原奏稱其恭願實非也 會商租地立市
事宜而巴欲先赴上下游察看地勢再行定議十三日巴
夏里帶同藩司委員前往湖口諸酋僉以湖境扼要鄱湖
為江省咽喉上通吳城下達江皖形勢較勝欲在該處立
市經委員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係沙
土難以修造樓棧且該處山迴水深風濤險惡商船停泊
互市必不願來又地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襍
處易啟弊端不如仍在九江可得原議再三辯論巴意始
轉與諸酋以千里鏡遠觀四面復用盤盛水銀測驗地底
確係沙石遂允折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六

開河之東量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議寫租約巴因弓
步不準再按指南法用繩較準得深六十丈內有民房三
百餘家巴議給每畝五十千如不願者由地方官酌提公
費津貼定議當立承租地基券約以一百五十畝科算
載明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官清交德化縣歸入編
糧額下又議租約上該參贊與中國藩司聯銜畫押各執
一紙此英人在潯開商之大略也

漢口通商事在九江之先緣巴夏里先往漢口已將一切
處分明白方回至潯故潯中之約江撫奏稱仿照湖北式
樣今據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原奏內稱本年正月二十

六日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
即頗地行之行主韋伯同英官威司利通事官曾學時楊
光讓並隨從人四五十名當飭漢陽知府漢陽知縣等妥
為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入城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
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隨在漢口託人代覓棧房一所
每年讓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楊光讓住居照料
行主韋伯等即于二十九日駛回上海矣二月初一日又
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共三四百名即有英
國參贊巴夏里帶同屬官渡江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前
來查辦九江漢口開港事宜至九江上章請事尙未定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七

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係由福建調來風
色不順尙未至楚次日又有英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
武官二十人至署來拜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探看
水勢並無他意當飭沿途經過地方妥為迎護時尙未回
連日巴夏里于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民地基址
會同府縣踏勘量寬二百五十五丈深一百一十丈四至京
石為界現已由巴夏里至藩司衙門請給發丈量地基對
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到漢傳集地戶房主
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照給交地之後聽憑英商起
造棧房應納丁漕由英商赴縣交納並議再有他國來楚

須在英行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事定水師提督
亦自上游折回于初十二日同巴夏里船先後開行
仍留英官夏姓及火輪船一隻停泊漢口等因此英人在
漢開商之大略也

溥中立市事定巴夏里旋回京師據稱法美

美即稱也茲照檔案作美

二國商船亦將踵至江撫仍飭藩司留溥旋據該司詳稱
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師總領施碟烈倫駕火輪船一
隻到溥于四月初一日卯刻駛往漢鎮是日午刻美國商
人駕飛箭火輪船一隻由漢回溥停泊登岸美國金甯謀
及瑯記洋商在于九江府城西門外勘定地基於要琵琶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八

亭空地十五畝又旗昌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畝
因地勢低窪議即興工用土填高探詢該商人等僉稱美
國領事官尙未定人法國領事亦無來溥確耗並云該國
通商事件均係該商等自行專主不必待領事官定局等
語惟租地換約各事宜須俟領事抵溥方可會辦該二國
領事官既無來江信息未便羈延守候等因江撫據情片
奏請檄藩司回省俟二國領事抵溥再行前往商辦所有
各國通商尋常事件即由九江鎮道督同該府縣妥為辦
理以專責成于是藩司張集馨遵飭回省時值粵匪上竄
黃梅溥中洋商遂疑其間警潛回譏傳人都由總理衙門

奏聞奉

旨革職留任旋被兩江制使奏劾罷歸續據兼護饒九道九江府知府蔡錦青詳稱九月二十二日接湖北漢黃德道劉齊銜函稱美國瑒記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尚未承買過手現委暫署領事官別列子馳赴九江辦理通商事務茲將前勘地基一段傳集業戶公平定價出買以便瑒記承買管業等因當查美國勘買地基應行換約釘界與英國事同一律應遵前次

諭旨飭委藩司來滬會辦等因奉批美國領事官既已到滬而張藩司業已卸篆自應仍由該護道妥為辦理等因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九

尋據以奏聞自此滬中通商事務悉由九江關監督一手經理而效尤督制之漸紛紛陳請應接不暇先是美商因無領事來滬中國不肯與之立租換約因由該國駐京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商人在九江貿易生意不大意欲將來不設領事官即交與九江府代為照應等語由恭邸咨明江蘇巡撫旋準駁回因有暫署領事官別列子來滬之事當查勘定地基一節前已與該國總領事議定該國商人在滬貿易事與英國不同所有租買地基造屋諸事無須換約地價租錢應由商人自向業主公平買賣地方官不必與聞至民買民賣固不容業主抬價居奇亦不

準洋商恃強勒占是以該國旗昌洋行現在九江租賃民房設立行棧係向居民自行議價給租並未經官相安無事今該國瑒記洋行于三月間所勘之西門外地地基經該國領事官別列子來滬於不前赴道署會商輒于十月初八日瑒記洋商率領工匠在于西門外前勘地內砌牆築垣經本地民人阻之始罷別列子知事不成始于初十日前往道署由通事傳言該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國之價給發且急等起造房屋等語經監督反覆駁詰不歡而去聲言此界前已勘定必欲照英國章程短價承買復經監督詢之紳民則稱此係大街熱鬧之區與龍開河之偏僻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十

有水者不同積準監督照會駐劄漢口之總領事始仍照民買民賣議結而前此所勘西門外琵琶亭空地增索至五十畝以其地在龍開河之西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查明地係濂溪書院空基仍經地方官會同釘界其價亦較英商稍增此美人在滬開商之大略也是年三四月間準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咨會總理衙門內稱英國領事官及俄國美國船隻抵漢貨物亦已陸續前來而俄美二國越死領事官任意裝載往來漫無稽攷咨請妥議遵辦尋經總理衙門酌定章程所有各國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準商船前往

貿易如該國並無領事官準其託別國領事官代為管理亦必須別國領事官允為代管方許該商開輪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惟不準貿易即該國人有被人凌害事情地方官一概不問除咨行江蘇巡撫就近札飭俄國美國領事官遵照辦理外出示曉諭通商口岸百姓一體遵行等因當經薛大臣札飭上海道傳諭美國在滬之領事旋準覆稱漢口通商一節前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為漢口領事業已接印任事等情復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傳諭俄國在津領事官孟第飭令查照辦理而據孟第言該國並未設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之事恐係別國假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士

冒俄國名號抑或該省關口官吏查報未實請由總理衙門行文該省確查等語尋準江蘇海關道詳稱漢口應設領事官業經照會俄美二領事查照去後茲準俄國領事官夏德爾照會內稱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國駐京欽差札委本領事兼理長江一帶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印經本領事轉請美國駐扎漢口領事魏連士代理本國通商事務嗣後凡有本國商人到彼生理即由美國魏領事代辦在案請即詳辦等情查俄國若無船隻在漢何必倩人代理領事明係孟第所言率憑臆度而該國之觀望模樣形跡詭秘亦可概見此俄美二國在漢開商及設立領事之

大略也

初英酋卜魯士照會長江通商時擬有長江暫訂章程十款大都與巴夏里往返商電由恭邸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辦理旋準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謂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窒礙蓋原訂章程載明貨物出口入口之稅課俱或在鎮江或在上海完納九江漢口概不征收故其第七款內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準單不用隨納稅餉等語薛大臣謂如此辦法毫無稽攷應飭令該洋商將運進長江貨物除在海關已完正稅不計外所有應完內地半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士

兩之五錢先在江完納由上海給發憑單上駛出口貨物如在漢口出口者先在漢口完納九江出口者先在九江完納由各該關給發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自無偷漏之弊又第九款內稱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查辦完結方準開行薛大臣謂此係英國商民與各國商民口舌之事與關務無涉至于涉關務之事仍應由管關監督自行主政辦理領事官不得預聞于是分別準駁咨會總理衙門及各督撫在案續經巴夏里至滬以第七款實便兩國通商又面交釋出章程十條與前釋之十條字義又有參差因先將

已定之八款試行餘請恭邸照會卜魯士會商定奪不決者久之嗣經英國總稅務司嚇德來京呈遞清單條陳稅務事宜核與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總理衙門以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旋準行在軍機處字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滋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戶部不能懸定所有各口開稅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擬具奏並咨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為籌議務各破除情面力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圭

蓋嚇德單內言欲征收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意在九江漢口等處也嗣經恭邸于嚇德來公所謁見時與之逐層辨論其最關緊要者除洋藥外則內地出進之子口稅也查原訂章程出口入口之貨均在鎮江或上海征納稅餉此次議定專歸上海征稅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準商人任便起貨下貨將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虛立之關其立意在總處納交以杜偷漏然總納之後即可沿途任便起卸貨物漫無限制是仍與原議依違也又據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便往外國則中國無從征第二次之稅若出口復經進口

如湖絲茶

葉既出上海口復進廣東口之類 議照新章加一復進口之子口稅不知

華商出進貨物有一關便有一關之稅安能獨令洋商取巧且易啟華商影射之端因議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一子口減半之稅此後所過仍須逢關納稅復與該國公使往返駁詰始請給與該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至嚇德所請緊要處所設立關卡彼係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則子口之稅僅有一次今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尤宜在緊要處所設卡征收土貨出口以過卡準照為憑洋貨進口以入卡準照為準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辦法以期稅課充裕因更酌定長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西

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其章程奏請頒發長江各口遵照辦理據原奏內稱各口開稅章程前經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籌去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該大臣等商定辦法分別奏咨迭據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咨稱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入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既未議征子稅而洋人復不任他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請臣等與英法駐京公使面議等語即英法公使亦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因與臣等公平面議查本年春閒薛煥與巴夏里曾議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于船集往來頗有稽查惟尚

有未盡嚴密之處而于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程重加增改定為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洋商來往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其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濟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尙未一律議征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擬通商各口通其章程五款臣等與英法公使面商數次于八月開照會英法去後茲據英國威安瑪到公所面稱章程二件均欲照辦該國已發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送閱前來等因又附片奏稱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若不議增復進口之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為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可營生是以臣等前與英法公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如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征稅單其復進口時應交子口減半之稅不扣二成即扣二成正稅半稅不扣其交過半稅後只準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銷售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扣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計而內地各關亦不至有虞缺額茲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之內應飭南北各口遵照辦理于是漢口九江先後奏請設關遂為長江別開生面矣

是年八月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奏請于漢口設關收納洋商進出口各貨稅課以嚴稽查而絕弊端其略言英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五

巴夏里續增長江通商十條內即小魯原訂十款經巴第七條所載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歸上海稽查納稅實有心取巧預萌欺蔽偷漏之端查半載以來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土貨出口販運外洋者因自今春二月以來髮逆上犯向在漢口巨商大賈遷移一空所到洋貨皆于漢口各行暗中以貨易貨運載上船於不交進口貨單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豪玩稽查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據該領事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查之事一概置之阻唔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英旗借以影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物如米糧木植銅鉛等物裝載下船不免私售賊匪等弊必須設關收稅設立官行按單發貨到上海照單查驗出口洋貨亦憑上海發單到漢開船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漢口進出口之貨物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迢迢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下貨任其自便實存欺蔽之明驗也頃據司道傳詢英美等國領事會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務司員憑何稽納若竟聽之來往自便漫無稽查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歸外國兼以內地奸商倚託外洋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漏亦必虧耗釐金于籌餉大局實有妨礙其洋商執一稅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六

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殊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華商兩不相涉現有內地商人赴湖南湖北產茶所在購買茶葉等貨動稱英商雇夥多抗不完納釐金似此情形則內地奸商人皆可稱為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種種皆可指為洋商采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為通商口岸則約內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成虛設惟有漢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查盤驗禁禁止華洋雇夥往各埠頭采辦悉由商販自行販運到漢鎮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源亦與前議條約始相符合應請于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出口正稅及子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七

口稅一并于漢口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僅照單點驗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並禁止華洋行夥往山鄉鎮市自行采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現飭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等因于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議具奏欽此旋準總理衙門議稱上海為入江放洋之總匯稽查較便應將長江出進之稅餉仍在上海征收撥歸湖北江西二省至洋人自入內地買土貨一節英約第九款載明許持照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市鎮采辦現與英國議

定凡洋商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發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為憑以杜奸商影射續又與英國議定此項單照專係由關發給與領事官所發各處游歷通商執照有別其並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仍由領事官發給地方官蓋印執照內祇須註明游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等字以免牽混如有借游歷執照在內地影射買賣貨物者經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例懲辦議定之後湖北漢口由督撫奏派道員專辦通商事宜監督稅課並奏請九江關一切應辦事務明江西撫臣循照漢關辦理于是湖北之漢口江西之九江均以是年踰年先後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七

開關妥稽攷檔案序其本末而加詳焉蓋自通商議辦以來中外之一大變局也

查官相國奏內言有裝載違禁貨物接濟賊匪皆內江通商以後之事其見于奏報者如江南將軍奏稱二月間有洋船游奕于福狼二山口始與賊開炮相持繼則改豎白旗屬勿動手彼時正值各國商船由鎮至潯自潯至漢之際又據江湖總督奏稱本年四月十六日辰刻有洋船一號懸掛紅旗船內載貨約二千餘石停泊安慶城下次早始開赴下游重載而來輕載而去旋據投誠之賊供稱城內米糧將盡遇有洋船來此遂得接

濟又據總理衙門給法人照會言近日乍浦失守亦有
中外商人前往接濟又據都將軍奏稱官兵轟擊君山
賊隊有外國人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見師船追擊棄
船逃走搜船得偽天義陳坤書印憑一紙時四眼狗正
上犯楚北
帶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哆等采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
樣大約如中國
路票一版凡此皆在洋艘停泊滬漢間前後事查
該夷通賊已非一年然其志在貪利故其濟賊也非以
助賊利餌之也即其請助中國勦賊也非以效順利中
之也然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今洋商不遠數萬里將以
求大欲于中國區區米糧軍火欲擅居奇之利而先自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九

試于不測之淵吾知其必不為也此等接濟賊匪之船
隻必係奸徒假冒一則恃洋股為護符一則以夷人為
傀儡意此中必有無賴夷民附伴游歷而海上奸徒暗
中勾結許以分潤遂有此事然長江一帶未開商以前
夷船素不經見偶一遇之則水師巡船易為覺察如三
年上海領事為滬賊寄書其證也今則通商暢行連橋
上下輪烟蔽天無從查詰所破案者尙未必能得十中
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際見其形迹可疑俾而獲之然則
長江之禍豈有艾哉
西人游歷各省始于法國傳教之士乾隆間已有之經

地方官訪擊拘禁

純廟念其無罪降旨釋放解回本國然其人皆習華言效
漢裝與中國齊民襍處即五口通商以後除海口外無
張膽明目而至者自長江通商議起予以十年冬在祁
門督師幕中據軍營探報有洋鬼數名自河由來至景
德鎮云將赴屯溪婺源一帶後據蘇撫咨會即英商顧
地等也踰年五月聞據九江關監督詳稱本年四月十
八日據英商怡和呈驗上海關監督發給憑照一張準
該商前往內地江西義甯州置貨按照條約在于第一
子口報驗即請該口驗明執照務將何字號何貨以及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十

件數或箱或包若干計兩或丈尺若干詳細載明蓋
印填給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關分卡查照驗放有不
符者即照通商章程究辦等因當查該商置貨必以茶
葉為大宗即經札飭義甯州就近查明置貨若干先行
申報於移南昌府轉飭遵辦在案茲聞英商怡和聞知
義甯近有賊跡即在吳城鎮租棧收買茶葉又有英國
之寶順以及美國之琼記旗昌等號既無海關憑照亦
未知會到關均有陸續前赴該鎮辦茶之事於有洋商
自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徵茶由
饒州來至九江者伏查各國商人既在九江設立馬頭

通商其前往內地采買貨物自不能禁之不去而稽查之法亦應查照通商條約隨時察看情形聽憑中國設法籌辦因未奉有明文理合稟請批示遵行抑或咨會五口通商大臣另議章程飭遵等因嗣準蘇撫來文謂英美二國商人有故無憑照買茶之事既經查明應詢該商因何無照即按照條約將無照自入內地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茲由關督照會各國領事論以嗣後必須領取中外蓋印執照方准前往至該商在內地買貨須照條約遵完內地子口稅應由該道于大關之旁慎擇總隘地方設卡專收內地稅銀隨時遵辦等因在案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查通商自有一定馬頭如當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貿易外不得越赴各省郡縣今長江通商除兩處關口貿易外即不得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官相國所奏自是一定辦法而該夷堅持其天津第九條之約反覆爭論恭邸以前約既行窮于鑄錯不得已第就此中分出通商游歷二層聊示限制然彼既在內江占設馬頭水陸任其所之舟車聽其自負勢必通盤籌算以為售自華商不如購自當地民人獲利饒益且又于吳城等處增設棧房廢舊轉輸無所不便何必運往外國舍近圖遠是其土貨之復進口者左右過之既不能禁則除運關

納稅過十抽厘外亦別無辦法是亦法窮而不得不變者也總之隄防一決便有不可收拾之勢補苴罅漏顧此失彼故通商之條約雖多而紛更愈甚不但有傷政體抑亦無裨軍儲當日桂花諸臣抑何重于遠夷而輕于謀

國故

子頊年奉委赴潯見九江設關之後貿易蕃盛月異而歲不同嗣因查勘輿圖自赴該郡西門外以步代弓周歷大街前後另繪西門外洋界圖粘簽貼說由江撫咨備總理衙門查核自西門出城由大街西行至大馬頭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約二里許其地為大江之汊港即龍開河者是也又自龍開河沿大江東行至西門外大街之功效坊口即大街之後身亦即英商所定一百五十七丈之界今稱洋街者是也其地樓臺繚亘英商行棧之所萃東西有界東界直功效坊之北大街以前為南以北為後有洋行費禮查新建洋樓一所賃之于關以為辦公收稅之地即今所稱洋關者是也自功效坊入口即為大街大街坐北之地自功效坊口起東行至張公巷止為美商琮記起止界即前勘地基自向民間承買者也又自張公巷起沿大街東行其南為美商旗昌行棧其北為旗昌下貨入江之馬

頭亦稱旗昌洋行即旗昌自向民間議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與英界之在大街後者无涉而其賃自居民不經地方官擬約亦與英商碼頭分別辦理固自無嫌而自功敘坊口沿大街西行直至滄浦河之南甘棠湖之北滄浦河在街後中隔小河被英商架以板橋直至大街中門皆係英商設有行棧不經地方官之手意亦步美商之後塵而踵行之然已出英界之外矣滄浦對河之大街其南有巷爲英商沙遜洋行之進路內即沙遜洋行行之南爲法國天主教堂正對甘棠湖此又法人所賃與英美同一辦法凡此皆與民居市廛參錯不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三

分者復查琮記承買之界因起造未成又于西門最近之大街另租琮記洋行貿易于此而其西則又有英商仁記棧房查仁記行棧已在一百五十丈界內此又其增設者在洋商占立民房多多益善而濬民貪利私售將來西門外大街房屋勢不至盡歸之于夷不止而城內居民亦將效尤矣傳聞城內小南門地方有英人房屋一所去道署不遠聞昔在大關口後爲粵匪所毀今新建道署當大街南首子往視之則結構如中國式鎮日扁額有傳爲英人教堂者或云馬慶益南爲校場夷人放馬在此語雖近似而兩廊木板甬道裝修整齊又絕不類馬廄者久之有居

民每于夜間窺探聞內有婦女喧笑聲子詢之德化令則並不知城內有夷人房屋一事吁可概也

美國官定之界在龍開河之西通渡南行即琵琶亭舊址當巴夏里至濤初欲在此立市以九江太守某一言遽止蓋謂其地之低溼也其後英人勘定東岸之界東岸居民疑爲太守指使定界之期相與鼓譟某太守遂以此撤任美商繼至無地可圖遂謀築土增高議租換約後以開市在大街中貿易頗便故雖在彼釘界實至今未立房棧然子因繪洋界圖向縣中索取此案卷宗則已定于十一年之後矣琵琶亭舊址湮沒不足惜而

中西紀事

卷之十七

四

東岸之滄浦河被英商築土加高僅有涓涓細流自英人行棧流入大江而城內水口亦因之淤墊矣

中西紀事卷之十七

洋藥上稅

洋藥按新定稅則征收始于咸豐之九年先是滬中定約經欽差桂相等與三國商議謂稅則約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為則式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為然乃于滬中稅則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今議定洋藥准其進口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洋藥按百觔征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章定後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釐應酌量情形隨時

隨地或增或減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京之威妥瑪稟稱上海設局抽釐征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文相謬大為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查江蘇去後旋准咨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等因准總理衙門照會英使威妥瑪始不能辯續據英國總稅務司嚇德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藥各口情形一款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啟保私偷漏之端現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議有兩項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辨論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稅為是而嚇德謂現在上海辦法並無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觔僅征四十五兩之

多復經王等反覆駁詰，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德另呈洋藥一款，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續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准在海口銷賣，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稅銀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之貨，應聽憑中國通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藥之入內地者，即使洋商射銷售而征稅，釐悉與華商無別。于是外洋無從取巧，羣喙始息。蓋威嚇二酋之請，欲以便其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三

洋藥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洋商作俑。而華商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滬約所謂洋藥一經進口，即為中國貨物之說，亦成具文矣。

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藥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皆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銷售洋藥，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滬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款，並無洋商售賣洋藥征稅之條。忽據九江道詳稱，英商販運洋藥來滬銷售內地，商人于承買洋藥後，遵照岸路藥稅章程，每百劬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為詞。所有九江關征

10

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照咨，旋准覆稱：洋藥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賣，不能將洋藥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理。至應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分咨戶部，應由戶部核覆可也。予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滬銷售洋藥之理。祇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于海口，以讓華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四

商之利者，海關既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滬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

洋藥進口，以香港為總匯之地。屬英國埠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為最大，而福州廈門次之。據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岐，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

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擊則開鎗毆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即以粵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二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莊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波等處無從核算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五

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密口一也行戶二也煙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于是蘇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為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密口經紀煙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款內稱在

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霸市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密口或煙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頓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予謂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即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之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款指明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頓船與外洋交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為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且上海入口即係長江頓船既無所不通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別耶總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六

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疆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紀密口華夷混充將來游歷內地之夷人資本漸虧亦可開設煙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征之若使華商不黨比夷人沾其餘應豈復有營生富足之地哉

查蘇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為中國夸張稅額之增以見通商之有裨于

國計者如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于股掌之計也今且就洋藥一欵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歲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據單內酌定各口征稅費用為外

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百去其五有奇今洋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襍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直省各關稅額每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歲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股削之以附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通商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七

所不禁者自各口既開外洋搬運往來課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估計除洋藥外可得歲額八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為大宗而湖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竭澤而漁華民慕利而附于是茶絲兩項日見翔踊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之前如買三倍而中國之民力竭矣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鐵米穀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途與遼東豆石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商

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往返駁辦卒議此等豆貨准雇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但仍循原議不准裝載出口完案自此洋商出入無不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照會內稱兩口所出豆石豆餅內地商人藉以養命者不下數萬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算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八

中西紀事 卷之十八 八

（此處為空欄位，無文字內容）

小國換約

咸豐八年夏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至滬飭將各口通商稅則事宜與英法等國來使商定八月桂相等至滬凡兩月始定于是四國以換約請相國令其將所定條約齎回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西班牙葡萄牙之屬紛紛陳請謂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一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于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今英法等國業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相國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國僉稱大西洋各國向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行文照會三國定規則時俄國不與三國者英法美也內稱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為定見旋准法國照覆謂此言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

令本國官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等語又准美國

照覆謂此事自應變通須先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

前大呂宋印西班牙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洋即

葡萄牙雅爾即亞字長言之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

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兼攝無約領

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己益者地方官可以直卻不與延

款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亦可將情理

對彼說明等語詳美人文義詰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

謂中國欲定章程先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

允大呂宋立約而葡萄牙今已求取又似欽使等已有所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二

允意桂相當日或因澳夷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得以此窺其淺深事從秘密真能得其詳也惟英國照覆之文貌玩實甚其略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欵轉報本國秉政大臣奏請外合為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試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措此詞敢請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諉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李

太國主之也時桂相奏開滬中稅則事宜附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寢迨京師換約復在滬申請申前議而後此內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

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奉旨授為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于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援英法等國例一體換約通商時蘇撫方奉密寄將俄夷所請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附片陳明滬中通商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三

上諭此寄于次年正月奉到予在神門督師幕中見之其前段所論即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事具詳二十卷中薛煥另片奏三國換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並著該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為杜絕毋令輕駛天津又費唇舌並曉諭英法味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方為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是役也厲階之梗實仍始于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即應如

廷寄所云令三國幫同阻止並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

邦都著落在英法味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後此無限波瀾既不能令復于照會中依違遷就諛言不悉外國情形轉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者其後果有在滬在津竝擅入京師紛紛瀆請之役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薛大臣不可旋據布路斯使臣斐梯理阿里丕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西洋近北之普魯社國也其國向在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四

入滬中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也時法國有駐京公使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援案阻止而法使稱布路斯為彼國之舉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據稱該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無異即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其在天津德候三口通商大臣酌議章程並由法國使臣代為照料等語奏聞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即日

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擬條款旋據布路斯使臣在津

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款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款茲據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部名請按照該國條約一體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祇准布國派乘權大臣一員其餘德意志公會各國俱歸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乘權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口大臣與之面議另立專款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略相同于七月二十八日彼此畫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五

旨依議續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約辭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必至效尤前往又查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入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夏有大西洋國即葡萄牙亞住居澳門之夷人

詳是泰西各國之總名以澳夷寄居中國自明以來遂得大西洋之專稱由粵中海道徑赴天

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遂赴京師經三口大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攔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哥士耆者稱爲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國館中恭邸語以外洋無約之國例不准擅至京師況該使此來

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擾無攸哥不能辨乃請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士耆代辦作爲法國賓客在京往來商議悉惟法使哥士耆是問議定之後仍回天津畫押即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爰由哥士耆酌擬章程若干款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議定奏聞奉

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即日哥士耆帶領大西洋使臣至津一切畫押蓋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不得列入會議衙名皆法使主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六

之二也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拉斯喇弗泛海至天津即由天津起程徑赴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飛函通知總理衙門即由恭王等照會英法等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准英使照復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恃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英人首起難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據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照中國定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

因言丹與英為姻鄰之國並引曾尤法使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難力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行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敘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不能辨去後准呈到照會以此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隱隱為丹國認錯也復經威安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為緩頰始據該大臣奏聞奉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七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照辦理欽此尋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款並來往照會各件奏聞奏內稱丹國使臣來京由英國威安瑪認為伊館賓客代懇商定通商條約經臣等駁令回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安瑪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耆認為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耆出為商議大略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據威安瑪攜帶該使照會並所擬條款章程稅則底本送來臣等核其條約大略以英國條約為藍本並於

英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因威安瑪代為謀主意欲藉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恒祺因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安瑪聲稱丹國既係英國姻鄰拉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洋一律連日迭次會晤逐層辨論始將擬款中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款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核辦臣恒祺俟議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八

該使迅即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等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
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續因京師換約英人亟欲于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款之議而大西洋各國之續請立約者獨于長江一款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款丹約之第十一款已將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靖後常行之章程非現在試行暫定之章程也且約以載明白畫押之日起一年之後始

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
海口通商原有舊例長江通商實爲新例不可以三國之
業經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丹使定約卽有威安瑪至
彼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照英
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復內稱
貴國商船欲于未換和約之先卽入長江貿易本大臣亦
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倘准貴國商船一概入江
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實有妨礙
本大臣見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華艇及原係華艇
改爲外國式樣之船及甯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樣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九

一 枝桅小船以上各等船隻雖挂貴國旗號均暫時不准
入江惟貴國旗號之二枝桅三枝桅二板船及輪船始准
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于條約之外逾格優待
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
則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奏所稱長江暫
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委也
嗚呼予閱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
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夷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盤踞
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
辦理者則借爲走私虧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

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爲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
之至于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款然其
約內載明中國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
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
俟續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夷未經換約
輒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國之援威酋從而
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
後外洋所請至于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
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
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

湖北三省凡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
有一定馬頭乃又于天津第九款內闡入英商持照前
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于是有自赴山鄉市
鎮采辦貨物爲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雇內地船
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挹注之取通貿
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省分矣換約之請波及小
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
帝其主欲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牽及德意志
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
職方紀略之所不載者愴悵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

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錢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進口今一概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賊濟姦惟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華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罹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調停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非人力所能爲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長江通商一欵外洋視爲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爲大宗惟內江占立馬頭可以任意采購是以慕趨之趨絡繹相望予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一

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察看通商情形並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據情咨會總理衙門准覆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咨請駁斥可也查意大里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請行貿易利之于人甚矣哉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波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台即約內所稱比耳台京

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即大尼其來粵者稱黃旗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英人嘗爲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爲國遂與大尼爲友邦二國南北比鄰相爲姻婭亦必有之事非威妥瑪之託詞至單鷹黃旗等國在粵中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九

中西紀事 卷之十九

十二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

江上蹇安

外夷助勦

咸豐十年九月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約既成法之使臣
噶囉者意在修好且欲收漁人之利于中國因于宴會閒
自誇其船礮之堅利謂大國如有所需聽從銷售若欲仿
式製造亦肯派匠役前來教習演試又請于海口助中國
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准王大
臣等先後奏聞

上不許也嗣俄人換約遂有助兵助賊代運南漕之請十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密寄江浙督撫及漕運總督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
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
王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于陸路
統重兵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
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咪
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願領價采辦臺米洋米運京如令
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味旗
幟即保無虞等因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借資外國之理惟
恐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勦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

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貸在
利藉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慮預防法
郎西在東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
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即日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
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
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采辦運津之
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詳
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欽此嗣經各督撫奏覆有
以爲借助夷兵事屬可行者兩江督臣曾國藩也以爲有
害無利必不可行者漕運總督袁甲三也浙江撫臣亦各
有意見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二

旨將各摺片發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旋于十二月准軍
機密寄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議曾國藩袁甲三詳煥瑞昌王有齡
等各摺片稱江南官軍尙未能進勦金陵卽令夷船駛往
非但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句結
生變尤宜預防該撫所擬令募兵由陸路進勦非獨經過
地方驚擾卽支應一節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必
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竝于英
酋威妥瑪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賊本

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益非但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為己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借夷助賊流弊滋多不可因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勦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茲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款銷其鎗礮船隻使必有利可圖即可冀其曠就以為我用倘上海夷人諄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許煥燾為獎勉續有兵船駛入內地按照條例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見在兵力設法攻勦逆賊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三

再觀望至法夷鎗礮既肯售賣茲肯派匠役教習演造亦合曾國藩等酌量辦理即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撥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其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二語係錄筆點改于大局或有裨益仍即在于通商稅內籌辦至代運一節由許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無須與該夷預行會商味性較醇與英法不同其應如何駕馭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于彼之心亦著曾國藩等妥為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于是借勦代運之議遂寢十一年夏總理衙門恭親王等奏勦賊亟宜乘時請購買

外洋船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其略曰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由于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散遣之湖勇從逆之漢姦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間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內憂外患其事不相屬而其害實相因臣等現辦理外國各事期于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礮並請

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制于人然購買船礮之議曾國藩等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四

孔急未便再事因循自英法住京後臣等迭次接晤窺知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志即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法兩國均以為非蓋其意恐俄國日益強大不獨為中國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為之防是其猜忌之情可以想見臣等探聞英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約法國雖欲勦賊以夸其勇而為英國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間巴夏里自長江來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江楚各軍紀律嚴明惟餉項不足船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自龍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睨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

賊爲志不難漸次堵遏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閒並
無堵勦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勦則北
路必受其衝是以上年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須有
三支水師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保護下河以取金陵之說
但造船必須設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
勦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
一隻敗壞臣等詢之嚇德據稱外洋火輪船大者每隻數
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
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
礮其費不過數十萬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五

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
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舵司
礮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
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此等欸項據嚇德
單稱征收洋藥正子稅外一經進口無論販至何處銷售
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
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可
作爲購買船礮之用臣等令其將船礮洋鎗價值分晰開
單先行呈送如蒙

俞允擬將價值奏明後即請于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

籌欸購買並給嚇德札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
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俟駕駛得法再入大江應請
飭下旨文曾國藩等熟計遵行至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
現回國請給札令其購買船礮伊即稟請該國主代爲
購置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以英法
事同一律未便意存軒輊如伊必欲請辦亦應仿照嚇德
開明價值先給一半似于事亦無所損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施行奉

旨發該督撫等悉心妥議期于必行不得畏難苟安欽此
按此項船礮是否購齊如何布置均未見之施行而上年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六

六月金陵之捷惟陝甘總督原帶水師楊岳斌酌留數營
及江蘇巡撫李鴻章調派淮揚水師在于龍江關水西門
一帶而此次攻城皆陸軍以全力制其死命不聞有小火
輪船助勦之說是則以之滅賊既已失之于前以之禦夷
亦難善乎其後蓋內地演習則曠日持久而未必能精外
洋雇募則通賊濟姦而尤爲可慮當向帥初攻金陵調派
紅單艇船入江助勦十年之久迄無成功而傳其通賊受
賄種種不法是無利而有害也壬寅撫事既定中國大吏
亦請設船礮之局彼時五口通商中外輯睦若乘機商向
外洋購買船礮不特可免異日粵匪入江之禍而其時洋

艘皆停泊海口不悉內地虛實若得小火船數千號堵截
內江則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者即在于此今自長江
通商外洋船隻無論大小靡不駕輕車而就熟路即使中
國仿其制作還地能良又安能敵其夫人能為之技哉若
謂藉以籠絡外夷原奏內有夫此不獨賊勢既難逆料即
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之語
則癡人說夢語也

方辭大臣之撫蘇也駐節滬中危如累卵而蚍蜉蟻子之
接遂有與洋商相依為命之勢自借夷勦賊之議起因
密寄中有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之諭適
是年之春髮逆大股竄逼滬防外洋各國以通商各口滬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七

瀆為根本之地願效死力英商雖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
約至此亦不得不謀以自衛于是英法等國會同官兵水
陸夾勦又于上海城垣等處挖濠築隄內守外禦遂連敗
賊匪于東西擺渡及高橋等處奏聞奉

上諭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上
海幫同勦賊具見真心為好克盡友邦之誼著傳旨嘉獎
並嗣後如有外國協同助勦之處著辭煥隨時迅速具奏
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欽此時美國人有華爾白
齊文者自募常勝軍願助中國勦賊華爾為正領隊白齊
文副之駐守松江先是賊犯松江經華爾白齊文領洋鎗

隊連敗賊于迎旗濱天馬山等處並據華爾等稟明上海
道及美國領事官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由蘇撫
奏聞奉

旨華爾著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嗣滬中之役英法二國勦
除浦東之賊于高橋華爾等率隊赴之首先沖入高橋賊
壘被賊眾迎戰轟擊連環洋鎗白齊文身受鎗傷裒創力
戰遂將賊壘一律掃盪奏聞奉

旨白齊文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自此英法美三國屢助中
國勦辦蘇松太倉各路之匪迭著戰功並奉

旨權授中國總兵副將等官同治元年辭煥解蘇撫職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八

旨李鴻章著以三品銜署理江蘇巡撫所有防勦各餉專
恃滬城洋稅以資接濟于是各國經理稅務之商人及助
勦之水師陸隊隨時傳

旨嘉獎而法國連年在蘇浙勦賊陣亡提督三人均奉

旨優卹並賞給該家屬貂皮銀兩二年克復無錫蘇州等
處則英將戈登戰功最著權授江南總兵官蘇門之役偽
忠帶兵先遁經城中偽職殺其為首之偽王譚紹洸開城
納款蘇撫入城梟其偽職八人而是時滬中月報言此等
偽職係戈登與之說合許其投誠免死而深以蘇撫殺降
為失計亦未知其確否也美國自華爾中鎗因傷病故白

齊文廷統全隊傳聞其索餉不遂投入偽忠潛至金陵續
因偽侍竄擾江西同入撫建又由建昌竄入福建漳州之
陷白齊文實自力焉昨見上海月報言官兵克復漳州白
齊文踞城拒戰被官兵生擒解入大營報中亦深鄙其反
覆無常棄順效逆實為取死之由等語予謂上海之役係
各夷切膚之災陸贍之圖謀以自救者至于蘇浙一帶乃
上海甯波二口出入之區故得以稍收其指臂之助若因
此而謂夷兵可借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即如白齊文
係美國人恭讀

廷寄謂其性較醇與英法不同飭令設法駕馭以生其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九

順之心今白逆初次助勦即請易中國服色伍于臣民當
奉

袁許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其後以戰功屢著加至總兵銜
與外洋之提督同等一旦狼子野心不可測度馴至于叛
逆昭彰死而不悔者夷人好利故偽忠得以言甘幣重擢
之然則借夷勦賊之有害無利亦可知矣

庚申之冬予在督師今留侯部門幕府見江浙撫臣及
漕臣先後咨到奏稿各有意見督師命彙入夷務檔案
中時予極以袁漕帥所論洞悉夷情嗣于次年正月奉
到

廷寄則

聖明遠慮固已洞洞無遺第等中于借勦利害覆奏不提
一語豈可吝之見一經道破轉使外邦得以規其虛實
持我短長故特秘之

附錄袁漕督甲三覆奏

奏為遵

旨體察借夷勦賊有害無利謹就管見所及密摺覆奏仰
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
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上諭本年秋閒英法兩國見云欽此仰見

皇上撫夷勦賊

聖慮周詳而于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忝統師于自當以愚慮所及縷析上陳以備
聖明采擇查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
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
龍舢板拖管等船不下數百艘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
良迭著戰功果能統帥得人妥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
非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
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

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艘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向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碇並結黨肆搶情事則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賄償又將有詞可藉誠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十一

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即合杜其勾結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況夷人素習天主教本年六月即有墨利加國借英夷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經李若珠奏明在案髮逆之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所習相同前次既赴金陵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但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恐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即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處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衷竊以為必不可行惟求

皇上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于後不如慎之于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為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能得其力其有利于我者該夷亦必不肯為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為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予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夷向于內城設館人地最為熟悉本年聞在天津議事者即係前年住俄館之人都人尙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十二

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梗塞一函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驛站稍有洩露所關匪細至交商買米借用俄味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于海運事宜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所有借夷勦賊有害無利各緣由理合懇情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奏

按袁帥此奏洞悉夷情而其謂各夷犯順安知非俄人之唆使與予所論不謀而合方奉

旨之初子在幕府先見之竊以此事必不可行而出自俄人所請九不可信然督師則已曾有成竹矣俄夷教唆之本末予詳其事于四國合從卷中今再論之自庚子英夷內犯以來俄人窺鮮始欲兩乘其敝繼遂協以謀我是殆狼子野心不可得而畜者也其與英法二國血戰三年而後和事在咸豐五六年間時英人以有事于中國雖許其和未嘗不心甚之子八年在浙見西報言英人入天津欲藉俄夷爲偵探嚮導而又陰懼其搆中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

三

西之閒刻刻防之其在黑龍江得漠北五千里之賂三國忌之尤甚著其事于月報中蓋英人欲用俄夷而已先爲俄夷所用徒令中國兩受其害耳凡此皆可爲奏中增數重鐵案至其謂天津議事之人即前年住俄館之人則予合從卷中所錄西人月報已預爲今日張本矣報中言其漏洩都中近事以其言多不經故汰之士大夫諱談月報罔識夷情予感其事因錄其全奏而附識于此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

江楚聯教

西人之入中國也藉傳教游歷各省則出自法郎西者蓋十之九自壬寅議撫通商越三年而法人在粵請弛華民傳教之禁部議允行具詳第二卷中己未天津議撫載入法約第十三款內然與在粵所請大略相同迨十年換約續增第六款內開華人無論軍民有傳習天主教會集講道建堂禮拜者地方官不得妄行查拏違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天主教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地方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一

等件應賠還法國駐京公使轉給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地土建造自便等語查舊檔康熙雍正間因西洋傳教之風日熾大吏請申康熙八年直省開堂之禁奏請各省及粵東外府縣之天主教堂悉撤為公解歷經查辦在案法人所索賠還之地基蓋即指此而中國傳教之姦民互相煽引滋擾無休江西撫州門外有法夷在義冢之旁租賃民屋一區常以黑夜傳教亦不敢自立教堂名目其他如撫建袁瑞臨吉等處亦多似此惟吳城東菜園地方設有教堂多歷年所道光開新建知縣某援禁撤毀嗣又于望湖樓下改設一區咸豐五年水

師統領今兵部侍郎彭玉麟復率兵勇毀之以其地為龍王廟時天津新議未行法人及傳教之士不敢阻也京師換約之踰年法人請赴各省傳教由總理衙門給與執照有法士羅安當者來至江右舟泊九江遺其副方安之赴省向南昌府衙門呈遞照會約期晉省時江西巡撫毓科會商善後總局派委子及前署德化知縣張國經充接伴使前赴撫州門外晤方安之方固廣東南海縣人也據稱羅教士現已自潯起程帶有總理衙門咨文面見大府商請一切事件並據方安之稱省城內快子巷有法國新置一區以為育嬰公會內養女嬰十餘人請入視之約以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二

歸稟之大府諾焉時十一年十一月也踰月十八日羅安當至省由方安之先期照會請代通報爰暨張令會同南昌新建知縣約相見于公所羅行免冠禮遂同入城自撫軍以下皆按平行禮接待坐閱面呈恭邸咨文一角則賠還吳城教堂事也時已歲暮法士請在城內育嬰公會過年撫軍許之初羅安當將至江撫傳詢相見儀注予因檢天津新議法約第四款內稱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法國大憲與中國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其兩國平等

官員照相並之禮等語詳其文義所稱彼國大憲指全權公使而言中國京外大憲指京師之王大臣及外省督撫而言若所稱二等官員則彼國之總領事及正副領事以下也又檢英約內開該國正領事與中國道台同品副領事播譯官與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又英人在滬照復桂相援法國二等官質類推領事官既與道台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今統核二國之約必彼國有全權官銜者始得與京內之王大臣京外之督撫平行明矣查羅安當不過彼國一傳教之士本無官職可比例而據其前次來東稱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則與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三

現在九江領事自稱總理江西通商事務者同九江領事既與九江監督同品來往文移悉用平行儀注則其行文撫憲須用申陳與道員行文撫憲之稱詳稱稟者同而其來往謁見亦當如司道見督撫之儀轅門外下與由角門進督撫迎送如見司道儀今羅安當比照九江領事官例已屬優待謹摘錄條約繕具清摺呈送核行等因撫軍是之及羅至省二次東內忽增入代理全權大臣字樣予方請中丞駁回而中丞已傳諭升礮開中門如督撫相見之儀江西省紳民間而駭之羅既出有識之者曰此二十餘年前潛匿廟巷中廟巷即其舊天主堂地名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

者也又有識方安之者以為即江西之撫州人適羅安當攜其傳教告示請飭地方官張貼眾議洵洵踰年而難端作

當法人之請領執照也分遣傳教之士游行各省將至楚楚南長沙湘潭一帶傳教之姦民相與夸耀其事以為吐氣揚眉復見天日楚之紳士聞而惡之乃撰為公檄議戮天主教有昇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之有習其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大略謂其籍宣講為名裸淫婦女設女嬰之會采取紅丸其他種種姦惡描寫盡致流傳入江正羅安當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時值試期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四

將及江省巨紳大集于豫章書院則有告歸之翰林院檢討夏廷傑在籍之甘肅臬司劉于溥等將楚南公檄鳩費付梓一日夜刷印數萬張徧揭省城內外通衢法人聞之請詰主者會同治改元江撫內召受代者為沈幼丹中丞孫植未至則督糧李黼堂觀察桓文恭子也時方升任藩司護撫篆乃以五日京兆辭迨中丞至赴懇不面往拜囑亡于是教士益失望而時值南昌郡試之期學使之按臨者亦及焉二月十七日子在郡署校閱日曠王霞軒太守必達南南昌孫雪筠大令家鐸急走語子曰頃見外間揭帖期以明日午刻拆毀天主教堂倘激而生變非但地方官

未便即委員亦未便也予曰爲之奈何二人曰檢討主講
豫章雖不預謀可以止之予曰檢討日飲無何杜門謝客
惟兒子識其小阮數人請往覘之歸寓呼兒子策騎疾去
甫出門而羅方之謀者至告曰嬰堂已被劫主人幸無恙
今疾趨出撫州門矣然女嬰已失勢將及城外教堂不識
能保全否也予乃借張令亟趨郡署則兩首縣皆在焉遂
同詣快子巷除育嬰會被毀外又折從教之店屋民房數
十間初下城門已扁歸告中丞中丞歎曰夷人逞志于
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
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爰據實入告自請嚴議而地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五

方官及委員之接伴者皆不及于劫

十八日再毀法國城外之舊天主堂又毀教士坐船一隻
皆夜毀之也羅安當之逸而出也與方安之分道而走方
至瑞州羅至撫州中途憩息于從教陳姓之宅是日子探
得城內及城外散失之女嬰共二十餘人皆在南昌之在
港與進賢接界蓋教士之謀者告之也予以語雪釘日女
嬰之在在港有乳婦領之將送至撫州該夷育嬰會中然
省中事起沿途皆以逐天主教爲名若女嬰被劫彼因何
罪尤恐教士之有以藉口也雪筠乃遂派安役自往港截
回逐名點驗連乳婦共二十七人以舟送入撫州果也南

昌進賢兩界之居民以搜捕羅安當不得連劫陳姓數家
羅逃入潯由潯至滬遂達總理衙門旋准恭邸函致中丞
意欲仍照賠還完案中丞議以五千兩償其教堂嬰堂及
酌貼從教被毀之房屋派委予至潯面議而羅安當聞委
員將至避入上海由上海總領事控訴該國駐京公使來
文內稱連年各處被虧及現在省城進賢兩處房屋器用
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欲索撫州門外之丁家山
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
房屋教堂墳塋之用交羅安當承管由總理衙門咨照在
案踰年羅安當方安之復乘舟赴省理諭方泊滕王閣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六

覓河干豎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隨有拋擊磚石飛中其
舟始解纜下駛中丞派員前往諭以迅速赴潯由九江關
督會商辦理該夷始稍稍斂戢卒以二萬金議結完案又
索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畝即美界外之餘趾也法
人在潯既無貿易亦無領事而以傳教與皮占立馬頭餘
地故英美二國商人亦陰蓄之謂其爲不商不賈之游民
皆約中游歷二字啟之也

方教堂事之發也江省紳士以衅由揭貼公檄轉相號召
遂爲拆毀者口實相與兇懼聞江撫辦理此案不株連
紳士不牽涉地方官乃由檢討夏廷渠呈送骨殖一包銅

管一具血管一合向江撫面稱骨殖起自該夷教堂院中
銅管係取睛所用血管係嬰兒精髓合成中丞以其言多
不經亦無根據發交南昌府縣查辦經南新二縣按蒸檢
法檢驗該骨數具並無傷痕其銅管血管似係外洋之物
亦不識其所用因詳稱奉發各件在該紳等雖非確有所
見而地方官實已先有所聞除骨殖業已驗明應毋庸議
外其銅管血管究係外洋所用無從辨認一經傳播便駭
聽聞亦似非無因而起應將原件繳呈請即查照總理衙
門轉向駐京法使查詰咨會來江以釋紳民疑團以敦中
外和好等情由江撫咨行在案繼以此案仍照賠款議結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七

其事遂寢

楚中黜教之公檄既行法人之傳教者與江西先後並至
遂有湖南之長沙湘潭等縣起而攻之江西拆毀教堂在
元年二月間而楚中湘潭之役亦以是時踰月有江西南
豐編修吳嘉善者自楚中踉蹌歸過省中館于夏檢討之
宅時檢討竹林方以江事爲憂問編修自楚歸詢以楚事
自言其僑寓在楚適教堂獄起波及從教數十家該編修
因習西洋繪事傳其照鏡點水之術嬉戲以爲常一日突
遇數百人仡然而入謂其爲天主教徒將執之某欲辨不
及毀垣而逃則寓中之劫擄一空矣檢討之姪某大合走

告子子曰今士大夫之從天主教者豈少哉蓋某編修之
託詞也大令曰請試之乃倩編修傳其繪法一日開傳寫
數像鬚眉畢肖始信其言之不誣傳聞楚中事發地方官
被劫革職勒限嚴緝然即鈔不具惟是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
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奏稱天主教原以勸
人行善爲本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
奏稱各省地方官于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該督
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交涉教民事務須迅
速持平辦理不得意存偏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八

請各節均著依議行欽此按此奏正在江楚毀教之後疑
卽該教士控懇入都由該國公使照會云云也踰年總理
衙門照鈔法國照會咨行江省見中閩所敘皆江楚兩省
之案又並索楚中賠款三萬兩其湘潭等縣革職勒緝亦
同載照會中蓋同一公文而分咨江楚者其後楚中如何
議結未見明文若江省查辦此案中丞不激不隨方伯亦
以楚事之嫌陽謝之而陰持之庶幾持平辦理者也
按教法之害人具見于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及黃岡
吳德芝所記具詳第二卷中予聞楚南公檄謂其收養
嬰兒爲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過天癸之期

始行遣嫁而紅丸被其攝取鍊入丹中可以恣淫慾資
長生又言黑夜傳教所投婦女丸藥率皆春方能令女
反求男故其術久而不洩聞有泄其術者合婦人帶歸
試之立驗然皆無左證若江西紳士送到之銅管血膏
尤涉曖昧而其揭帖中言毀堂之後放出女嬰皆目瞪
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實無稽之妄語
耳吾友孫雪筠截回會中二十七人逐名點驗其十歲
內外者尚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無一人訴稱教民害
己不願入會者此可見矣惟予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嬰
十三人皆自五六歲至十歲上下者詢以所養小兒及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九

女嬰之在孩抱者則稱悉付乳婆帶回家中又詢此等
女嬰從何而來則稱斷乳之後始送入学又詢以男嬰
豈無斷乳而稍長者何以堂中不見一人該教士詞窮
捏稱贖回或稱送入村塾中讀書皆支吾語也城外之
舊天主堂予始查竝無收養之嬰孩後聞自饒州帶來
女嬰十餘人查驗與城內所收年紀大略相等則該教
士所云斷乳之後送入学中者語亦近似惟會中不收
男嬰而收女嬰又男嬰之長成者不聞置有義學而女
嬰之長成者必欲收入會中且快子巷收養女嬰僅十
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婦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此中

形跡種種可疑時該教士又向予稱瑞州高安有女嬰
業已贖回後因擇配不遵教條遂致兩姓涉訟請代求
大府迅飭瑞州府審結予不解其何意令其具呈代達
內稱高安有育嬰會係交本地從教之胡姓掌管已歷
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吳姓茂才將女送入會中迨其長
成前來取贖當議付會中乳哺費二十千文付過一半
便將此女領回惟該會規矩凡女嬰被人贖回須在會
立約載明此女長大仍憑教士作主指配從教之家不
得於教外自行擇配今吳姓領回之女胡姓係會中首
事欲為指配該族教內之人而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十

聽自行擇配兩姓口角遂互控入縣由縣入府現尙未
結等語予因知此中曲直不辨自明請轉飭瑞州府持
平斷結旋據府中傳集兩造供詞與該教士所呈略同
惟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且素不崇信天
主教不願與教內人爲婚胡姓不能難遂由府中斷結
飭令吳姓補出十千文交胡姓收領胡姓代擇之配應
毋庸議取具兩造遵依由該府詳請銷案詎教堂獄起
方安之避入瑞州復唆胡姓翻控至今未結當該教士
呈請之時予曾詰以收養之女應指配教內人則江省
安得有從教相當之男女又安能以從教之故逼令違

適異域該教士笑曰江省何縣何鄉無我國教中人君
因不知耶旋據瑞郡函稱胡姓呈送遠年卷宗該族販
依教法實始于明季然則該教之行由來已久一旦張
膽明目恃有冥冥宜其禍之相尋而無已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勦撫異同

成廟暮年深見承平日久文弛武玩禁烟之令稍以操切治之輒啟邊衅東南姦民轉相煽誘未易旦夕平也天津乞撫琦相中以先入之言

上不忍生民塗炭始允其請迨舉事一不效輒簡授親臣宿將授鉞督師惜將軍參贊意在羈縻以致齎糧得志鼓棹長驅江浙之間沿海騷動然其怯者漏刃破膽忠者免胄歸元而于國事終無濟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上輟飯拊髀未嘗不意在良將而閩臣疆吏未聞有協心規畫以仰稱

聖意者乃憤懣而允撫事之請論者徒見耆伊兩相自稱受

先帝密旨便宜行事不知

上見時事日艱于守土之官債軍之將靡不寬其銜譽示以優容即

大行遺詔中亦引咎自責不欲諉過于臣下迨

今上登極始明正其罪告諭中外是則撫事之請乃

成廟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本意也琦相到粵在二十年

冬大角沙角之役即在十二月中旬

上赫然震怒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計其時不但在虎門未失之先並琦相奏給香港之議亦未之見轉聞不為不速至靖逆在安徽途次連奉六百

里廷寄飭其一意進勦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蓋是時琦相方與義律說明以香港馬頭易回定海奏至之日

上恐其仍蹈撫軍之故轍故復申以

訓諭並將琦相奏給香港一摺發交閱看飭令確切查明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夷貿易致滋後患等因此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上諭也迨琦相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十七日又奉

上諭該逆妄肆鳴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伺朕早料其

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尚有四百餘里倘能嚴密

防堵該夷亦只洋面游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定海退去兵船諒必歸并香港恃眾負隅儘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遽

行進勦恐有疎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

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勦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

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到兵丁奮勇直前殲茲賊

類毋稍觀望琦善摺著抄給閱看欽此據此則是時成廟主勦之見獨操乾斷萬無轉移請逆過江西即聞虎門失事果勇到粵去虎門之役僅六日耳其時所調各省到粵之兵三千餘名是以

上飭令將軍巡撫先事防守所可異者果勇到粵未嘗交兵與英夷一決勝負輒聽彌利堅呈請通商代為具奏其時何不與各夷人說明令先將烏浦兵船退出以試義律乞撫之誠否若彌利堅但以此為義律緩兵之計是伐謀也若果肯帶兵船與義律講論是伐交也伐謀則攻其心伐交則斷其右臂不務為此而樹援增敵之是慮是病在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賡理而為禁方者欲以消散治之不已慎乎靖逆到粵震于果勇先入之言固已不能無怯矣一旦兵臨城下余葆純持其柄而搖之彌利堅因其勢而利導之六百萬之形

成矣上亦知痛勦之餘必無納賂之理惟念衅自燒烟起償其價值足以暫息兵端不謂將軍等贏糧而資之以入浙也自此絕口不言撫事浙東連陷三城更

簡任親臣益以西北勁旅思所以瀚雪之浙撫劉韻珂者多機警善與時俯仰其自處也欲身與名之兩全見疆事日蹙且將實逼省會亟規以自脫乃保奏伊相請遣赴浙

營效力

上不許迨大兵敗績于慈谿更陳十可慮以營

上意復附片力薦之伊相者昔年以附和琦相和議被嚴譴者也嘗其奉

欽差大臣之命前赴鎮海適琦相入粵議撫咨會到浙遂逗留不敢進兵又遣家人張喜來往夷船上中酒餽問相望于道泊接得粵東繳還定海之札遂以收復奏聞

上以其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嚴旨切責卒與琦相先後被逮入都

上以其家人張喜事涉通夷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四

諭自天津解交刑部毋令中途與伊里布見面核其前後上已洞悉其居心行事與琦善如出一轍業經奉

旨遣戍即不令其終身廢棄亦斷不使之重赴海疆仍蹈前轍直待浙撫兩次瀆請始付杭州將軍耆英帶同往浙遂為白門請撫之張本是則蹙前車而收桑榆

上之於勦因已至再至三沈審決策而出師無功討賊不效負乘致寇諸臣能無作焉至于不得已而權其策之下者固始願不及此即其再起伊相亦因疆臣之固請不得已而許之非

上之中悔而冀其收功于晚蓋也

浙撫劉韻珂受烏中丞之代初到浙省即奏稱定海不可通商臆陳八弊持論甚正迫洋氛入浙東路告急大兵又敗于慈谿懼其實逼省會乃陳十可慮之說于前而附片薦伊相于後伊相到浙首遇乍浦之兵亦中丞使之也時將軍等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而者相蒞任杭州將軍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必待吳淞犯蘇圖山入江始踐前約甚矣中丞之居心巧而用計譎也按十可慮疏中卻不及一撫字然其末曰凡此十者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無解之憂若不早為籌畫則國家大事豈容屢誤現在將軍赴海甯州查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五

海口情形參贊大臣文蔚留住紹城調置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尙無定見臣謹被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于

聖主之前後日尙省垣不守臣粉身碎骨難蓋前愆伏乞皇上俯念浙省事宜實在危急獨操

乾斷飭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即天下亦胥愛其福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夫曰獨操

乾斷非欲

皇上之速定撫議乎曰隨機應變非欲將軍等之暫事羈縻乎蓋恐省城一旦不保而厠身之無地也既倉皇而乏

徒薪之策乃委曲以求代桃之人其略曰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效力贖罪未蒙允准恩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且其按兵不戰究與債事誤國者有別我

皇上愛惜人才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迹可原成荷棄瑕錄用或令戴罪立功不知凡幾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其及時自效仰見

聖德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護成之人情罪似無二致且公忠體國並無邀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六

近名之心臣平生所見止此一人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丞倅牧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貢舉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器使況該革員爲逆夷所感戴卽其家人張喜亦爲逆夷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之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否仰懇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效力贖罪之處出自聖裁臣冒犯

宸嚴不勝戰栗如蒙

皇上鑒其無他伏望俯賜不納赦省幸甚海疆幸甚謹附

片陳明奉

祿批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時

上已授耆英為杭州將軍遂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旋奉

密諭本日據劉韻珂奏請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效力

贖罪已有旨令隨耆英前往矣現在浙江勦辦既難得手

則防堵是第一要務萬不可再有疎失該將軍等惟當激

厲眾心協力守禦不可因前此失利稍存畏葸致該逆乘

機更肆猖獗耆英此來已諭令與該將軍等相度機宜通

籌大局臨時自必密商至防堵保衛是將軍參贊等專職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七

倘有疎虞獲咎孟浪朕惟將軍等是問該將軍等接奉此

次密諭惟有默識于心斷不可稍露風聲致令在事員弁

兵丁羣相觀望貽誤事幾也將此密諭令知之欽此據此

則

成廟不得已而主撫至此始露其端倪而伊相至浙適乍

浦告陷之疾置聞中丞趣之至乍以解眉睫之禍伊相竊

疎曾無遠慮而中丞用意深巧既幸紓其目前之難又自

惜其身後之名故不欲其成之于浙以貽天下後世口實

遂嫁禍于伊相以始終之白門城下之盟中丞實身局外

更貽三帥書極陳後患反覆千言至于萬全無良策則曰

當今之勢戰亦敗和亦敗又曰大局既壞攻補兩難嗚呼

此以疆事為首鼠也其調逆夷威感頓服者不過修好于

義律及遣員護送餘姚被擒之夷婦並張喜在鎮海定海

開數來往夷船備問此皆江浙士民傳之新聞紙中以相

訕笑者而以之汗蠟刻章欺朦

天聽其咎豈但失言而已哉至鹿澤長舒恭受等來往夷

船預通撫事消息乃迭次保奏謂其能折衝于口舌是則

中丞之力持無議雖百口不能辯于故摘錄其前後奏詞

以見非番人鍛鍊之深文且以明非

廟算中樞之本指欺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八

君昧良未可盡咎之耆伊二相也

壬寅之冬洋艘既退一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有謂竭千

萬民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者

上念誓師命將屢出無功戰既無人和乃失策始追論前

事降

旨令沿海督撫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核交部治罪于

是先取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

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松江提督余步雲先後就逮入都交

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先經裕帥家人

捏于都察院奏聞

上以其情節最重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奕經圖禁未久旋

授葉爾羌幫辦大臣又用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而琦相方自葉爾羌大臣升授熱河都統于是江南道監察御史陳慶鏞參奏謂逆人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竄馴至今日海島羣飛鯨鯢跋浪為所欲為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情我軍心助彼毒誠今海內糜爛至于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戢民心而作士氣何況繫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奕經夜即自大深居關中傾兵半載曾未身列行間一朝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九

逞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于一鼓而復三城卒之幾又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折將一敗不支此不復別科其騷擾

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服推念同氣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即倖邀國典亦宜圖禁終身消除冊檣無以貽

數人者
天潢宗室之羞豈料圖禁未及三日輒復棄瑕錄用且此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于民之深耳倘其俯采輿論誰不切齒于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于奕經奕山牛鑑文蔚

而以為提昇之不容維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按該御史奏中所抉摘皆親臣貴臣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然亦以此為枋臣所忌不得久居其職云

方琦相之入粵議擬也穆相有力焉是時穆相主滿首揆之席東吳潘相國為漢首揆皆直機務東吳資望素重而枚卜已在垂簾之年凡軍國大事皆穆相主之軍機入直內廷其在

上前多造謠語故穆相之主持撫事中外莫得其詳靖逆粵中奏至時王定九相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聞撫議伏青蒲痛哭爭之不能得相國以憂死聞其病劇召門下至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

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卒為枋臣所尼不得上白門之請撫也祁尚書籌藻方奉

命入直機務尚書于軍機為後進不敢自樹異同迨見撫事之亟穆相力贊其成東吳絀歎無一語乃持正力爭之成廟心知其忠不能用蓋度三帥之不能戰也時事日艱上雅不欲持可否迨三十年

龍馭上賓

今上嗣位其年夏六月英夷以火輪船由滬遠駛赴天津直隸總督遣人詢其所自來則以弔

喪對矣聞

上連召穆者二相入見二相以請助執紼出自外洋修好之忱意在許之而未敢訟言

上知夷情叵測一旦假以詞色必有覬覦非望之求與其卻之于後不如拒之于前爰

命直隸總督遣放回洋而夷人亦唯唯如命遂自天津起旋去

上見夷情恭順始悟昔年之選志遂願實自內外臣工未戰而先示之以怯若今日呈請弔

喪因其名正而許之豈有

龍幡鼓塗于大禁而令異言異服之人苴茅獻酎于其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即肉袒勞面

在天之靈其恫之矣洋艘既退

上乃頒示贍黃為侯官雪冤而首罪穆相謂其傾排異已

深堪痛恨遂並耆相罷之于是勦撫之功罪是非千秋論

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附錄殷兆鏞請罷天津撫議原奏

咸豐八年

為和議貽禍至烈伏求

博采諱論力黜邪謀早決大計轉危為安事竊自夷匪犯

順無識庸臣但求速和了事國家苟安一日彼即為一

日之親王宰相而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耆英伊

里布等既誤之于前致貽今日天津之患今之執政者復誤之于後其貽禍更有甚焉者矣近聞和議垂成為賠償兵資等款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為數千夷人所制輸地輸銀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若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臣意桂良花沙納身為

大清臣子稍有天良必不忍嘗試入奏

聖上燭照如神即使嘗試入奏必不至墮其姦計也古語

云母滋他族實偏處此宋太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

鼾睡京師重地外夷朝貢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二

畢道返母許逗留安有強敵世仇而聽該酋置館樓居

齊齒胡越橫行輦轂羌夷布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

聞近惟琉球國都英夷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

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長江自吳淞蜀中貫天下

之半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已為失計然辟之于

人身猶四肢癱瘓之疾也內江華夷雜處則疾中心腹

矣東南漕運非海即河大江為出入所必經設一旦江

海並梗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章疏文報之馳遞

海非要道江實通衢夷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則南北

將成兩界維揚漢口蘇州蕪湖散棗販競作再得逆為

通述主盟利必盡歸夷有而官盟將廢不但此也所佔口岸愈多聲勢愈大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煩弊端亦易于起地方官租夷則民拂租民則夷拂彼視虜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無所不至辟猶養虎在欄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欲求為東晉南宋之偏安豈可得哉至于傳教一節臣不知其所謂天主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近日之長髮賊亦奉天主教者也其煽惑勾結已可概見矣彼知與地廣輸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主

強弱壤土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振恤貧窮為收拾人心計該夷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謀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候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于鋒鏑久矣賊敵雖熾人心去漢猶冀重享昇平若去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望將士民孰不解體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值兵臨城下大臣猶曰釁不可自我開相率靦顏忍恥況許于前而拒于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為國家出力抑或逆有要約不待賊平遽入內地布置周密與長髮賊隱為犄角否則擊賊自效別有要求否則奪

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為非取諸我也種種棘手謀者曰不和則戰戰果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果有把握耶夫和果有把握從前反覆姑勿追論第自今歲北竄以來我之委曲順從不為不至何以猖獗日甚可見講戰求和和愈難成成則禍且不測謂戰必無把握何以前年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凶燄數倍于夷卒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一意于和故反勇為怯也現在宿格林沁兵威已壯講求戰守振刷精神逆夷頗知畏懼近日天津人民爭鬥之事該夷亦避其鋒盟泉海盜有欲焚搶夷船者有礙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主

求欽差總督願糾眾打仗者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擅動耳不得以偶經小挫遂謂津民不足用也試飭桂良花沙納等勿專議和會同譚廷襄鼓舞兵民于文武屬吏紳士之中得如謝子澄其人者統率之懇購重賞隨宜設施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壯勇聽候調遣一面

明降

諭旨大張總伐順天直隸京官有愿回籍團練者命設法辦理如此多方準備一旦狡焉思逞宿格林沁大兵扼之于前各路鄉勇躡之于後加以洩水塞土諸法夷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謂不足制其命者臣不信也聞

英夷謀主哩囉咄係廣東嘉應州人兇悍異常每至桂
良花沙納公館凌辱咆哮臣不識桂良花沙納坐擁兵
衛亦已不少何至畏一哩囉咄而不敢勅曾被津民擒
住欽差總督反爲之解圍擬請飭令設法捕獲立即梟
示不必稽留訊解以免疏虞又聞廣東九十六鄉民風
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夷匪往搜軍器受傷而
回又糾南海番禺兩縣令鄉民聲言夷人入我界者不
論何人登時殺死遂不敢入三月羅惇衍龍元偕蘇廷
魁到彼圍練已有數萬人至今曾否打仗無有捷報意
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五

朝廷未與主張耳抑羅惇衍等恐如黃琮寶珩之獲咎耶
擬請

優旨作其銳氣尅日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
繞道遷延請

飭速往會勦勿再徘徊觀望轉掣紳民之肘務使同心協
力迅奏膚功天津夷船聞之必有折回自救者而我截
其海口歸路雖未必恐而殲旃要非孟浪以僥倖也謀
國者曰一戰不勝奈何曰請添兵再戰戰有勝有敗若和
則有敗無勝矣曰勝之于此報復于他處奈何勝之于
今而報復于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犬羊之

性但經懲創往往不敢報復觀于道光年間臺灣失利
惟有藉手者英以報達洪阿等而至今不敢垂涎臺灣
其無能亦可見矣自古兵凶戰危原非得已盡人事以
待天成敗利鈍雖諸葛亮不能逆睹謀國者動以事無
把握搖惑

聖斷聞執人口沮喪士氣坐失事機其意直以望風乞降
爲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諸
臣何不以事無把握爲慮而亟欲囊弓戢矢耶伏願

皇上通籌大局深願後患知夷欲之難期鑒足念事勢之
尙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盡是大小臣工之策非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六

盡無稽執政諸臣請放夷船內駛者何人請允夷酋要
脅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祇緣畏罪怙非陽
作執迷不悟

皇上不忍遽誅應請面加訓示俾各改心易慮收效桑榆
否則難逃常憲

嚴諭桂良花沙納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至則
戰無所依違他如奕山之以黑龍江外五千餘里藉稱
閉曠不候

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容蔽辜臣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之也

計謀既定

漢汗斯頡濤海懷然咸知

上意所在庶臣民之志固而蠻夷之風懾

天討幸新操縱在我或遂戰之或終撫之再行臨機應變

臣非不知今所言者

皇上已厭聞之特以勢屬憂危情深迫切濡淚瀆陳伏乞

聖明洞鑒謹奏

按八年大沽之役桂相議撫其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

率多留中不發此摺抄傳在外因備錄之其論和戰之

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和親之議倡于漢之喪散其時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七

樊噲請得十萬人橫行匈奴大臣以為可斬乃漢孝武

卒用其計選兵命將窮追單于數萬里外深人其廷雖

勞民傷財而邊患因之稍息矣宋何去非之論漢武帝

曰兵有所不必用固又有所必用古之人君有忘戰而

惡兵其敝也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于弱而不能

振匈奴之患起于高帝之末高后及惠文景因天下初

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

厭用之也然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其為患也

可勝言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將命

師先發而昌誅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

數百單于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嗣四世

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頹

臣順調期聽令比于內諸侯雖曰勞師贖財而功烈之

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成役轉餉

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乃昧者不知求夫天下

之勢強弱之任而猥以其贖于兵與秦皇同日而譏之

豈不痛哉按

國初龍興其時北部之尼堪外蘭及扈倫四部方貳于明

世為仇敵

太祖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六

太宗次第征之至于

聖祖平定噶爾丹則自黑龍江以西盡喀爾喀四部之地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蒙古游牧之區皆歸一統

時與俄羅斯定邊界黑龍江之南岸盡屬中國乃歸我

昔年侵地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立石勒會議七

條刑牲為誓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悉隸版

圖迨乾隆開蕩平準部截定回疆則西北窮塞之域極

于天山葱嶺計前後大小用兵數百戰餉需萬萬拓地

之廣超軼前代此殆所謂剏敷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

強者歟今之譏撫者不過曰以息兵以安民也漢高帝

白登一屢遠議和親撫之不爲不速而高后及惠文景
四世貽患安見與民休息之終收其效哉今且以明事
論之明之倭患始于姦商浸尋及于豪貴朱執下車首
請窮治姦黨掃除內盜此爲拔本塞源之治若非諸貴
家內結臺官坐共啟衅則倭寇可平其後海禁漸弛浙
東再亂王仔普陀山之捷張經王江涇之捷中樞蔽嫉
中以蜚議論者惜之胡宗憲牽制嚴趙未嘗不有意于
撫然其貽斬徐海誘擒汪直是亦所謂千金用兵百金
求閒豈得以賞姦賄盜深文而致之哉其後俞大猷經
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卒收其成而東南之患以息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九

此非勦之成效歟萬歷開倭侵朝鮮朝廷發兵援之李
如松平壤一捷生繫三倭廓清之功可且夕俟徒以碧
蹄輕進一贊功虧于是沈惟敬之款計復行顧養謙之
封貢續請乃倭人朝受冊書夕羈鄰使滙口不退鴨綠
潛窺而邢玠等奉政府處分猶以易戰陰和陽勦陰撫
密爲指授于是捷意連上虛級冒功直待驕白負凶惟
敬棄市禍始稍息然則撫之無益可觀矣前之擾在南
而勦收其效者將帥之得人也後之擾在北而撫卒無
益者筦樞之失策也勦而後撫其庶幾諸葛武侯之于
孟獲唐太宗之于頡利乎撫而後勦雖漢之文景不能

得之于匈奴何況其他今之英吉利未必大于明之日
本也其爲患于中國不如日本之久也然沙角之斃夷
兵者數百吳淞之斃夷兵者數百定海之斃夷兵者千
餘是官兵之勦未嘗無成效也一創于粵東之三元里
再創于廈門之陳姓三創于靖江之居民是鄉勇之勦
未嘗無成效也乃自粵東議款以來在我則曰罷戰而
議撫在彼則曰先戰而後商粵東就撫而擾于閩浙乍
浦就撫而擾于吳淞撫之無益可觀也今參核前後比
事屬詞而論之林文忠之燒烟其操切有似于朱執然
執之議海禁先內而後外當其初至卽捕通倭者九十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十

餘人立新之于演武場予以此惜文忠之未能盡法以
治洋商也義律馬利遜者其明之徐海汪直乎天津不
誅失幾一也粵東夷館不擒失幾二也三元里解圍而
出失幾三也夫其罪十百于徐海汪直而其時擒之之
易如釜中之魚几上之肉而交臂失之然則當日之斷
斷焉持撫議者有能如胡宗憲之不激夷禍不損國威
深沈而速決者乎其輕營之也若夫粵東之撫靖逆奏
稱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撫揚威奏稱鎮海定海之
捷又從而保舉在事之文武員弁是又明之邢玠楊鎮
董虛級冒功張濂所謂罰罪之典移而爲賞功之令者

今昔情形異代同揆可勝慨哉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三

管籥一得 道光二十九年

壬寅撫議定後海口撤防烟土弛禁外洋之寄居瀛波上海者覲覩內地浸浸乎操入室之戈高人憂之撰為私議六事上之陸制軍建瀛時淮南奏請改票姚實甫觀察總其事謂鹽茶增稅將來可次第舉行以資軍實不意遂為後日抽釐濫觴也海運自粵匪入江運道梗阻始試行之而戰艦水師之屬與其借資于外洋不如請求于內地爰將前議增入中西紀事之末而件之如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申明烟禁

烟土之來自外洋流毒內地如癩疽之潰注溫疫之傳染治之稍緩則其害不可思議故林制使赴粵查辦以為法必先杜其源而後及其流躉船之來烟之源也內地吸販烟之流也然所謂杜其源者亦當先疏其壅闕刷其淤澱驟而塞之則必有決隄壞坊之患故先後緩急之序不可不審也予以為法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之法必詳于治內而略於擴外行軍之道亦然今以禁烟之時事言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武備廢弛而尤莫甚於水師武備之廢弛今十七省之大惟閩粵二省有習水攻水戰之技者

而皆在鄉勇不在水師汰水師之虛冗老弱以補鄉勇則月餉之入不足以贍其身家即強之入伍亦仍循水師之故習而已未必能視死如歸不撓不挫也聚鄉勇之械門亡命以為水師則必思以結其心威以懾其志訓練之以使之就我紀律範我馳驅節制之以使之不擾地方不害良善而此中之形情曲折非一兩日所能計議非一兩月所能團練不備豫于數年之前一旦禁烟令下遽取其蒐船而燒毀之迨邊衅既開而中國有坐以待斃之官兵無咄嗟可辦之水勇此外禁之以緩者一也水師非但不可用而已凡外洋烟土之入口者必先給巡船水師土規而

中西紀事 卷二十三

二

後聽其私售故水師生計得自月餉者十之一得自土規者十之九迨吏覺其姦則查船之門丁胥吏皆得而分潤之官覺其姦則查稅之幕友官親皆得而分潤之此數十年之積弊非一日所能剔以數十年不能剔之弊而欲行一日必行之法其能操券以俟乎必使水師皆為我用不為夷用則養兵籌餉不得不增船砲用財不得不泰此外禁之宜緩者二也烟之私售必與洋商為表裏而洋商各貨之增抽積年之逋欠皆藉鴉片以上下其手故夷人兵船到中國率以討烟價索商欠為名其積恨已非一日今欲與之申明烟禁而積蠹不除養癰不治專責外洋不應

以烟土入口何以平其心而憚其氣此外禁之宜緩者三也禁烟之令既頒各省查辦吸烟販烟之犯彙彙案積死慮數萬起而推其究竟貴者以勢怙富者以賂免若其著名之窰口則地方官之門印胥吏無非其深根蟠結之黨羽州縣所緝捕不過取游手之市井流落之優倡藉以避處分記大功而已是令不行於內而亟亟于攘外豈能令出必行操制勝之全算此外禁之宜緩者四也然則必備此四者而後申明烟禁則非數年不可數年之後流毒注天下矣是非內禁不可取而譬之烟之誘人猶煙賭也今使主人居城市中車馬之往來商賈之輻湊有博厥焉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妓院焉主人之子弟狎而與之游若不先嚴禁其子弟而亟亟于攻竊賭逐流娼將不勝其獄訟爭鬥之繁豈非無病而自灸乎又取而辟之烟之求售猶貨物也今使狹綺羅以千田舍之村莊撰酒肉以啗深山之廟宇是何異示璞于周人而求馬于唐肆必無所得而歸矣故中土無可售之路則寶山有空手之回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一也烟土既行貪餽者嗜其味慕羶者利其財嗜其味者害及于身利其財者禍貽于國洋商包庇以爲內援窰口把持以爲外應此爲漏卮之源故欲塞其源必始于內地而其法必先行於洋商當少翁赴粵查辦時只須查明在粵之

姦商與躉船窰口相勾結者照吸販新例梟數商之首懸之國門即夷人皆股栗抱頭而遠竄矣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二也關吏水師無非漢姦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後以聞虎門失守時水勇奉提督令開炮無不殲以沙士卒至于敗而當攻城事急王廉訪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爲內應而開門迎賊者若使當日查辦之時擇其尤者而盡法懲之足以斷敵人之右臂而先奪其心明之朱執決通倭者九十餘人倭寇聞風而遁具有成效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三也新例既頒擬斬則必斬疑殺則必殺官幕則吸者加等軍民則販者立決如是則誰敢蹈必然之死而饒幸于一試哉日本安南皆因鴉片而絕西洋之通市其國中有吸食者事覺縛而懸之高竿上以飛砲擊而死蓋法令既嚴則弊端自戢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四也夫外禁之急既已失之于前內禁雖緩由可挽之于後當粵東議擬外洋悉出具永不售賣烟土甘結是內禁之未弛可知乃自白門定約諸地更有喙三尺竟置此疑于不議則是既弛其禁復免其征自此偷漏公行于

國課無絲毫之增而民生受無量之害不識後此之當事何以處之據澳門月報言粵中燒烟之時該國人亦自知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四

非正經貿易中國若以此與國主講論定肯停止及印度
裁種波畢之事亦可改種別物以求利益又有人言情願
禁止鴉片一物另開南邊一港可乎我恐未能能行等語
是則當日查辦之時若先行文該國主令將整船烟土撤
回未必肯遵惟有暫事羈留聲明義律違抗之由請其國
主另簡公使領事人等來粵商辦一面示以裁減陋規更
定貿易條款抑或酌開閩浙二港之一以利通商似此制
撫兼施則烟土未必不可禁邊禍未必不可弭然制使斷
然不爲者蓋慮其有礙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防禦內河

自古有南人利舟楫而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不特操江
之防廢弛已久卽閩粵水師亦有名無實也東南之患日
甚一日非講求水師不足以禦外洋而船與砲二者又外
洋之長技加以來往洋面幫子風信察于潮汐之衰旺誠
所謂操舟若神善游而忘水者矣中國水師與之爭鋒海
上卽使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無從把握亦望
洋而嘆耳然則欲以禦夷將何道之從曰漢龜錯有言匈
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則避
其所長而攻其所短大洋之外猶平原也今與寇戰于平

原必引而致之陬隘之地兵法所謂避之于易邀之于阨
者是也夷之爭利必于內河然其道里之遠近山川之紆
曲弗悉也沙礁之有無淤墊之未知深淺也當其豕突而
來本欲以致人之計邀我于海上以逞其長斯時我第嚴
其在內之防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乘其所之雖深
入不足懼何況其未敢輕試耶故禦夷者善戰不如善堵
堵則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貴少而不貴多砲務近而不
務遠如是則其器易精其行易速其伺敵之進退也專攻
其首尾出于其所不及防然後引之于淺水邀之于半渡
彼夷船無論大小向之乘風破浪翱翔于巨浸中者一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局促旁皇前則有鳥起之驚而後則有狼顧之慮此殆如
東海之鼉入井坎中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能無一戰而
蹶耶今專修內河之戰船宜多取其式之小者而每十號
統以一中艘每數十號統以一大艘分布于港汊間軍火
器械一一安排戒勿輕動彼夷舟欲入口門必先載其杉
板小船探水而進我預于口門內排列椿筏又擇淤淺之
區囊沙填石壅其上游探水者度不可行必將設法疏起
然後港汊間之船鼓棹疾趨砲彈齊發沈之燒之皆易事
矣昔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橫以鐵鍊又作鐵椎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王濬一舉而破之論者謂其以人

力設險不能以人力守之卒至于敗今內河防禦之船不過木石寇之破也易于椎鏢而以人力守之則雖一芥未易移矣王廉訪言表兵入省河見我所載石沈船之處曰無一兵一將是以放心起進此不守之明證也然則其舍舟而登岸奈何曰此自有陸軍任之于水師無涉也寇之將至必先下一令曰夷船在口門外我水師聞砲聲宜毋得離船一步違者以軍法從事又下一令曰當夷船未進號旗未舉水師毋得輕進一步違者以軍法從事故陸軍之勝負水師毋得輕進一步違者以軍法舟以爲後繼之師我水師能以靜制動可以轉危爲安易敗爲勝安可自棄其所守越畔相從一旦相率而潰不亦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人船兩失耶兵法曰令不進而進雖勝必殺不可不知也明太祖在鄱湖以小船破陳友諒之大船此其往事而國初平臺灣靖海侯施琅請以戰艦三百配水師二萬自出澎湖計每舟不過六七十人而以五艘破其一艘賊船雖大環而攻之面面受敵無能爲也李忠毅公平艇匪亦止造大船三十號名曰霆船而足領兵船數百其又大者不過將領之坐船而已此皆出海追賊不全在內河防禦者然則內河之船誠無取其高大也安南之軋船校船每船配水兵不過二三十人自稱製造之費不過五百金近有購買外洋船砲之議原奏具見二十一卷中據赫德亦辦大船不利行駛若用小輪船于餘錢益以精利船砲

其費不過數十萬云云是中外價值大略相同每船數百金其大率也其屢破英夷嘗誘入內河而創之此守內河之成效也明屠仲律奏防倭之法曰守平陽港拒黃花澳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蘇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而考其殿最此防守內河之地利也明史謂倭人長于陸戰劉玉坡十可慮奏中夸張英夷之陸戰更善于水戰姑無論其耳食之言之未可信而夷人航海遠來水手舵工輜重器械其于船也猶民人之有家室軍行之有營壘盜賊之有窩園爲其貨財賊物之所歸宿其營兵出隊尚須留其二三成以守營者何況外洋之船固其身家性命之所寄即使舍舟登岸而以彼則攻以我則守攻者既不能得其十之五之勢則守者固自有餘何況我軍水陸之防交相牽綴故夷船不得入口卽其登岸之兵得城郭而踞之亦無能爲兵法曰軍爭爲利眾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舍軍而爭利則輜重捐今夷船未得泊所而亟亟于爭利此履勝之道也吾未見其陸戰之足以操盛算也是故以水師禦水師以我水師之所長攻其水師之所短此爲事半功倍

議卑而易行者此十七年前之論自長江開商外洋無論大小船隻深入內地山川道里險要形勢靡不周知無論中國戰船未能制勝卽使購買外洋船砲亦豈能過之故洋艘之入長江爲通商之一大變局

閩粵戰艦

閩粵二省水勇夙稱東南第一然易募者兵難得者船今粵東水師船隻不過巡緝郵遞之需匪但不能爭鋒海上即在口門內外遇走私之快艦扒龍亦遠避不敢盤詰以彼有備而我無備也欲募水勇先治戰船然船之難有二製造不能如式則演駕難期得力一也制駕如式演駕得力而有用之時有不用之時當其成而初用足以收其效及夷船去而烽燧息實之海口風日燥烈潮汐衝盪一旦有事用之如琴瑟之張而不彈其弦索安得不朽刀劍之藏而不用其芒刃安得不鈍李忠毅公謂海賊無兩載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九

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爲虛器風蓬爛則寸步難行彼用之尙且如是何況不用邪即以目前言英人就撫之後亦曾奏請以捐輸之餘作爲船砲經費而官吏侵漁工匠草率偷減不及十年皆爲竹頭木屑數十萬之款遂付東流故此二者不可不預籌也恭請成廟前諭靖逆將軍言安南戰船既據該將軍查訪形式俟抵粵卽趕緊仿造如該省業已製造卽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等因查嘉慶間艇匪之亂實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招聚沿海亡命資以兵船爲患于閩浙間藉收其利奉天朝詰責適舊阮復國受封擒送艇盜而其餘孽遂爲蔡

奉所併李忠毅提督閩中慨然以平賊自任卒殞其身後爲忠毅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所滅而其餘黨之在粵者相國百齡勦撫蒞施遂奏邊平是則安南之船閩粵人皆能仿造卽招募安南人爲之彼與英夷世仇必肯效力故道光二十一年有安南商人自請彼國善造船炮請中國行文該國主必肯效順此見于奏案者又上溯

國初平鄭氏亦曾借助于荷蘭之夾板船是則外邦輸誠願效指臂此固數百年之利何惜此數千里招募之勞數十萬製造之費哉夫攻其所短必先師其所長今議堵禦內河則宜多仿其軋船梭船爲形式之較小者而每十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十

統以一中艘每二十五號統以一大艘此爲中率小者價值以每艘五百金爲率中艘倍之大艘爲將領之坐船應十倍中艘今以戰船百艘計之小者價計五萬金中艘統以十之一價倍小艘則一萬金大艘價十倍中艘統以三十五之一則四萬金是費十萬而一百十四號之戰艦成矣又以水勇計之小艘六十人中艘百人大艘一百六十人加以柁工水勇吹鑼雜作及隨船小修之工匠並字識醫生之等約戰船百號足配水師一萬今粵中水師額五萬閩中額四萬則以人數計之粵可得戰艦五百號閩可得戰艦四百號是閩粵相連之地各海口有戰船幾及一

于豈不足以橫行于內洋而禦外來之姦暴乎夫有水師而無戰艦是猶有農夫而無田器有織婦而無機具也農夫無田器竭其操作之力不過肩摩車擊而已其于耕茲則荒矣織婦無機具殫其晝夜之勤不過中饋井臼而已其于紡績則荒矣今閩粵有水師而不修戰具與無船同有水師而不習水戰即予以外洋之兵船而不克善其用亦與不用同故既治戰艦即須練水師今閩粵之水師汰其虛冗老弱何止一半而其中精壯嫻習技藝者亦非額餉所能贍其身家惟計有汰兵不汰餉而以其所汰益其所擇俾精壯嫻習技藝者可得雙餉其有謀勇兼全者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優給之如是則以水師九萬之額餉養其三四萬然後配以戰艦而隨時訓練之其所汰之兵則招募閩粵兩省之水勇以補其額使其與在官之水師互相角較優其或倍或三之餉而配以戰艦則在官之水師必恥居其右而爭獻其長悉為勁旅矣且水師能贍其身家不至貪土現之利水勇悉收為我用足以消內地之姦一舉而兩得也惟招募水勇之資必須額外籌商當沿海無事之時散其水勇必至并船而棄之若則以此充所汰水師之缺額豈不又歲增數百萬之餉費浩繁其何以堪議以此等客勇戰艦有事備官調遣給月餉如水師之數無事許其

作為商船撥載貨物而仿司馬之法每戰船按五號立一伍長二十五號立一兩長百號立一卒長船自官給不需費本令其寫立承管字據而伍兩卒長等皆選殷實之舵工充之外洋司舵者稱船長仍每月給以水師之優餉而兩長倍之卒長又倍之如此則四五百號之戰艦歲增額餉不過水師之百餘名而船有典守之責矣小修自認大修報官驗明估給價值其船上之勇既載貨物不須多名聽其裁汰一經調遣亦責成招募以符原額是此輩殷實之舵工不需製船又得官餉焉有不踴躍樂從者抑亦古者寓兵于農之遺意歟蓋出洋之船必預防盜賊故軍械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炮位全備與兵船無甚區別李忠毅平艇匪凡官運鹽船及商船皆配兵巡護是戰船撥載貨物稍稍更張便可作商船用也夫沿海無事之秋粵有水師二萬閩有水師一萬豈不足以備巡緝查哨探若擇而用之即汰舊額三分之二未為不可兵無選鋒曰北未聞其以眾勝也訓練士卒少則愈精綜核名實約而可守二十一年之役粵中調客兵萬有七千不及本省額兵四分之一然則粵中水陸之兵七萬雖多亦奚以為哉

江浙衛兵

請言江浙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以為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古人之謀國憂深而慮遠今英夷由浙入江長驅於江寧京口間與日爭之其其可不備不虞乎津東者畿輔之拱衛合八旗蒙古及西北之勁旅足以夷關折符而絕之若閩粵則人民勁悍水勇精強集其鄉民之團練亦足以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惟夷人北侵不利南伐無功則將擇其可欺者而欺之東南民風素弱民氣易浮一旦豕突而來倉卒不及備可若何然則何以備之曰昔之衛所以設兵也今之衛所以連糧也其千總守備等官皆隸于漕運總督下領運而已與營弁之千守名同而實異者也其江蘇之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三

松常鎮太倉淮陽等衛浙江之杭嘉及寧紹溫台等衛此皆有沿海濱海之州縣者議每衛造戰船五十號其距海逼近之松江太倉嘉興寧波等衛倍之如此可得戰艦千號而轄之以守備千總等官其守備千總由提督挑選素習水師之武弁咨送督撫漕督以充衛職每年冬漕起運分其半領運赴津而留其半以防海口更番遞代皆資幫費以為辦公之需是此等水師武弁之經費無假外籌矣然後徐議水師計戰船千號應配水師十萬前議閩粵戰船當沿海無事之日以一半作為商船者施之于江浙腹內之地則出洋路遠徵調為難且江浙商船憚于出洋擬

載未便今議募水師五萬以為各衛之額兵而以一艦所配之水師作為兩艦更番之操演無事之日船有專司兵無虛糜及其有事轉相召募刻期可待況各衛之兵可分可合徵調之多寡視其時事之緩急一方告警羽檄飛馳遠者不逾千里近則數百里百十里不等不及二旬千艘雲集豈不足操勝算哉然則此水師五萬之額餉從何而出曰定制江蘇綠營兵五萬有奇浙近四萬若汰其虛冗老弱則江蘇之督撫提鎮河漕六標有二萬人足矣督標四千提鎮標各六千則一萬六千人足矣蓋江浙沿海增設衛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四

兵足敷有事之調遣議裁汰綠營兵五萬餘而以各衛水師補其缺額則其得力何止四萬五萬之倍數哉江浙綠營非閩粵水師之比不需增餉惟各衛添設之水師須募客勇浙則資之于閩江則資之于閩浙連界及寧波溫台等處如此非雙餉不足以贍其身家而柁工隊長人等皆須增益計各衛水師額兵五萬即須舊額十萬之餉如是則歲增額餉近二百萬查南漕幫費其計五百餘萬若清其旗丁武弁之乾沒者則樽節一成便可得五十餘萬三成上下即衛兵之餉可集也

國家經費有常出入相權損益相劑然後便宜之舉可行

何況民食大計尤當難于利害而籌之固未可因仍苟且以貽異日之患也

海運利漕

改江浙沿海之衛所增兵造船以防外寇此目前內地最急之務至于籌款一事不但費可裁汰也即漕運亦可變通今東南漕獎莫甚于江浙然竊自衛所廢之旗丁空運預索幫賦官未開倉先籌墊款肯憐因緣串單抵押賣徐糶穀剝肉補創一也不為重賦之邦益以苛政之猛浮加勒折民不堪命有田賤賣無產謀生二也竊紳包攬希冀分肥控官控吏鬧堂鬧倉巨室犯科大獄斯起三也身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隸衛籍即係旗丁告軍安板修船勒派富民重足殷戶寒心四也然則裁衛所正以肅漕政而旗丁強取官吏橫征無不以幫費藉口則非變通漕運不可也江浙等省之漕莫便於海運元之一代行之明始開會通河其後河道屢決漕運艱阻崇禎間沈廷揚在太學上書力言海運可復因召見言元代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穀除所損失費用尚省于內運等語因上海運書五卷帝令試行之詔漕撫付木二萬石廷揚遂統運由淮河口出口計七晝夜抵天津帝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

徐人龍計度先是寧遠軍餉由登州運至天津由天津運至寧遠歲以為常廷揚以為日久費增不如從登州泛洋直赴寧遠詔從其議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為漕撫朱大典所阻不果行未幾甲申之難作此明一代之主海運者試行有成效也

國朝道光初年高澹決口漕運阻滯時相國英和在戶部議行海運廷臣以為不便而相國方枘政有門下時任戶部主事某者方爭海運議是廷臣默然皆狃于舊章實無定見也逾年相國以

萬年吉地事獲罪論遣而海運方試行一年當事者悉聽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任領運官草率蒞事經費不減其議遂罷涇縣包世臣時在京都亦頗持海運之議其言崇明沙船自上海赴關東皆空載去及自關東運貨回南方為正載議以蘇松太倉一帶之漕分配崇明沙船運至天津交卸語頗詳核此議行之係咸豐三年以後事然予以為此亦試行之策非久遠之策也久遠之策必須製造海船明沈五梅侍郎方奏行海運時戶臣以另造船隻召募水手未易猝辦莫敢有任之者莊烈詔公自行辦理咄嗟而成雖二萬之米為數不多而成效可睹後增至二十萬石督運七年略無損失是則聚訟盈廷謀同築室沈幾運算功在反掌碌碌者流可與樂成難

與國始明矣今欲改東南之漕運悉為海運先就江浙沿
海之區便宜試行如其功倍費少具有成效再議推廣自
壬寅撫局既定五口通商航海數萬里不特外洋駭風識
水視為萬全即內地商人亦如駕輕車而就熟路其有牟
利而趨浙東者皆自上海搭載海船由定海洋面駛入寧
波可以省船壩之煩避大關之稅是以目前而論製造運
船召募水手較之沈侍郎當日創行尤有把握而一二迂
儒文吏以為不測之淵者是坐井而觀天入坎而語海也
今江浙兩省之漕議歸海運則宜于上海寧波二處分造
運船畫錢唐江為界江以西之杭嘉湖等府與江蘇之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七

松太倉等府州並在上海配運由吳淞口放洋江以東之
寧紹溫台處等府並在海波配運由鎮海放洋如此則浙
東之漕自可征收本色而運船在寧波上兌則各州縣之
解送亦便如此則兩省之漕但申報起運日起載明漕斛
石數雇用內河船隻派員協同丁役送至海口交兌而一
刀旗丁需船皆可置之不議即幫費亦無可藉口矣更就
東南六省之漕統計之查沈侍郎之督運也實由廟灣出
口其地在海州之下游運船自淮入河自河入海須由廟
灣出口與東省膠州之北岸相對若欲盡復東南之海運
則湖廣江西安徽及江蘇之江甯鎮江揚州皆運至淮上

交卸即于通州海州一帶分造海船以備配運如此則東
南六省之漕皆可由海道暢行較之內運事捷而費輕且
一舉而漕弊絕丁蠹除官累疏然後裁減幫費酌留數成
以為衛所增兵造船之用則州縣之浮收勒折者無可藉
口而民困亦可少蘇抑亦國計民生之先務也惟旗丁累
世之利一朝而失之能無缺望故欲停內運必先變通衛
制使夫業之旗丁其精壯驍健者皆可以備衛軍之召募
給之優餉訓練歸伍又藉以資海口之押送是又衛兵海
運相為表裏者矣按此議在內運未停之前是時農工
江運道梗塞商糧改折易銀解部行之已十餘年中開采
米運津大半由上海籌辦試行海運或均崇明沙船或招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六
前海運于十年前換約之後遂有俄人請分味國商人
與中國商領領不辦當奉 廷寄江蘇無臣諭以招
商通津無論華商一體販運須與該夷預行照會等因
具詳二十卷中是中國試行海運至今尚未造船此後專
賊既平商糧征收本色應否備照內運舊章中外諸臣
尚無定議而海運造船一節似亦有備無患之一端也
鹽茶裕課
國家財賦之入自地丁外則鹽課其最也然五百七十餘
萬之歲額其漏卮為不少矣而漏卮之由則起于區區私
嚴界域商人運鹽有官費有岸費有改捆之費有批驗之
費則鹽價不得不增兩軍民利于食賤曩販巧于乘瑕于
是有竊私有船私有本商夾帶之私有鄰近瀆注之私私
鹽日充則官課日絀淮浙官鹽課居直省之半而淮私多

灌于北浙私多灌于南大牙相錯之區設之非易而當日
分疆畫界亦未能熟悉情形即江西一省論之饒郡七屬
地連鄱湖為長江入口之處定制於省城並食淮鹽而樂
平浮梁等縣實接壤于粵食浙鹽之安徽所轄祁門婺源
等處以視長江上游遠隔一千數百里之淮鹽官私之價
高下懸殊至于廣信一府定制專食浙鹽而饒之安仁與
信之貴溪連界淮浙兩分官私莫別僅于安仁城外十里
之石港設卡以識淮浙之出入而私鹽之灌入于江界者
竝闕鹽亦自此偷漏矣閩山撫建灌入浙私既灌于淮
閩私又灌于淮浙之間而自省以南粵私又灌之是治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五

而夢之也道光年間戶臣有疏言竊資民運民銷之議其
後陶文毅總督兩江奏行票鹽于淮北民多便之予以為
鹽之便民與米穀布帛等若使不分官私不限界域設立
關卡毋復拘以定額則其課必有數倍于前者裕國便民
無論于此更有進者鹽茶並設提舉前代具有成法足以
相輔而行今

國家歲徵其課七萬三千兩有奇財賦之入此為最輕自
海禁太閉茶葉之出口歲益加增戶臣關督習焉不察據
外洋月報道光十三十四年間花旗會銷過茶葉一千八百
餘萬磅以每磅十二兩計之則十四五萬石之數此五港

未開以前粵東一日之銷數亦僅花旗一國之銷數也又
月報官近年中國出口之茶多至七千餘萬磅則五十餘
萬石然亦非其旺時蓋皆在壬寅以前也徽商咸至粵
東以茶商致巨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開則六縣之民無
不家家蓄艾戶戶富穡厥者既操三倍之買辦者亦集眾
販之表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查英與稅餉自鴉片
外即其重於茶葉每磅征三錢七分五釐計一箱積一百
三十四磅則每石征稅核之成本蓋倍之矣然則中國征
其十之一未為過也以近年而論每歲出口之茶在百萬
箱上下即可得四千萬之數茶價低昂舉約在三十兩
兩之計其總數者以五十兩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年

為若歲徵其十之一便與直省關稅一年之額不遠直省
共五百萬豈非生財之一策哉且中國商人得其交易之
貨可以易貨亦可以易銀近日外洋烟土專收元費不
使通無官私無界限則茶商之赴通者可以轉輸浙運其
赴閩赴粵者又可以轉輸閩粵之運江楚之關不但貿易
流通抑且鹽價平減所謂通工易事想還有無者此也夫
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者正在今日鹽茶互易誠得
一二能吏酌定章程各屬分設鹽茶提舉協同監督經理
其事每歲終考其徵收之贏絀以為殿最若使鹽茶二法
相輔而行則二三千萬之款可以操券而俟又何藉乎勦

揭開例之瑣瑣故夫宏羊言利賊昔人之所鄙然以今日
國庫不充軍需支絀因時制宜亦當取其大者遠者籌之
請以此為謀國者借前鑒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三

三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三終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上

江上蹇安

海異殉難記上

是編紀殉難之臣不論文武不敘官階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為次其兵勇紳民婦女之死難者均著于後仿敘錄之例兼備紀事之體俾後之蒐入史志者得以攷見其本末焉

定海殉難 道光二十年六月

浙江定海縣知縣姚懷祥

浙江定海縣典史全福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大令號履堂福建侯官縣人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乙未大挑一等分發浙江補定海縣以庚子五月蒞任踰月而難作方夷船之游奕于舟山也初以為買船不設備繼見向北行駛之船大小二十六號輪烟蔽天總兵方整兵出洋突有火輪船二直抵道頭街探量水勢大令偕游擊羅建功登舟詰其來意言語不通懷中出漢字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據浙省探報稱文書內統伯參一係統領陸路兵官布爾其文內稱敕定海縣主速將所屬海島堡台一切投降惟候半個時辰即行開炮轟擊大令不答退謀于鎮將請即于道頭街扼要為守城計總兵張朝發曰城非吾責吾領水師知扼海口

而已若從之登岸大事去矣大令乃與少尉謀令赴村澳招募鄉勇而身率城守兵登陴塞四門以土袋示無出意六月初七日總兵被炮轟擊受傷落水弁兵昇之登岸送至鎮海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亦先後走大令見事急坐南城上招鄉民登城守無應者少尉所募之鄉勇甫至城間變亦潰是日四更夷兵梯城而入大令奔赴北門外普慈寺前投池中死少尉執刀守獄門寇至脅之降不屈遂遇害

吳興人有為大令作傳者謝貳尹蘭生刊入思忠錄于浙庚子辛丑間隨大營幫辦軍務多得之目擊者撰有思忠錄刊行 其畧云君先世籍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二十

江甯之上元嘗與同僚問蔣侯青骨為神事敬歎不已歷署象山龍游嵯縣二十年定海安吉二邑缺君以次當得安吉大府念定海重地宜諳練吏以屬君五月之任邑有雪交亭明華亭張太傅殉節所君至修葺之詩以志慨六月初三日課書院為臣不易題越日英夷犯定海君及總兵張朝發飛請甯波提督乞援兵不至總兵中傷同鎮君度力孤不能守以印交僕送郡中及城陷赴城北同歸域為明魯王諸臣叢葬處下有梵宮池投池死之典史全福同殉節事聞奉旨賜卹舟山及杭城之吳山皆建祠祀之

湯世瑄殉難紀事詩序云全君福字晦五甘肅吏員爲人剛直幹事明決逆回張格爾謀叛曾在軍營當差賜威將軍長相國陝甘制府楊宮保以軍功咨給六品頂戴儘先選授定海典史庚子六月城陷持刀立獄門有勸之去者曰吾職在此安敢逃及寇至大罵不屈遂被戮

按烏撫定海失守奏內稱初八日英夷陷定海知縣姚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蓋投水指大令被害指少尉未分析也又附片奏稱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一弁死節均屬可嘉容臣查其家屬下落另行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照例請卹等因後吏部議照陣亡例給雲騎尉世職以次給恩騎尉世職罔替禮部議照六品官例給全葬銀一百兩致祭銀八兩入祀本籍府城昭忠祠據此則亦循例之卹典耳洋氛三載擾及四省遙遙三千餘里其守土知縣之殉難者惟大令一人而不能得從優之卹典則浙撫之奏報未能詳核也

江甯侯文青甫爲子言其妻姪王某在定海爲徵比小席值是年六月之役其家人聞變相聚而哭不復意其生還也踰月王踉蹌歸述大令殉難之前二日集幕中刑錢以下語之曰守土之義不可以不死君等寇至則

去亟早圖之乃按諸藉友束脩一一分致相與揮淚而別是日一晝夜聞署中上下星散某以小席隨身一童僕定海人先期走避獨力屏當天明始出行七里而炮聲作矣觀此知大令非徒倦倦于友誼亦見其造次顛沛間從容不苟也

又按明之同歸城在補陀茶山上其下梵宮祠卽成仁祠故址也雲交亭者華亭張太傅肯堂之邸第太傅守翁洲築雲交亭于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語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厥後 大兵破翁洲至公邸雲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則公及其四姬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四
一子婦一女孫諸僕婦暨參軍事之儀部蘇兆人等大兵驚愕却步歎息命屬其門時公之故將都督汝應元已披緇爲補陀僧赴帥營請葬得許而倉卒間無所得棺乃火化之藏以三大窆瘞之于補陀之茶山應元築寶佛庵奉公祀終其身一時相繼殉難者則吳稚山尚書鍾壽以下二十餘人更有監國妃嬪及大臣文武眷屬之在城中者又數十人皆葬于山上故名曰同歸城其下爲成仁祠祀殉難諸臣卽大令投水處也大令當城陷出北門遇成仁祠曰此吾人殉難之所吾何憾焉遂投寶慈寺中死于謂太傅以雲交亭爲止水死志已

決今大令到任卽首葺之不踰月而難作則是亭者又大令止水之先識也海外彈丸之地曩然爲古戰場越二百年洋氛再至劫運重逢前有守土之二臣後有折衝之三帥舟山片壤浩氣鍾焉與弔湘哀郢同千古矣鎮守定海舟山等處總兵官張朝發

總兵福建人據烏撫參奏內稱張朝發前據咨稱該鎮于初七日自卯至午在船與夷兵互相轟擊被傷左腿甚重落水扶板登岸不得已帶傷入城而臣等提訊羅建功等據稱夷船入港以後會同文武商酌接仗僉謂逆船恃其炮火止利于水不利于陸擬將水陸各軍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半撤至離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地方堵住一半撤至城中防守眾謀皆同旋向該鎮劉切稟明卽該縣姚懷祥及各紳士等亦皆求請該鎮進城督率保護乃該鎮傳調防城各營兵弁在于港面迎擊致被該逆盡斃官兵無數迨至該鎮帶傷進城該游擊等同至城濠姚懷祥已將四門緊閉不能懸城而上該逆徹夜攻城將東門攻破紛紛而入該官兵旣失其所該游擊等法無所施遂冒死到鎮等因臣等查該總兵張朝發當逆船突入定海羅建功等擬請分兵或戰或守謀僉同收合尚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何至猝然城陷乃該鎮張朝

發懷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情罪實屬重大等因奉旨革職等因在案又七月初七日奏稱已革總兵張朝發經臣等正在飭遵將看守之張朝發等收禁間卽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該革總兵自被炮傷後日漸沉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日戌刻身故經該縣會同城守都司李宗白親往查看該革總兵實係火毒內攻身死等情詳報前來臣等伏查張朝發雖因傷重殞命現奉

恭候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諭旨遵行等因據此則總兵中創殞命核以當日受傷落水搶救回鎮其非有意脫逃藉傷諉卸可知也至謂其懷諫撤守據羅建功等一面之詞無論陸戰未必可恃而總兵所督者水師防守洋面正其專責所謂縱之登岸則大事去者固其料敵之明欲求先發之制迫接戰不利則彼強我弱眾寡懸殊據奏內收台之兵不過于餘豈能敵二十六艘之勍寇哉以是年廈門之役較之則當日之誤誤于浙洋之全無準備豕突而來措手莫及豈總兵一人之罪哉故總兵之死與裕帥之殉難于鎮海洋池被人搶救與至餘姚而卒大畧相同徒以烏

撫參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故附記于大令殉難之後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云

又按是時任甯紹台道桂萼聞定海失守勢將內犯旁皇憂慮自盡而死遺書言兵單餉乏戰守兩難末云苟有一縷生機愚不至此伊柁謂其身家念切蓋請之也本管失守何至畏罪自盡即關課短絀亦可奏請豁免毋庸以賠墊爲虞其愚見所及不過因逆兵內犯不敢偷生負國展轉憂疑遂萌輕生一念其志未嘗不可哀而束手無謀喪胆褫魄抑亦不學無術者之所爲歟

粵東沙角殉難 二十一年十二月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七

三江副將陳連升同子舉鵬

千總張清鶴

據海國圖志言沙角大角之戰陳連升以地雷扛炮擊斃夷兵三四百人又言陳連升父子以兵六百當夷眾數千殲其兵數百以無援救而敗又粵東探報言陳副將父子殺賊最多既敗賊奪其尸而齶割之據此則琦相當日不撤防兵而有副戎父子禦之于口外關提軍祥總戎堵之于口內英人豈得肆其狡逞耶扛礮得力勝于飛礮以其靈動而轉運易也靖逆將軍來粵途次接奉

廷寄言陳連升父子業已加等賜卹惟將弁傷亡甚多恐該兵丁陣亡尙不止此數著該將軍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等情然則沙角之役遺漏之兵丁固多卽將弁亦尙不止此數也

虎門殉難 二十一年二月

提督廣東全省水師駐劄虎門關天培

虎門水師游擊秦定章

軍門號滋聞江蘇淮安人據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或云家書或云寄友人其事在沙角既破之後虎門未失之先制使知軍門有素見相國不肯增兵料其必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八

信內言大角沙角兩口被夷人占距造屋山上若小船闖進三門則鎮口唾手可得聞提李鎮雖在靖遠威遠等處而兵單難以扼守眾文武僉欲大添兵力而靜老到此田地尙恐因增兵而阻和議懇求再四乃准暗添二百名乘夜偷渡官民均極憤憤又言十二月十五打仗之後義律却用文書照會提督并寄靜老信限三日內回覆否則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要事事全依方能歇手聞李專弁請兵僅許密添二百名其差官來轅哭訴據云提鎮兩位在炮臺相向而泣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予謂提鎮能

以死報

國是其分所宜然但不將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後或有伸冤之日未知閣茲圖能見及此否又據裕帥咨會蘇撫文內言英夷日縱日驕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許密遣二百名乘夜偷渡致有大角沙角之事其時若即添派重兵多寡水勇與省城文武協力防勦事勢尙不至十分掣肘乃視同僚于膜外事逆夷如頑父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重要之虎門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泣安得不復失事云云兩制使所言耳聞目擊異地同符嗚呼蹇叔哭師伯仁由我軍門之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九

夫豈職之罪哉

按粵東撫議定後奉

旨查關天培陣亡時靖遠炮臺官兵究是何人首先潰散飭奕山查明具奏隨據水師提督吳建勳咨稱據水師右營提標之把總何居桐查明首先潰散之兵丁郭標歐振彪等詳請解省審辦後據兵丁郭標等供稱關提督陣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經放炮擊中夷船蒙提督各賞給洋銀四員交把總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炮臺伊等親見何居桐被夷人捉擊下船次日放回伊等曾向何居桐索討賞銀並未分給曾經口角適奉查辦遂挾

嫌具稟等語隨提訊何居桐供稱賞銀遺失自認挾嫌實不能指出首先潰散之人等語因發交南海縣看管何居桐畏罪自縊身死靖遠遂以何居桐已死該兵丁屢訊不承此外又無確證勢不能將當日防兵概行提訊徒滋紛擾應即擬結等因入奏奉

硃批不實不盡之至事已如此即使先逃之兵丁僥幸苟免豈有概行誅戮之理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居心也欽此按海國圖志謂英夷在粵募漢奸三千人每人給安家銀三十員每月工食銀十員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十

我守虎門兵月餉不及三兩提督關天培憫兵之窮苦自捐賞卹每兵銀二員而議者猶劾以水師挾制提督要賞尙望其出死力乎予又聞粵東人言關提軍善識炮性凡高下遠近發皆洞中因虎門之役水師貪受土規火藥皆雜以沙土軍門後發之炮試輒不中方知受給憤激自刎是則以軍門之善恤將士而不能得其死力且反爲夷用粵省之官兵大概可知且何居桐畏罪自盡則當夷人捉擊下船保無漏洩軍情之語恐被兵丁指出爲罪更大是以情急自盡也王廉訪所謂惟恐逆夷不勝則鴉片不行者正此輩矣

烏涌殉難 同上

湖南鎮守總兵祥福

嚴山游擊沈占鰲

守備洪連科

按烏涌離省六十里原奏所謂楚南官兵失利者即此軍也總戎帶鎮軍兵六百守之不勝遂與其麾下二將死焉

福建廈門殉難 二十一年七月

金門鎮總兵江繼芸

護延平副將凌志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十一

署港口都司王世俊

水師把總紀國慶

水師把總楊肇基

水師把總李啟明

據邸報總兵以救護炮臺被夷船轟擊落水死副將以下皆力戰死均得

旨賜卹在案

定海二次殉難 二十一年八月

鎮守定海總兵官葛雲飛

鎮守浙江金衢嚴等處總兵官鄭國鴻

鎮守江南江北壽春等處總兵官王錫朋

署定海參將張玉衡

處州副將託安泰

定海之再陷也三鎮轉戰七晝夜同時殉難是年七月裕帥督師于鎮海檄三鎮以主客五千兵防守定海洋面葛鎮駐師于半塘鄭鎮分守竹山門王鎮分守曉峯嶺當英人攻定海先駕舟駛進竹山門官兵轟擊斷其頭船之大桅旋即竄去三鎮自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以扛炮扛銃殲夷兵千餘並擒其二帥斬之軍前士氣益厲會天雨日轉戰泥淖中方擬堅壁以休士卒而夷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十二

兵忽舍舟登岸分三路進攻士卒皆殊死戰殺傷相當未幾曉峯嶺竹山門同時潰鄭王二鎮皆中炮死葛鎮勢益孤援兵不至夷兵乘勝進攻半塘之土城潰葛鎮身中四十餘創旋裏旋戰植立于巖石間而斃義勇徐保奪其尸同則王鎮已授身首于賊矣葛鎮之死也麾下張參將從焉鄭鎮之死也麾下副將從焉其餘武弁死者二十餘人 據浙人所記則鄭典之遺棄者多矣 三鎮之軍自潰散外其同時戰沒者蓋亦不少矣

葛總戎號凌臺浙江山陰人 中道光癸未武進士發浙江試用積功升至總兵官十九年補定海鎮旋以丁外

康熙二十年六月定海之變大府稔總戎在浙久熟悉海上形勢奏請奪情起復一面檄之至鎮海總戎工部
署善文詞上書言定海扼要在道頭街之左右兩山因
陳十二策遂以是年秋再補定海鎮值天津議撫伊相
頓兵在鎮總戎到任設計擒英夷之偽軍師某請乘機
收復定海伊相不欲行踰年粵東吞會至言義律已繳
還定海伊相乃檄乍浦同知舒恭受前赴定海會同總
戎帶兵收復並釋夷俘晏士打喇打厘等即總戎上年
所擒獲者也總戎既至鎮舒亦以同知署定海事方欲
沿山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之市埠工未起而廈門之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圭

報至乃築土城環之賊至土城陷總戎手刃數十人賊
少却復追之被一酋以長刀削去半面遂被戕事聞
飭部從優議卹加提督銜

賜諡壯節浙之人傳其居官死事之本末有撰為壯節年

譜者子見之乃知其為投壺雅歌之儒將也其收復定

海寄其妹書云逆夷一案未發之先

總戎十九年之任即為大府言

夷患當預防之文武大吏漠不關心失事之後倉皇無措遷延

日久羣議蜂起或矜意氣或圖便私既無切中窺要之

論亦無公忠體國之心時事至此可為長歎予受事後

屢言犬羊之性非大加懲創無以善後並將勦堵機宜

分晰條陳而當事者咸以為難自後局勢屢更忽勤忽
撫迄無定見現雖收復而善後事宜更無把握予一武
人仰荷

聖明起用惟不避艱危務盡我心而已又前署瑞安副將
書楹聯于二堂云持躬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機
惟勇筆意道勁任定海時藏寶刀二一曰成忠一曰昭
勇是則文山之取義成仁銘諸衣帶也所管有製械要
言四卷製藥要言一卷水師緝捕管見十六卷全浙險
要圖說八卷詩詞若干卷以上皆見于年譜者可以想
見其胸中之蘊蓄所學之湛深矣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酉

按三鎮用兵皆在定城之東南西南兩路蓋扼其衝要
也城之東南半里曰觀山宋時建道隆觀于此今名東
山上有東嶽宮二十一年葛鎮建威城北開向日門
南對港為五奎山即今之烏龜巖夷兵自南來遶西而
東此為逼近城郭之地最敗在後而竹山門為西路之
衝去道頭街五里三鎮始議築外城以包道頭街于城
內因師期已迫權建土城設久安長治二門當夷兵初
至欲由竹山門進被炮擊去即同距五奎山復被官兵
毀其帳房遂由陸路登岸攻曉峯嶺登山入陷之三鎮
陣亡同在一日此定海用兵之大畧據朱司馬緒曾所

記年人思忠錄者附識于此至擒斬夷帥二人傳者以爲濶鼎查安突德也攻二十年義律分路赴天津未嘗至定海其定海統兵之將則伯麥也此次統兵之將爲濶鼎查次年白門議和實始終之劉中丞謂濶鼎查死于浙不應更有其人或英人諱言其敗仍奉其偽號如張曲端幟之故事未可知也

近日粵匪如蕭朝貴韋正皆子襲父名即襲該夷之

事安突德者卽上年餘姚所獲送至甯波伊相訊釋之是時尙在浙也然則是役也英因蹶一上將一貴人矣定海之卒不能守豈非東南之厄運使然哉

王總戎直隸人鄭未詳張參將浙江黃巖人託未詳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鎮海殉難

同上

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

狼山鎮總兵官謝朝恩

鎮海縣丞李向陽

署黃巖中軍守備王萬隆

黃巖把總汪宗賓

解天培

黃巖外委林庚

吳廷江

欽程制使

祖洛

撰裕節帥殉難紀畧云節帥抵鎮海聞

廈門失守之報知該逆必將由閩入浙復行侵犯乃激厲將士擇日誓師于

關帝天后之神大意謂浙江洋面以鎮海爲要口定海孤縣海外並非可守之地鎮海若有疎虞必至震驚數省今與將士約不敢以退守爲詞離却鎮海縣城一步亦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如有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刑牲醴酒示無他意祭畢同營節帥愀然不樂曰外夷船上戰則張紅旗和則張白旗予見提督所守之招寶山懸挂白旗故有誓師之舉以覘向背乃提軍于祭告時稱有腿疾不能行禮心懷兩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端已可概見道經學宮忽見泮池旁石鐫有流芳二字怦怦心動設有不測其收我尸于池中可也自此之後逆舟連檣而來四出滋擾節帥守禦益堅雖屢接勝仗而昕夕旁皇寢食俱廢八月十七日定海失守究其所以因提標等營官兵未能得力節帥謂其幕屬日今鎮海所可恃者惟徐州兵一千續調策應之兵尙未到來予曾祖義烈公殉難之期係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遇此劇寇恐非佳兆因將

硃批上諭及奏稿等件寄回嘉興行館並將瑣碎家事無

不一一提及日子無子其可承祧者惟胞姪某一女已
嫁一女尙在襁褓中一妻尙可守節須屬其互相維持
同甘共苦悉聽子妻而稟命焉至將來喪葬之費署中
廉俸及辦公銀兩除年來軍營賞卹外尙有存者可以
敷衍尙有贏餘卽交子妻收用家中房屋僅堪餬口悉
聽子弟執管每年顧子妻妾衣食勿因喪葬不敷變
產辦理所存奏稿卽託君等共各相好代爲刊刻與前
刊勉益齋偶存稿並交子弟存之祠堂設奉行查事實
卽可以此二書呈送史館又有遺書一封交阮姓簽押
如何云云未之見也他日又謂君等書生有寇至則去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七

之義臨陣時可作速出城探聽消息勝則代草露布敗
則爲辦後事並論眾家人會于餘姚勿殞我我死提台
必將借我爲口實以退逆兵該逆亦不敢久距鎮海再
奉

命將前來妥爲辦理于大局尙屬無妨節帥蓋欲以身先
作則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二十六日該逆侵犯招寶金
雞二山節帥上城督戰而提軍忽來城上謁見以保全
數百萬生靈爲詞請遣外委陳志剛前赴夷船上暫事
鞫糜節帥告以此不過苟且旦夕況有傷

國體提軍當卽下城旋又復來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

但家中妻子兒女三十餘口實屬可憐並云伊女卽係
今日出關節帥云兒女情長英雄不免但忠義事大此
志斷不可奪此在城軍士共聞共見者也嗣該逆從招
寶山之西北後面攻打官兵卽時潰散威遠城失守金
雞山亦亂城遂陷城中火起難民潰兵互相擁擠有提
標護印兵丁揚言提台現無下落又有一弁踉蹌奔走
號泣呼曰制帥已投泮池殉難矣惟時制府之家人余
升陸喜等遙見節帥于城陷時望

關叩頭投入泮池當卽喊救適副將豐伸泰于總馬瑞鵬
等尋至卽令跟隨兵丁將節帥撈起裝入小轎搶護出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六

城至甯波府署經知府劉廷彩爲之易換乾衣臥以被
褥而節帥已不省人事是時謠言四起咸稱夷兵將抵
郡城以十萬金購節帥尸余升等見節帥僅有微息該
逆若來勢將不測情甚迫切迨四更時城啟卽率從兵
數十人扛抬節帥出城覓有小舟行抵餘姚幕屬先後
集視節帥心口尙溫余升在旁急喚少頃目張猶能畧
述提軍上城時情形移時神色漸變舟行四五里而節
帥死矣流離之際旣無棺木又無資財只得載尸前進
二十九日傍晚至蕭山縣之西與攝道劉中丞遣弁來
探豐伸泰及余升偕同渡江呈報中丞得信卽爲購備

棺象九月初一日節帥尸渡江雖死已五日而顏色如生繪畫遺像猶能彷彿相似經錢唐縣看視後至地藏庵收斂殮息之間尸已發變中丞與將軍都統暨司道府縣各官親斂莫不詫為神奇即日過杭州省城登舟北行此節帥鎮海殉難之實在情形也記曰裕帥殉節一事謠言孔多幾至忠烈之魂變為懦夫之鬼是非之不明于天經地義世道人心均有關係查誓師之舉去年八月山中即有傳聞其非事後編造可知焉有自誓師而自棄信之理迨殉節後初次傳言即謂其自投泮池經人搶救與至餘姚而逝後來忽有生前陣逃被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百姓沿途指罵自吞烟壺並非溺死之謠不知何地何人所造與尸至杭州江頭始得入斂衣衾棺木均係劉中丞為之料理且與將軍都統方伯府屬州縣等眾目共觀有中丞奏稱可憫那有中丞不信其死開棺看視之事至兵丁多人裝至轎中扛抬出城則與傳言相符然所扛者乃一投水救起不省人事將死未死之元帥非其自令兵丁架逃也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深為痛恨予自愧無文不能效韓昌黎為許遠作傳猶幸有節帥幕中忠難與共之記室始終目擊其事詳敘節帥殉難節畧子為錄出刊存並附述數言以雪忠魂

之誣而執譏惡之口道光壬寅正月記

按裕帥殉難之本末此所敘述即其家人控于都察院張本也招寶山之威遠城乃明時總兵盧鏗與副使譚綸所築以防倭寇者又俞大猷臨山斬倭寇三百人追之于笠山港亦即其地此所謂天險也山之後路有一石洞曰小潮音俗以為仙人洞者遙對外洋近瞻山頂一徑可通崎嶇險仄洞之石壁刻有平倭第一關五字乃昔人扼要設防之處題以示後人者當上年之設防也有讓于城外鉤金塘設炮三四門專防由此洞入據寶山之一路浙撫從之迨伊相遣候補府黃冕率鄉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助守金雞山乃謂招寶石洞天險可憑遂撤鉤金塘炮位移至金雞山不謂寇竟由此路上山矣裕帥以提督一軍為勁旅俾之當關禦敵而不知其適以開門延敵也將將之難知人洵未易矣裕帥當統兵赴鎮海時有鄞縣鄉人于六月間獲登岸之夷人嗚嗚地是二名送軍中制帥令剝皮抽筋以號于眾其奏疏有云活剝其皮以為奴才馬騾生抽筋以為奴才馬韁是其欲得而甘心者食肉處皮實能持不其之仇與逆夷相終始又其駐師鎮海時分遣三鎮帶兵堵定海洋面瀕行授以祕緘令事急時啟之三鎮唯唯迨夷人攻定海急

朕減示諸將弁曰有臨陣逃避者立斬軍前士卒皆惕

息自致于死地故諸軍傷亡者過半而壽春一營幾殲

焉以上皆浙人所紀子謂制帥之令行于三鎮而不行

于提軍能斬臨陣脫逃之將弁而不能討開門揖盜之

戎首殆亦有數存乎其間論者謂余提當日以宿將擁

重兵故制帥明知其懸挂白旂隱忍而不敢發毋亦其

將才之短不能使法先行于豪貴是則其不暇日者已

錢唐金大理應麟題定海姚大令手蹟駢句中有述余

提廷讞事云壬寅之冬予濫廷尉時在大理任正三法司會審也

天子方責將帥之無功憫靖節之徒死法先貴近逮彼提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韓太湖李士疑即侍郎李振祐李伸宏議同年祁公師戶部尚書祁馬藻

亦著讜論而一時議者猶欲惜其前功貸其今宵是直

旌通逃以紫綬而斥死士華降卒以銅符而逐健夫也

是是非非等于青蠅悠悠泛泛辨于白馬明明我

后洋洋聖謨袞死鉞生金正矢直據此則當日余提就逮

盈廷亦多聚訟而守正不阿者輒持公論國法以爭之

則余提之死當矣大理奏中有藉敵要挾之語又謂竭

千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一時膾炙人口

傳入義民公憤者也

謝繼英江蘇狼山鎮調防鎮海分守金雞山山與招寶

對岸夷兵入犯以一軍直指招寶一軍直指金雞而另

載舟由狹道入攻其腹背時金雞山前方交戰突有一

隊由沙嶼橫繞出山後兩路夾攻又遙見招寶山之威

遠城陷我兵遂潰總戎方救護炮臺被夷炮轟擊入海

尸身無獲未遑

賜卹之典後總戎之子來尋父尸不得浙人有見其死者

爭歌詠傳其事與葛鄉王同稱四鎮云

李貳尹之殉難也時鎮海文武員弁逃避一空貳尹獨

居署中自經而死既行查得實奉

旨賜卹鎮人請建祠于招寶山據浙人崇祀記中紀其居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三

官殉難之本末云公諱向陽字丹崖號葵村雲南趙州

人由附貢生援例分發浙江以縣丞試用踰十年于道

光壬午補授鎮海縣丞時鎮海大令方潛南北鄉河道

以屬公董其役時時下鄉督視工成民至今賴之凡分

外事概不與聞性尤狷介不妄取與歲己丑聞弟喪念

太夫人春秋高乞養告歸有留別詩八首去之日士民

傾城送之依依不忍別有泣下者歸數年太夫人棄養

服闋後于辛丑六月由滇抵浙例以原缺坐補時夷人

已距定海鎮定接壤人皆畏不敢前公獨請赴任援枹

鼓以從遂奉檄受事八月二十六日鎮海失守居民紛

粉走公獨保然坐署中命猶子以鈴記繳郡或諷之去
公笑而頷之有役請公出城公不應役逡巡不忍去公
乃令往探夷人情狀比役返則公已御朝服自經于堂
突色諸生劉鼎等蘇金殞之踰月始由內河昇柩赴省
大府以狀聞奉

旨加贈知州銜賞給雲騎尉世職嗚呼公官一丞耳無尺
寸之枋可以自效位既卑而責亦輕願激于忠義之氣
慨然不肯俯仰隨波自行其志從容授命視死如歸可
不謂哉鎮海之候濬山寶陀寺者舊有壯烈伯李忠
毅公神主忠毅諱長庚今與署大尹畢君承昭貳尹丁君昌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穀議于其中設公粟主列于忠毅之次並捐俸以為春
秋祭祀之需先府君官于浙與公交四十年余因得悉
公殉難時事因作記以告後人鎮海縣典史席世勛記
又思忠錄浙人紀貳尹殉難詩序言鎮海告警時上官
委貳尹赴曹江公幹蓋憐其老而遣之也二尹曰某欲
違難以幸免何待今日卒不去城陷自經英人破城過
其署見有公服懸于堂上者歎曰此守土忠臣也率眾
軍士羅拜于前局其署而去又記二尹絕命詞二絕句
云有山難撼海難防匝地奔馳盡犬羊整肅衣冠頰北
拜與城存一死睢陽孤城欲守已倉皇無計留兵祗自

傷此去若能呼帝座寸心端不聽城亡此可以知貳尹
惓惓之忠悃矣

王守備以下五人據思忠錄所記皆與謝鎮同在鎮海
金雞山殉難者均得

旨賜卹在案五人皆浙江黃巖縣人

附記

浙江金華協副將重祥

據金陵朱司馬緒曾撰朱將軍貫神道碑言二十一年
八月夷兵復擾舟山入蛟門距四明郡金華協副將重
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旨簡放今職按蛟門卽指鎮海之役也蛟門島在鎮海之
外洋爲入鎮之門戶當日英兵自定海來大府以此島
孤峙海中不可守乃定計守招寶金雞二山副將之何
時何地戰死他無可攷而四明之殉難者惟郡城最無
色時甯紹台道鹿澤長從裕帥在鎮海聞敗駕小舟退
入慈谿託以受傷投水被人搶救遂未回甯余提自鎮
海迷回郡中迨寇入郡城又與甯波府知府鄧廷彩勳
縣知縣王鼎勳同奔上虞于是一郡之文武員弁及提
鎮二營潰散一空八月之晦夷兵泊郡城靈橋門下登
岸劫掠城門洞開直入無人之境有夷目郭士利者占

居府署出示安民時則自郡以東皆委之于賊西至慈
谿亦有賊踪往來偵探官兵僅盡曹娥江而守此當日
甬東一帶情形也郡城既未接仗則副將之死于陣必
非甯波意仍是從裕帥在鎮海同時殉難者或當日自
定海退回力戰禦敵而死但未見開缺原奏且亦未知
得有卹典否附記于此以俟他日攷證焉

又按二十二年慈谿之役揚威分三路進攻以一軍指
甯波一軍指鎮海其時因攻甯波而陣亡者頗不乏人
見而紀事者多有誤記年月闌入于甯波失守中蓋但
知大兵之敗于慈谿而不知其分路進襲同時並潰也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重

自定海用兵以來其拒敵完城者惟松江尤提督一軍
若其軍士不戰城門不閉敵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取之
者則甯波之與上海也然上海猶有一典史指挂全城
維持正氣而四明寂寂無聞甚至如甯波府者捏為死
而復蘇之穢語素中有用薑湯灌之語汗入彈章冀從未滅是則
與城亡者城以人存若四明無殉難之人君子謂四明
於是乎亡矣

慈谿大寶山陣亡二十二年二月

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同子武生昭南

浙江卽用知縣顏履敬

甘肅西甯鎮左營游擊黃泰

陝西下馬關守備陳芝蘭

陝西經德營守備徐宦

守備魏啟明

千總田錫

把總邱法德

盧炳

顧德

林懷玉

外委方鼎憲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美

馬龍圖

張化鵬

王保元

陳均

楊福增

佟登鰲

蔣述維

何海

毛玉貴

馬步兵平天福等二百餘人

按壬寅二月之役揚威將軍奕經統大兵自紹興進發
先據慈谿分襲甯波鎮海約以正月晦日同時進剿時
參贊大臣文蔚率大兵駐長谿嶺令副戎統陝甘兵一
千駐慈谿西門外之大寶山安徽同知張應雲率鄉勇
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相為策應遠師期滿
洩攻甯鎮之官兵以二十八日先期舉事同時敗潰三
十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二月初一日奔至慈谿
夷人遂于初四日來攻大寶山自辰至未我軍殺斃敵
兵甚眾俄夷人兵船復自丈亭港由散坂橋登岸夾攻
鄉勇隊伍亂遂有橫衝直逼暗襲之事見七卷浙撫奏中忽又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毛

聞長谿嶺大兵燒營而潰參贊奔回紹城副戎力戰無
援遂全軍覆焉海國圖志謂副戎以兵六百當夷眾二
千殲其數百人以無策應而敗又言大寶山以扛銃二
十擊死英兵四百人予按浙人有紀其事者言大寶山
敗後夷人亦受重創載其尸累日不盡痛哭驚悸相謂
曰自內犯以來未有受創若此之重者也今定海之東
山另立一塔乃慈谿大寶山之戰為朱副戎所擊斃者
彼國人自焚其尸聚骨于其中然則副戎之戰功蓋亦
卓卓矣副戎既歿浙人建祠于慈谿西門外曰慈郭
廟浙江學政吳侍郎鍾駿記趙侍郎光書又有擄將軍

神道碑敘其里居官職及殉難之本末頗詳附錄其大
畧于後

江甯朱緒曾朱將軍神道碑云將軍名貴字徽堂其先
世江南上元人曾祖當 國初順治間流寓甘肅河州
隸卒伍祖仲遷屯循化營以把總從征金川陣亡父顯
光以騎兵征金川炮傷折左足而廢嘗言三世尺籍一
亡一傷無大功之建輒拊髀叱咤一夕夢神人金甲仗
鉞引赤豹曰吾渾源山神也以豹賜爾家寤而將軍生
及長驅幹豐偉面如渥赭年十七入循化武庫嘉慶五
年川楚賊方熾調赴蜀營以獲猾賊趙天隆經畧額威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尹

勇侯即額勒登保賞授六品頂戴補榆林外委時黃連亞賊
冉學勝伏密箐中持矛突出傷將軍劇甚卒奪其矛擒
之由是勇名冠一軍十年凱旋補定羌營外委以數從
征至千總道光二年戰雪山得
旨賞藍翎六年平回疆換花翎遂由涼州守備陝石都司
玉泉甯夏游擊升西安參將旋署察漢託洛亥副將所
至多戰功二十一年八月以英夷內犯金華協副將重
祥死于陣將軍遂奉

簡授今職益慷慨自任率三子武生昭南五子共南抵任
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奕帥命領陝甘兵攻取鎮海

行至妙聖寺文參帥聞取甯郡兵失利撤止勿輕進令
謁長谿嶺授機宜當是時全浙楚豫兵蜀各省之兵合
之材官激張諸軍以及奇道船鈴之士共議進取于是
大營駐長谿嶺餘兵勇或扼各道或伏陸路或屯清道
觀或截駱駝橋運管結隊星羅棋布而將軍獨據大寶
山仍所部九百人大寶山在慈郭西門外一邑之要衝
也本城官兵及山後鄉勇相犄角二月初四日卯刻該
逆數千人自大西壩蜂涌上岸將軍親執大旗麾所部
迎擊鎗炮並發勇兵再却再進我軍無不一以當百自
辰至申餓不得食渴不得飲誓死格鬪戰方酣鄉勇亂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天

竄衝隊伍勇兵乘間抄襲忽山後增新夷數千駕三火
輪解駛進夫亭江至太平橋直逼山下巨炮火筒射燒
營帳烟焰障天四路兵勇先奔長谿嶺忽自驚潰腹背
受敵將軍瀉血呼天豎所執大旗于壘怒馬斫陣手斬
數十級身中火鎗馬倒復躍起奪敵矛左右盪決最後
被火鎗中要害乃踣昭南以身障父格殺數夷被創無
完膚同時陣亡部下二百五十人皆死焉黃泰以下時
有督糧官卽用知縣顏履敬字心齋舉蘭進士嘗教讀
將軍家意氣相得糧台去大寶山二里登高觀戰良久
奮起曰吾不可不助易短後衣持所佩刀奔赴其僕止

之不可乃執挺以從俄中炮俱死山下是役也將軍以
所部九百人敵夷萬眾將軍以身殉國夷亦大創收其
尸果日不盡自是亦膽落戒勿深入其南受三傷死而
復蘇脫衣覆父兄尸浴血而出奕帥以狀聞

天子震悼照總兵例議卹

賜祭葬銀兩祭文一道武生昭南亦并加卹各給于世職
如例顏履敬及將弁黃泰以下世職卹賞各如例馬步
兵亦給予賞卹呼將軍真得死所矣大寶山常有雲氣
鬱勃隱隱聞鼓角聲夜見燈火燭天旌旂來往夷人往
甯郡輒驚恐遠巡退去于是慈邑士民思將軍保完城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辛

邑威靈顯赫成欲出資建祠以申報賽癸卯秋試之士
請于大府許之適王君有齡來宰是邑鳩工集費祠廟
乃成自將軍以下皆得祀嗚呼將軍之師非敗也勝也
將軍之身非死也生也將軍少遇相者曰虎頭火色骨
青生卽不候死必血食將軍大喜故臨陣勇敢屢受重
傷瀕于危嘗指其創痕并所賞花翎以激眾至是以忠
烈顯論者謂大寶山之戰得一將以千人助之必大捷
然將軍此戰如巡遠之障江淮其功詎出戰勝下哉王
君屬子爲記予見將軍畫繪一獸人面一足云出安徽
壽光山中名千歲虎欲得其油以燒海焚夷船山海經

竟光之山有野馬如人名曰野馬見其圖猶在而將
則誰有大注亦不言其詳也

軍已成仁矣此說思也其體也
吳侍郎朱副成廟碑係解體文其後段云用上元戎

甲明越組背鬼一隊勇習韓瓶鐵浮屠林立于重關劍
面其風生于百戰夫以公之奇駭在握披靡無前佐路

伏波而駛駕樓船隨寶車騎而遠臨緹海仆蜻蛤碑以
直進掃蟪蛄塞以窮追弱水毛沈壽是磨刀之地盧山

弓挂曾開鳴鏑之場以上追敘何難無罔象痘雄應刀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圭

刺飛廉鏃刺猛氏然而炬燒雉尾赤舌無靈浪戾鯨牙

黃頭解散當盾墨磨成之日是韓刀誓死之秋無何大
帥納李祐之降信張元之謀池鵝夜擊思間道以成功

營鶴朝盤狎銜枚而輕發二十二年正月議收復三城
檄公領陝甘兵九百人攻取鎮海主客之地形既異

援之犄角無聞九節度出師狐疑莫決十國營結隊鳥
合為多方其飛火焚旂壞雲壓壘猶策單騎而乞質障

之旅叩旌門而籌細柳之防俄焉高重捷之孤軍夢無
後繼神師中之神弩力盡重圍餓中三升馬經十數出

橫烈士島中皆效死之人楊業將家麾下少生還之卒

以二月初四日辰加千申公陣亡慈谿西門之外春秋
六十有四次子昭南以身蔽父刃捐軀于氏盡汗闕

門味血葛家瞻尚同日騎箕嗚呼哀哉結蒲之肖狀如
生刻木而歸元未得幼 共南執干衛社甫及成重祖

背受艾躬陪行陣幸免王鼎之豕卒求鮑信之尸歸櫬
河州屠兆新城事聞

震哀軫悼謹贈優加少府之儲榮頒于左驛司勳之載世
及于雲仍

詔加總兵銜 賜卹 賜蔭
論詞臣撰文道祭昭南有子綱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圭

命于及歲後帶領引
見業貽段笏九重擒張掖之碑堯守頌書一制軫平原之

裔公亦可以棲真八表曠日重泉矣
按副戎大寶山一戰奕將軍及浙撫原奏皆不甚詳然

其關係最鉅雖力竭覆軍而夷兵自此不敢窺緜城且
不久即退出甯波此為中流之一壺千金與張許保障

江淮之功爭烈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將軍自慈谿回
省臣詢其致敗之由及前次攻甯鎮不克情形據云伊

等自上年抵蘇以後因堂堂正正之師恐難取勝是以
委令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等與地方紳士用重賞招

募

撫漢奸向爲該夷所任用者令其轉遊義勇分伏城內候我兵進剿之時作爲內應者不果反爲賊用致城池未復預作準備而用爲內應者不果反爲賊用致城池未復兵勇轉多傷亡等語是則慈鄉城外之役漢奸鄉勇一氣聯給當其在駱維藩震驚散必其與甯鎮之逆夷預有成約使我軍腹背空虛然後該逆得以前後夾攻與招買金雞之用兵如出一轍又恐長谿大營奔赴投應更遣假扮難民之漢奸入山率制而前我一軍遂成孤立此豈戰之罪哉陝甘奉調之兵二千副戎所率不及其半此言馬步兵死者二百餘人又據思忠錄所采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四上

五

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朱楊鎮麾下皆甘肅勁兵戰最烈死亦最多後見其部曲設位招魂死者幾四百人是副戎以忠義率其鄉人戰死枕藉而不悔宜大寶山之英靈久而不滅也顏大令身任糧台無守土從軍之責而以故人之誼持刀赴難不負國不負友抑亦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上

海軍殉難記下

密鎮陣亡

大金川八角喇世雙一品屯土司阿木獲

瓦土寺守備喀克哩

四川營參將王國英

外委徐宦

外委徐宦一員其妻日降亡之妻一員其子一員

據貝青喬軍中紀事詩序言阿土司所帥屯

兵最勇攻甯波

其部下四卡松等百人駢死于城內又掘朱

將軍神道碑言大金司副將阿木獲瓦土寺

守備喀克哩先于攻郡時陣亡附祀將軍廟

惟阿土司官職所能互異耳

王參將國英者或稱守備蓋四川帶兵之將

也據紀事詩序稱其攻甯波西門被擒不屈

死軍中誤傳其降後其子尋得其尸函首而

返又思忠錄言參將攻城奪東門入身被重

創奮力戰馬蹙被擒不屈罵賊死與貝青喬

同

所記大同小異

外委徐宦陣亡亦見紀事詩序言其攻城奪

入紫微街血戰死刃出于背猶揮刀手刃夷

兵數名

按以上所記王寅正月二十八日攻甯波

鎮海之役所云南北兩軍者也時揚威將軍

駐東關遣總兵段朝福南指甯波遊擊劉天

保北指鎮海約以晦日同時進襲而漢奸有

多魚之兩夷人踰城者皆漢為在甯波軍見

事急便以二十八日進兵前隊皆敗後隊望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四

風而涉駱駝橋適當甯鎮交界之衝鄉勇逃

散夷兵反攻是日有大雪山之敗維時兩軍

之陣亡者南軍最多而四川土司一軍首入

郡中其死事尤為慘烈慈慈之役死傷最多

者除陝甘一營外則四川兵也四川之土兵

以大小金川所屯練者為最強然皆長于野

戰故攻城輒不效乾隆間設屯練土兵五百

名分給大小金川餉路出征則糧餉加倍以

五百人食千人之糧道光中葉調大小金川

屯兵千各亦援前例給以倍餉其頭目悉選

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各號每行軍必爭先鋒恥落後加大小金川同隊則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此魏源聖武記所紀四川知府謝興曉征番時所記也是年陣亡之阿木復喀克哩等皆屯兵頭目其官職應在都司守備之間隨官兵而來其人言狀故四川之參將王國英亦殉焉浙人所記互有異同然土司則其世職也其攻甯波當頭隊乃爭先之故技耳

附記

是時大兵進攻甯郡甯江上水勇備火攻船爲聲援方距城十餘里人先發英人驚起架礮來撲死者約數十人揚州捕役楊泳率其弟子數十人皆應募來營善拳勇得少林宗派者是日攻城令其先入城中謀爲內應迨大兵自外潰泳勢孤率其弟子巷戰不勝死者過半前翰林院編修朱楷伏礮郡城外將于開仗時助官兵轟擊被夷人在城者先覺之朱得脫從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五

卒二人皆死焉

鄉勇頭目謝寶樹河南人攻鎮海招寶山受重創因負歸駱駝橋前營創裂而死德絕翁以我軍勝敗爲問也

當官兵進勦時以爲總場土兵爲嚮導死者六人初無知者後其里人胡我認查明招稟大營始奏請賜卹如例

以上皆据具君青喬所記蓋是時具隨程大令鍾英投効大營其所記皆得之目擊者而撰思忠錄之謝二尹蘭生亦交辦軍務參核

得實故詳記之

在浦殉難二十二年四月

浙江乍浦副都統長喜

浙江署乍浦同知章逢甲

浙江乍浦駐防左營鑲紅旗佐領隆福

駐防右營鑲藍旗佐領署左營八旗前鋒翼領

英登佈

駐防右營鑲紅旗防禦署左營正黃旗佐領額

特赫

駐防右營鑲白旗防禦貴順

駐防左營正藍旗驍騎校伊勒哈春

駐防左營鑲藍旗驍騎校根順

駐防右營正藍旗驍騎校該杭阿

陝甘固原城守營千總李廷貴

涼屬蔡旗堡千總張淮泗

永昌營把總王榮

莊浪營把總孫登霄

甘提前營把總馬芝榮

涼屬土門堡額外委馬成功

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

中西紀事

五

副都統鎮黃旗人是年四月初九日在葫蘆

滋城擊敵受重傷入鎮城投水右營前鋒救

出送至嘉興郡城越二十日卒此與定海張

總兵之仇同例核之事後身故則當日投水

受傷非飾詞捏報也當二十年六月定海陷

後有夷船一隻在乍浦洋面游奕副都統督

駐防營兵弁佐領等擊退意即赴天津之船

過乍浦吳淞一帶洋面陳軍門擊退夷無心

懸戰開礮而逸其時駐防之兵有被礮擊斃

及受傷者共十餘名奏報在案英人之窺伺

乍洋胡于此矣浙撫十可慮奏中言浙省有

兵勇六千餘名尚不如乍浦之眾是當日官

兵駐防必在六千以外而卒至于一敗不支

況駐防陣亡者二百六十餘人加以陝甘謹

防之兵陣亡者三百餘人其非不戰而潰明

矣振邸抄言有漢奸在內接應內外火箭並

發官兵迷亂遂至失守浙人傳其事者謂是

時所募鄉勇有糧船水手青皮黨李姓率衆

數百人應募給六品頂戴守乍浦常夷船在

外先遣人由閩省兵勇交通人賣烟土為李

中西紀事

六

黨所劫備勇銜之四月初十日之役倒戈相

向者即閩勇之藉手以報李仇也乍浦既陷

李黨復赴郡城與閩勇交關禾中為之大擾

台之大寶山一役其失機債事皆起于鄉勇

遂使官兵剝戕民人塗炭哀哉章司馬山東

人進士分發浙江即用知縣署乍浦同知時

率義勇沿塘防堵被夷人礮洞左脇氣未絕

昇至六度菴中越日死其後浙省建祠吳山

祀五忠皆文臣之殉節者司馬與焉

駐防之殉難者隆福禦賊於天尊廟火起突

圍出夷衆窮追佐領掣佩刀奮刺夷兵數名
乃自刎英登佈駐葫蘆城力戰被賊以長矛
刺死額特赫貴瀨二人設伏於天尊廟內夷
衆越嶺一人率所部火器齊發夷受傷少卻
適唐灣山援賊至縱火加攻受創死伊勒哈
春善射當觀山拔仗時伏林中以手弩殄夷
甚衆矢盡爲賊所執被磔死根順迎戰觀山
灣中燬死該杭阿守北門城陷有勸其去頂
鬪走者該此日可廢職求活耶卒不去遂及
于難七人死而駐防全營皆灰燼矣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陝甘調防之兵皆列陣於唐灣山北夷人分
兵從龍湫山東僻徑掩至戰鬪逾時互有死
傷敵勢少卻旋復益以精悍並力交攻我軍
火器盡援兵不繼力竭同死武弁七人皆奏
請

賜卹在案

乍浦水師之殉難者惟韓把總一人把總係
本邑人守觀山牛角尖寨時夷兵分三路進
攻適當衝要之地把總被賊斷一指偷懸賊
不少部卒以中鎗子死

附記

滿洲駐防營兵陣亡與柱甫成等共二百六十
七人在觀山戰沒者五十餘人餘皆轉戰天尊
廟中或被賊或中砲死俱奏請

賜卹在案

陝甘調防戰守之兵勇共陣亡三百六十七人
皆戰死唐灣山及檉樹墳清福菴等處俱奏請
賜卹如例

湖洲協標太湖營兵陣亡四人

嘉興協標乍浦汛兵陣亡三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八

本營水師戰守兵陣亡十三人又挑補新兵四
人以上各營皆得

旨賜卹在案

以上各營兵勇陣亡

滿洲駐防男婦子女死難者五十六人或被戕
或投水死皆慘烈奉

旨賜卹在案其最著者爲果恭人暨其二女云

恭人姓塔措拉氏甘肅鎮海營游擊岳明之

女乍浦駐防左營佐領果仁佈之妻乍浦陷

恭人懼受辱有勸之挈女逃避者恭人曰若

遇賊則求死不得矣時長女稱姑十一歲次
女梁姑八歲恭人挈至署後投井死有兵既
退佐領歸得其尸於井中請於後任副都統
奏聞奉

旨封節烈恭人二女皆賜卹佐領卹其井封土
壅之築亭覆其上浙人歌詠爭傳之

監生曹文昭城陷被逼自縊

生員劉林松城陷出走遇夷兵逼書僞示不從
遂被戕

天尊廟僧達真與其徒壬林當夷兵縱火焚廟

僧徒力爭不得遂被戕解之

蔣錫院固弟錫景業染坊夷兵突入舖中欲刃
其弟力護之被火鎗擊死

陸聖祥業酒坊中火鎗死

胡長春業柴舖中火鎗洞腹死

陸貴備工遇夷兵逼令抬礮不從被槍死

朱冠英業木行駁被刃死

張諒業木行駁中槍死

張坤業業輪織舖中火鎗死

徐元業木工英兵逼令導接婦女不從以刃自

刺不死復投水死

蔡吉慶巧工在葫蘆城中火鎗死

張獲喜坊工中槍死

胡世植業茶舖駁中槍死

馮松業布舖中礮死

道署丙丁張三中礮死

以上本鎮士民殉難

庠生劉若金妻領氏夫早卒無子繼姪爲嗣城
陷出走爲黑夷追迫投於橋下死

庠生劉東藩女七姑年二十二未嫁城陷之日

中西紀事

十

賊以白刃脅其父七姑懼受辱投井死

劉道女鳳姑年十九依母楊氏紡織聞城陷出
避爲夷兵所阻復返賊尾之急遂痛誓被戕爲
不絕聲而死

胡贊喜女秀姑年十三四月初十日夷兵以鎗

刃壞其扉而入闔家奔投後園池中惟秀姑與

堂弟三官同死焉

杜義茂妹貞姑年十八四月十一日出避兵遇

賊以咸脅之貞姑懼受辱投北濠河死

以上本鎮婦女殉難

以上皆括禾中沈錫爵所撰壬寅乍浦殉
難錄謝厚菴二尹輯其大畧采入思忠錄錄
中統計合鎮官兵民婦女之殉難者共七
百餘人夷兵自入浙以來所過城邑民人皆
先期走避惟乍浦濱於大洋出其不意乘突
而來權難最酷然無一降賊者且見

國家養士之隆食士之報皆知以忠義節烈相
激勸可謂難矣乍浦生擒夷人十六名則其
臨陣而死者亦必不少該夷內犯數年其受
創之最重者沙角一也舟山二也大黃山三

中西紀事 卷之七下

也吳淞四也乍浦雖无可攷抑其次焉者矣
乃議撫者輒以出師無功藉掩其尋盟重賂
之恥不已值乎昔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
乎然則所謂社稷之衛者亦問其能戰否耳
固不得以成敗論也

吳淞殉難 二十一年五月

江南松江提督陳化成
提標中營守備章印福
前營千總沈金玉

把總雙齡垣

左營外委千總許林

前營外委千總許攀桂

額外外委徐大維

內黃營外委姚雁宇

軍門殉難之本末吳人撰有表忠紀實其所
記足以補原奏之闕蓋牛督掣援而走故後
段多飾詞其詳已具八卷中軍門既死膠人
昇其尸殮于嘉定之關帝廟又繪遺像祀之
毛侍卽式邵視學江蘇撰有忠愍像贊忠愍

中西紀事 卷之七下

者軍門之

賜諡也其畧言軍門起身行伍當嘉慶間擬匪
蔡牽肆逆閩洋李忠毅公長庚督師討之公
起家從忠毅擊賊以勇敢知名厥後忠毅陣
亡麾下舊將王得祿邱良功卒平之軍門與
焉以此爰知于

唐廟積功至專鎮道光二十年自福建廈門提
督改調松江蒞任六月聞舟山之變卽馳詣
寶山在防三年卒以盡瘁死牛督擢兵護逃
衆日交署一時江浙士民謠曰一戰甬江口

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
然則一轉移間足操全勝之算豈非天哉軍
門號蓮峯福建同安人

婁縣楊秉祀撰有吳淞陣亡六忠事云

印福者上元人也豐下痘花著面嘉慶中匪

人方榮升謀不軌白蓮教林青旋以捕急

遠颺時君以越勇好謀處總督麾下知名遂

以獲榮升功授奮武校尉又以屢獲紅橋教

匪積功升提標中營守備陳忠愍公使領銳

師防堵夷寇吳淞之役忠愍有死志戰方酣

中西紀事 卷之五下 十三

若顧先沒于礮時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也

年五十有六同殉者錢君金玉以下五人金

玉字煥堂江蘇華亭人少入行伍洊補外委

千總嘉慶中逆賊林清糾黨擾直隸山東河

南三省前提督烏公啟善防堵徐州功還把

總又獲私梟二十餘私贖六萬餘餉擢前營

千總以勤慎歷署巡官二十二年之役君爲

前衝隘礮而夷匪自船桅上遙施飛礮或勸

君避之君曰我年十六便食國餉豈敢避害

不念乘車載危義耶卒以中礮死年五十有

七君偉幹巨足里人稱錢大脚以對范長頭

云歸垣崇明人官把總訪其事蹟不得二許

俱華亭人林字揚德少浮沈市井其鄰人姜

明經國駒俸其狀資之衣履投提標下以獲

私梟授修武校尉升左營外委千總忠愍察

其忠勇尤任焉被創最重年三十有二擧桂

字漢川先世多武功君少投營身置前願普

使槍以巡海勞敘修武校尉隨防吳淞三載

與徐君大華共事不辭勞瘁君補外委千總

林補額外外委皆沒于飛礮年甫壯不獲展

中西紀事 卷之本下 十四

其長可惜也大華與二許同里開方面白蒼

隸提標下以發槍迭中援冠服及數年拔補

今職守海地西礮臺司大將軍紅藥礮二十

有四及夷船駛進海口忠愍令君開礮損其

大艦一火輪船三斃夷兵甚衆有頃賊由東

礮臺登岸揮而西君與許君力戰手刃十餘

人遂以折足殞于礮臺年三十有三事聞得

旨均賜卹如例

又據思忠錄言吳淞陣亡六忠之外尚遺內

黃營外委姚雁宇應補志之詩云當時曾記

六君子事後追識七忠臣士卒之死八十人
三鄉泥潰無遺民是從忠愍陣亡者七人而
士卒之死者八十人亦可補當日奏報之闕
也

上海殉難 同上

江蘇上海縣典史楊慶恩

按吳淞既陷上海遷徙一空自監司以下皆
棄賊乘舟遠遁少尉其碩果也搢搢一邑之
綱常足與定海全少尉千古矣予初聞其事
意其途中遇賊或中破受傷或被戕殞命後
見松江人有撰少尉授命記者乃知其為矢
志殉城與李二尹之授命于鎮海孤忠亮節
先後同符不亦足為守土生色哉附錄記文
于後俾異日修更志者資攷證焉

中西紀事

卷之五下

十五

雙螺楊乘祀上海典史楊君授命記云陳忠
愍公正志之後英吉利入資山滬城震動而
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猶矢命殉城卒死于難
君字尊菴浙江山陰縣人由監生入貲補授
今職性正直不以卑官自菲薄道光二十二
年五月英兵犯吳淞江距滬八十里監司膝

中西紀事

十六

合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龍察不得見驟令
語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失守監司以下棄
城去君頓足長歎作憤呈上官竟被讒曰吾
亦從此逝矣有僨高升者潛從君所之見君
倉皇出小陳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尋百錢
與舟子僕意君亦隨人作避地計從之俄行
至中流君躍身入水舟子失色僕號泣呼曰
此我主上海捕賊也時已未日辰加戌夷兵
方入城舟子急搖棹遠遁僕求救不得亦走
焉越五日夷兵退僕乃與君家人覓漁舟涉
流不之引川家渡蓋叢叢見夷尸十餘中有漢
衣冠一諦視之則君之衣履鑿鑿乃斂之歸
其柩于家事聞奉

上諭楊慶恩捐軀盡節情殊可憫著交部議卹
欽此後得

旨賜卹如例

按部臣之議卹有二等其守城臨陣而死者
應得從優卹典加銜賜官卽烈加贈例賜卹
故知縣有加至道府銜者縣丞與史有加至
知州銜者者其間變束手倉皇自盡則按其

情節與畏罪同不過照例予卹而已然亦須
核其情實未可拘泥律文致幽光之溷鬱也
若夫一邑之監司守令相率而逃如典史者
律以守土不過司獄之責科以畏罪亦僅職
職之條而能見危授命臨難不苟不已加人
一等哉循例賜卹勸忠之典已薄則奏報之
未詳也洋氛三載蔓延四省文臣之死事者
寥寥江浙之役兩大合時上之太令定海
禮一同知一貳尹兩少尉合之裕帥僅得七
人固不及武臣十之一也姚全李顏章五人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浙人請建祠於省城之吳山蓋文臣之從其
類也楊少尉以官於江蘇不得與五忠之列
從得祀陳忠愍公然如少尉之大節足以
砥柱黃河中流予以專祠亦可以愧當日之
逃官屬千秋之臣餘未為過也

附記

據思忠錄記上海有賴健壇者亦奇士也其畧
言健壇名永剛上海縣武生入庠後為上海營
馬兵當夷兵內犯生請率鄉勇閉城一戰不許
寇至生驅其妻子入池已亦赴水鄉人急搶救

妻子得全而生已絕命矣申定邑人請祀陳
忠愍公祠然亦未知其得有卹典否

按夷人自陷寶山上海後駕杉板舟游奕於
內地被沿江士民之狂殺者不少故無錫江
陰一帶經圍練之鄉兵驅逐出境始由福山
放洋闖入大江壬寅七月英人以兵船封靖
江港初九日有夷氛十餘突入靖江縣城民
呼鬼至譟而逐之有童子從城上投磚適中
一白酋斃之夷船遂退離港遠泊次日遂謀
報復有三夷船從對江駛來靖江人糾眾拒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一

十九

之夷兵發巨礮轟擊民隱大隄以自衛不傷
一人並于隄下伺間用壘槍迭擊凡殺黑鬼
十餘最後乃擊中其火藥船夷鬼自燔落水
死者無數遂遁去不致復窺靖江是時牛督
方議撫靖江縣令報至責以大勝生事竟不
上聞然則事急而求諸野未嘗不可收同仇
敵愾之功惜頗健壇之謀不能用也

京口復讐 二十二年六月

鎮守京口副都統海齡全家殉難

按副都統殉難傳聞失實迨者相奉

旨查明其事始錄具見入卷中蓋當日夷兵攻城城中僅駐防一軍都統開城登陴而守民不得出遂有怨言予謂昔人言鑿池築城與民守之都統當日雖無効死之民而城之必當守與民之不應出實分與義之無可辭者其登城而呼寇者有皆亂民也即殺呼寇之民以肅軍律者亦非殘民以逞也自常鎮道周瑣見滿城文武惟副都統一入殉難懼于重譴乃許以誤殺良民被民殘害等情時又有言都統開城逸去不知

中西紀事 卷之

下落者及奉

旨查辦乃得其尸及一妻一孫於灰燼中又取掘駐防合營切結奏聞方知副都統固全家殉難者京日之民痛恨周瑣誣陷都統因而株累無辜遂與大獄於是編爲不殺此人民心不服之揭帖榜之通衢周以失守照律遣戍而清議之誅于斧鉞矣是非之公定於身後然則都統之死固足以收拾海疆之殘局殺諸思而無愧色者也
續記咸豐八年殉難員弁

大沽殉難 咸豐八年四月

游擊沙春元

署游擊陳毅

候補千總陳榮

經制外委石振岡

護軍校班全布

設軍校增錦

駙騎校蔡昌年

候補千總思榮

把總李瑩

中西紀事 卷之

正紅旗烏鎗藍翎長富

烏鎗藍翎廣均

候補千總劉英魁

查接仗陣亡各弁自沙春元以下八人係六

月初一日奉

上諭俱著交部從優議卹在案其李瑩以下四

人係直隸總督繕行查明請

旨分別議卹奉

上諭均以上三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其因

傷身故之劉英魁著照陣亡例一併賜卹欽

此按是時任直隸提督張煥先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奎及管帶京營礮位副都統富勒登太管帶馬隊護軍統領珠勒亨均先後潰逃而直隸總督譚廷襄當前隊失利乘轎向西奔走亦據僧王查明參奏在案是當日文武員弁三品以上無殉難者此十二人皆以守礮臺力戰而死西人月報所稱大沽武弁之忠勇外國人亦心慕之者也其言礮臺失陷之時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意指陳沙二游擊也又言堅守

中西紀事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礮臺三次爲英人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礮臺時單身從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將命生擒之忽被前隊兵丁鎗斃陣亡等語此皆該夷人身在陣中得之目擊者惜此數弁無從攷證耳是知當日大沽之將弁非不能戰者徒以无援應而敗轉合外國人爲之惋惜不失直道之公也

又按上年粵省被陷制府爲夷人所執其將軍以下始皆封禁城內後藩臬糧道俱乘間

潛往佛山鎮不開有殉難之大員也至當日攻城官兵失利武弁是否有陣亡者耶抄无從查核據西人月報記廣勇事甚詳亦不及也惟述築相始在天竺後又挾之至加爾各搭地方在夷人未嘗加害即相國亦未開有乘間自盡之事附記于此

大沽二次殉難 九年五月

直隸提督史榮椿

大沽協副將龍汝元

海口營都司齊連布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正白旗烏銜軍校塔克慎

千總王世敷

把總張文炳

按是年五月英夷偕俄羅斯赴天津換約不遵原議改由北塘海口行走仍關人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于二十五日有火輪船十餘隻拉斷防口鐵鍊十餘架張紅旂挑戰被官兵轟擊沈其船隻又敗其步隊之兵始懼而遁是役也信邸設防于天津一年久之訓兵練勇修復礮臺卒操全勝之算而自提鎮以下

身先士卒奮不顧身雖以中創殞命而夷人全軍覆沒保障天津其功不小奉

上諭英夷狂悖無理此次痛加懲創應知中國兵威未可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著交部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建立專祠其同時陣亡之海口營都司齊連布等均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欽此

中西紀事 卷之四下

大沽北礮臺陣亡 光緒十年七月

直隸提督樂善

事具十五卷中奉

上諭該提督久歷戎行戰功迭著前在海口防所陣亡殊堪憫惻著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並于海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欽此

通州殉難 十年八月

通州西倉監督內閣侍讀銜中書黃倫

通州西倉監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戶部主事

王潤

据原奏稱八月初九日因通州一帶被擾該監督等恐倉儲致有疎虞同時在署自縊捐軀情殊可憫奉

旨均交部議卹欽此

畿輔陣亡 光緒十年八月

委翼長阿克東阿

總管台裴音保

据原奏阿克東阿于八月初五日在石縫營內打仗陣亡總管陣亡地方未詳均奉

旨賜卹在案

中西紀事 卷之四下

淀園殉難 十年八月

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

据原奏淀園被撲殉難奉

旨著照尚書例賜卹

清漪園員外郎秦清全家殉難

据原奏稱八月二十二日淀園被擾該員外

郎與其母王氏等十六名口全家自焚奉

旨員外郎秦清伊母王氏伊兄六品苑丞秦衷

嫂梅氏妹五姐姪候補頂戴拜庶阿文惠閑

散文志姪女二姐三姐並伊姊候補委署苑

副基恆之妾王氏錫鍾琳鍾瑞鍾瑋女三姐
四姐及婢女一名均着交部從優分別旌卹
以慰忠魂欽此

中營千總燕桂全家殉難

據原奏稱該千總全家十六口同時遇害殉
節情殊可憫奉

旨千總燕桂及其親屬八品頂戴燕茂林燕岐
源燕劉氏燕馬氏燕陳氏燕劉氏燕雷氏燕
王氏燕石氏大姐三姐四姐五姐九蓮四紅
均着交部分別旌卹欽此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六

集

附錄偷頭記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
明年正月晦我師襲攻之不克是時大軍屯
紹興府而舒君皇庵者以累官當波在軍中
一日轉間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死舒君視
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謀
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將
軍賞資汝偷語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
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而
戰以爲兵者爲黑鬼既而偷果以夷頭獻舒
君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既而獻
頭者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
千白鬼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鑽穴
隙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之據府城也
夜必巡街巷聞夷先後行方碟格語笑後者
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
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著夷衣冠持
竹杖囊橐然曳烏皮履以來夷人近與語遽
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頭使
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僻口實

中西紀事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諸槩細之以繩出城或爲夷所見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迫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已也廢然而返夷巡視城上亦往來通夕羣盜數十名以長藤爲環暗默候城外圍城上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藤環鈎其頭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而候之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蹙皆伸頭不視思援之又盡爲倫所鈎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鬼頭至者黨日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衆其

中西紀事

卷之五下

三

奇策祕術人莫得而詳也他日倫獻頭於將軍將軍語之曰得羣夷百不如得其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頭可也久之反命曰酋不可得也酋未嘗夜出臥遠室而夷軍環於外吾儕趨捷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密揭瓦偵之親見酋至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既而下揭帳空榻也明夜酋易室隨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利其頭爲奇貨常常夜守之終不得知卧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百之速而易也此時夷酋雖防護甚謹不

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殺鯨自驚警旦日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或後至百餘白鬼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鬼無名籍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於是將軍以克復甯波府入告升擢敘錄各有差當是時羣倫暴富而倫長三四輩且得將軍所賜功牌以五六品冠帶榮里中

此因明徐柳泉勝棟舍人所撰也錄之以

見薄海公憤即備宗李波堪劾指臂之助酋不足平矣爾時羊頭關侯繼兒榮之君

中西紀事

卷之五下

天

子猶羞與齒今則海上逐臭執鞭欣慕詭遇者據要津躁進者趨捷徑焉可是爲倫之尤而並倫之不若者也冠履倒置愈趨愈下可勝慨哉嘗中人識

中西紀事後序

我

聖清受命溥將爾宇大啟幅員之廣卷宋包明
聲教所敷迨唐軼漢康熙癸亥臺寇既平
海禁甫弛梯山航海信及百蠻獻雉貢焚
肇於四省古里天荒之部稟正朔於

中朝羶腥椎結之傳通聲名於上國大抵住冬
有期防秋無警降城三築賢館兩開修貢
則但取繩塵回易則嚴杜侵越天下有道
守在四夷二百年來執若畫一絕履霜之

中西紀事 卷之 後序

漸至劬未雨之綢繆法至良也意至美也
自時厥後曷吏闡茸賤削其僮僮奸商狡
狃折閱其竇布構怨之由激於缺望懷柔
之政反啟觔端遂乃海鳥羣飛瘼犬狂吠
狡馬思逞驀然而來臥榻之旁竟有他人
鼾睡光天之下公然魍魎橫行襄我封圻
曠我藩衛已揖開門之盜猶歧築室之謀
陰拱而觀翁皇失措償費竭澤互市漏卮
陽託和戎陰同讓畔實昧抽薪之計早貽
伏莽之戎此華夷之變局亦千古之創局

也力其索香港之賺要白門之撫偏天津

之潰怙海沈之驕予取予求輸銀輸地天
地爲之震撼滄海聽其橫流燭火爭光於
曜靈破鏡礪牙於當道漆室女聞而啜泣
况乃鬚眉童汪錡誓以身殉矧日壯士凡
有血氣者莫不撫膺浩歎指髮狂呼數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紫中行之頸欲答其背
流錐而雅箏變哀郢而騷體興此當塗夏
曠甫 先生中西紀事所由作而隱其名
爲江上寒交者也先生身列戎行手披幕

中西紀事 卷之 後序

牘凡所披輯確有親聞義本春秋防嚴夷
夏長沙憂國懼足首之倒懸臣朔上書戒
羌夷之接軫每當酒酣耳熱憤極悲來拍
案一呼唾壺立碎僕叨居小友又屬同官
陸子訂忘年之交杞人抱墜天之戚問陳
管見偶贊芻言未嘗不誇薄縞可緝龍袞
之華曲鉞可備魚吞之用今先生往矣而
夷情叵測日益蔓延恫喝虛疑莫窮究詰
立保護之約適以開畔費之階括有用之
財不足填無厭之壑二三臣工務保祿位

王倫首議貽君父之憂張禹暮年顧孫子
之計方且謂撫局不可一朝而壞鉅端不
可自我而開隱忍依徊息心覲而齋掃以
藉寇伸夷以抑民世所謂識時之傑經世
之才也而號憂國託持重者又復大事模
稜虛名養望一籌莫展百喙俱暗譬之養
虎於室而責其帖馴豢寇於家而矯爲掛
讓不亦僥乎嗟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是
非所判行路皆知三表不問於漢廷五利
奚裨於晉國難端既啟流弊無窮始焉豕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突狼奔豎瓊避就繼乃賜張狙詐緩急相
持祇廟建於京畿瓊裘游於內地五口通
商而海疆深入長江試市而天塹能飛縱
可汗爲天驕踞夜郎而自大墓拱者難辭
作俑尸居者猶踞前車獨不念冒汗馬之
功以蔽一時而不能掩將來之耳目作
腐鼠之嚇可以恐懦士而不能懾天下之
人心乎傳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君子觀於當日之裘帶
雍容牛酒餽勞金墉之恥未雪漕淵之盟

將塞雖欲諱之惡得而諱之今夫中興之
規非不闕也海防之備非不預也輪飛八
轍碾擊連珠我不弱於彼也津沽之將廻
圖滋之扼要彼不敵於我也衆寡之勢勞
逸之形直壯曲老之謀主顧客逆之理固
不煩再計決也若猶一意遷延受其要挾
恐汶陽之田未返陳翁之道先通暮楚朝
秦應接不暇得隴望蜀誅求無時相率效
尤聞風踵至毒早成於附骨害更甚於養
瘡可欺而欺當斷不斷苟自強之有策和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四

亦無損於國威但示弱以要盟禍恐卽伏
於事後蓋病迫賡理而始服消散之方水
決隄防而徐議捍救之策晚矣惟冀
乾綱速斷勝算獨操用張捷伐之威一激忠義
之氣宿將元勳之選緊豈無人左右親貴
之言未必盡善善聲罪致討定自
訂謨殲一警餘消其觀望莫如磐石詎割地以
請和收之桑榆幸亡牢之可補匪爲戎首
實順人心昔單于寇漢終犁老上之庭突
厥叛唐卒奏藥師之捷酒數十年之侵辱

基億萬世之安強用夏變夷古今一轍他
日者獻囚泮水偃伯靈臺畫玉斧而不渝
鞏金甌於無缺先生此書既直筆之可徵
自信史之必探九京可作毋亦有駭然而
喜者乎先生以各孝廉作賢令尹青山卜
築皓首窮經披肝之義雖殷防口之嫌竊
引某大吏見是編以爲忤時削其板讀社
牧之罪言孤忠未泯仆昌黎之貞石元氣
仍存僕行篋收藏僅餘數冊買紙鈔寫欲
貴三都爰槩聚珍以廣傳布但懼茂陵亡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蕪無俾魯國嫁名庶讀是書者知其史實
稱心才雄作手墨子寶書之祕賈進金粟
之刊信而有徵例繁年於司馬聞者足戒
推良史爲董狐豈云享敏帚以千金允足
珍吉光之片羽已辛巳春仲雪中人敘於
慧香閣